

白  
俠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重版



北派  
劍俠白

俠

全書一冊 實價四角一分六分

著 者 青 浦 陸 士 譔

發 行 者 時 還 書 局

出 版 者 時 還 書 局

印 刷 者 時 還 書 局

分 售 者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  
大通里時還書局

# 白俠

青浦陸士謬撰

## 第一回 五臺山天子降臨 三千衆禪堂聽點

說順治帝爲了悼痛董妃棄國出家。在五臺山削髮爲僧。不合臨走時光留下了詩。被康熙帝參解了出來。親政而後御駕西巡。來五臺山密行訪父寺。中自長老以下。忙亂預備接駕。却派順治帝專司管理碗碟。順治帝雙手正捧着一滿盤細磁古窰。碟未及放下。突見一個少沙彌急忽忽進報。皇上聖駕已到山下。長老叫師傅趕快。衣隨衆下山迎駕。心裏一慌。手中就是一鬆。只聽得豁瑯瑯兵兵。兵滿盤細碗。碎了。個滿地小沙彌連職。哎呀。唬得目定口呆。站在旁邊。順治帝依然面不改色。沒事人似的。笑問你慌什麼。小沙彌道。怎麼樣。順治帝道。碎已經碎了。慌一會子又不會。快給我取帶兒來。掃去碎片。就是小沙彌道。那是古窰細磁。本寺平日是收。

的。現在聖駕降臨。纔取出來。還沒有用。就跌碎了。如何是好。順治帝道。我碎。有我承頂。不與你相干。跌碎幾個碗。並不是什麼大事。就是你跌碎了。值得什麼。必慌。小沙彌道。阿彌陀佛。是師傅呢。長老諒也不敢。怎麼要是我時。一頓戒板。拚打。個半死。說着。果然取了掃帚。來掃去了地上的碗片。順治帝道。你去回覆長老。說我今兒有點子感冒。不能夠隨衆下山。叫他們自己去迎駕。罷。小沙彌應着。自去。此時山上撞鐘。擊鼓。鼓聲蓬蓬。鐘聲啵啵。山門大開。長老率同闔寺僧衆三千多人。簇新的僧衣袈裟。排齊了班次。一個個手持念珠。口宣佛號。迎下山來。本省撫臺藩臺臬臺道臺提臺鎮臺協臺各文武官員。已都在山下左側排班等候。長老等各執事僧人。依照儀注。就在右側排班等候。一邊是官員。一邊是和尙官員。翎頂袍套。和尙僧衣袈裟。人數雖多。靜悄悄無一人咳嗽。候了許久。正等得不耐煩。忽見兩騎馬飛一般的來跑上山去。馬上騎的是兩備籃翎侍衛。到山門下。馬把馬趕向寺後。籬中兩人就面對面的站着。接着又來兩騎。也是如此。接接連連。來了十多騎。都把馬趕到寺後籬內。都各面對面的站着。

立着此時近寺山民都奔來瞧熱鬧兒却被撫標將弁一頓皮鞭撻逐只得在半里之外遠遠地眺望這裏侍衛太監一對對來的緊忙都按方向站立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翬羽宮扇順承郡玉勒爾錦寶石頂孔雀翎團龍黃褂開氣袍跨馬挂刀率着一班花翎侍衛昂然上山也都下馬按班站立隨見直柄黃緞四頂宮扇兩柄節四個骨朵兩個立瓜兩個臥瓜兩個吾杖六個紅杖四個執役的人都是綠衣黃帶涼帽金頂上插黃翎那些執役的人也都執杖面對面的站立都統佟國瑤率同滿待衛二十名蒙古侍衛二十名步行上山都各負弓帶箭走到了按班站立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接着便是晶頂太監掇着金漆龍椅金漆龍机捧着金唾盂金壺貯水金瓶金盆的接着八柄大刀八柄長戟八個撒袋然後一把曲柄八龍金黃蓋又有執事太監捧着御用各物四個執拂塵的一隊隊過完纔是御前頭等侍衛一斬齊的擁護着御駕緩緩而來金頂金黃繡龍轎輿是用十六名精壯夫子擡十六名滿洲侍衛扶此間官員自巡撫以下和尚自長老以下一斬齊的跪下俯伏迎駕轎輿之後侍衛

太監足有五六十名。還有駝物的駱駝馬匹。山脚下迎過。駕起身。急忙從他路上。到本寺山門外。跪迎。鑾輿直到大雄寶殿。太監跪請降輿。康熙帝下了輿。上殿拈香拜佛。拜過如來。又到觀世音殿拈香。叩拜。那羅漢伽藍地藏各殿。敕命順承郡王勒爾錦恭代叩拜。長老率領監寺知客等各執事僧人上來。合十下跪。叩見聖駕。康熙帝恩賜平身。長老請駕到行宮休息。康熙帝卽命長老引導長老叩頭謝恩。康熙帝道長老是有道高僧。以後朕有恩命着無庸叩頭。祇消合掌敬答。就是就這一個恩命也免去叩頭。長老合十道老衲遵旨。不叩頭了。康熙帝大喜。隨卽起身。近侍隨把金漆龍椅撥起。打頭先走。長老陪了康熙帝慢慢的踱出去。原來皇家的規矩。凡是皇帝坐過的椅子。憑過的几案。他人便不能再用。所以皇帝出來几椅什物。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是隨身攜帶的。免的用過各種物件動身之後。人家都要用黃綢封起來。當下長老陪了康熙帝到行宮。開言道。荒山寒寺。怎如何裝點。總不脫一團野氣。老衲想萬歲爺是金殿玉階住慣的。到山中來。換換眼界。這也是我佛有靈。使寒寺得蒙殊榮。老衲再不敢說是野。

人獻芹。不過聊盡微忱罷了。康熙帝道：你們是十方世界。卽此已覺鋪排過分。其實很可不必。長老合十道：荷蒙天恩原諒。這不過老衲一點子野意兒。康熙帝見窗明几淨。四壁圖書盡是名人手筆。骨董古玩瓶爐各物。位置井井。几椅桌案都是水磨楠木。做成一色素淨。洗盡繁華富貴之氣。頓覺耳目一新。不禁點頭讚嘆。倒是你們做和尚的。能享清福。長老獻上茶來。康熙接來喝着。太監跪請用齋。康熙帝道：齋擺在那裏。長老回道：就在隔壁。康熙帝起身走到隔壁。一瞧見是紫檀桌椅繡龍桌圍椅披椅墊都是黃緞的。搖頭道：好不好。還是這裏好。於是長老卽命把素齋搬到這裏來。霎時和尙掇食盒到窗口。太監接了進來。揭開食盒蓋。長老親手捧來。安到桌上。未安肴饌。先安杯箸。纔安得一肴。見碗兒的樣式花紋。不是自己分付過的那一類。心下就不自在。起來就爲要緊伺候。康熙帝不暇究問。取磁壺在手。恭恭敬敬的斟酒。酒色宛似乍泡的芽茗。淡而微綠。康熙帝問：是什麼酒。長老道：這是十年陳酒。竹葉青是浙江名釀。去年有個施主來山還願。帶了五壘來。老衲埋在山後園地裏。不敢輕動。候有福氣的施主。

到來消受偏偏這一年裏來的大施主都是不會喝酒的不會動過現在聖駕降臨老衲昨天親自監看他們從土中起出來今日纔開壇康熙帝喝着稱好酒舉箸取菜嚐了也覺別饒風味最愛喫是味豆腐羹腴嫩鮮潔不禁動問如何烹法長老道那是杏仁豆腐是用退皮杏仁和黃豆各一半把山筍蕨菇湯浸透了磨細做成豆腐再加松菌油并各種作料煮成的康熙帝道做得這麼精緻怪道又鮮又嫩一時喫畢齋飯康熙帝叫長老做引導前前後後的隨戲隨問寺中有幾名僧衆長老回大小和尚共計三千一百三十五名康熙帝道朕擬布施僧衣每人賜給一套今日拜了佛未便點看爾可傳諭僧衆明兒一蚤齊集禪堂候朕親行點看不得有誤長老合十道領旨康熙帝又與長老談論了一回釋典這日長老伺候了一鎮日直至康熙帝睡了方纔退出來第一件要事就是宣布皇上德意本寺大小僧衆明日清晨都到禪堂聽候皇上欽點大沛宏恩欽賜僧衣每人一件此乃是曠世難逢的盛典爾等慎毋自誤宣畢旨意第二件就要究問碗碟了今日御齋所用碗碟我親自取出的古磁細窰叫你們



上供爲甚。仍把那官窯五彩細磁來充數。究竟你們聽誰的主使。問了幾遍。小沙彌上來回道。古磁細窯原是預備的就爲一失手跌碎了。幾個已經不全。纔更換的長老道。是你跌碎的麼。小沙彌道。阿彌陀佛。我那裏敢跌碎。是福師傅失手跌碎的。原來順治帝的法號叫福泉。所以小沙彌稱他福師傅。長老聽說心下老大不自在。立命小沙彌去喚福泉來。小沙彌應命而去。一時回來。道福師傅叫上覆長老。現在病着不能來。碗碟碎是已經碎了。恁他再值錢點子的東西碎掉了。再不會圖光景。也是個定數。請長老不必痛心。福師傅甘願加倍賠償。就是長老道。福泉有了幾個錢看事。真容易。架子也真大。不過他說加倍賠償。我這幾個碗都是古窯都是細磁。真個叫他賠起來。怕他帶來這幾個錢還不夠呢。我也知道碗碎不能復完。只要他到我跟前認一個錯。就是偏他的脾氣。倔强再不肯認過。我現在倒真要難他。瞧他把甚麼東西來賠給我。隨向小沙彌道。你去向他說。說是我的話。既然甘心賠償很好。但是這幾個碗都是古窯細磁。得來很非容易。長老差不多瞧做鎮山之寶。問他賠償的東西。幾時送來。要他

立刻回覆我小沙彌應着自去傳話次日清晨衆和尚都齊集禪堂聽候皇上欽點一時康熙帝升坐侍衛太監環繚伺候順承郡王勒爾錦站在左側都統佟國瑤站在右側長老捧了一厚冊花名冊叩頭見駕呈上冊子康熙帝叫他站在案旁唱名唱一名走上一人合十見駕康熙帝龍目雙注細細的瞧認唱到一半已有三五個不到的詢問長老回奏有的出外行脚有的在寺坐關不能面聖受恩康熙帝爲是誠心訪父打足精神逐一個仔細認視自始至終絕不暇怠唱名點看直點到晌午時光方纔點畢那裏有順治帝的影蹤點名不到的共有十七人欲知順治帝爲甚避點不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涇陽驛御帳得奇書 白蓮庵女僧驚失竊

却說順治帝碰碎了古瓷細磁碗碟長老派小沙彌來傳喚回覆的話不合說得太剛了點子一時小沙彌傳長老諭話福師傅既願賠償問一句幾時可以照賠長老把這幾個碗碟差不多瞧做鎮山之寶要立刻回話順治帝聽了心中沒好氣隨道我立刻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視同敝屣。天下事汝好自爲之。余甚望汝爲賢令王也。康熙某年月日八又字康熙帝見那信的口氣很大。又究係何人。再也推究不出。詢問陳小三。又不得要領。只得傳旨起行。陳小三無干。加恩開釋。從此平安無事。走了十來天。京城已經在望。留守京師各王大臣。接着快馬探報。便都迎出京城三十里。康熙帝問京中有無大事。刑部尙書奏稱。奉到欽使頒來御箭。臣部已遵旨把收禁人犯釋放。以廣皇仁。康熙帝道。朕何嘗有過旨意。釋放的是什麼人。刑部尙書遂把來一和尚。頒到金漆御箭口。宣詔敕赦放史案餘犯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康熙帝大驚道。那有此事。一時回到京城。刑部繳進欽頒御箭。康熙帝道。這一枝箭。是朕過涿州時光射一大鷹。被鷹背上的。人接去的不意就鬧出假捏上諭。擅赦人犯的案子。這廝既然冒充得欽使。假捏得上諭。諒來一時不易拿捕。但是此番接到的奇異書信。說是和尚叫人發來的。偏這冒充欽使的。又是個和尚。這兩個和尚到底是一人。還是兩人。好難猜測。此時刑部滿漢兩。尙書都跪地叩頭。自請嚴加處分。康熙帝究竟是個明君。姑念此種奇異事情。實出尋。

常意料之外。加恩概不深究。刑部滿漢尙書都歡歡喜喜叩頭謝恩而去。當下康熙帝進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跪請聖安。太皇太后問起尋訪情由。康熙帝道孫兒不孝。白走了一躺。依然毫無朕兆。太皇太后道這也不能怪你。爾父既然棄國出家。自然入山。惟恐不深。大海撈針。叫你何處找尋呢。朝過太皇太后。再朝皇太后。把在五臺山唱名點看的事。細細奏聞。又把途中突接一封奇異書信。信中口氣十分倨傲。署名十分怪誕。究問送信人。又說是個和尚交來的事。說了一遍。皇太后問書信呢。康熙帝探手懷中。取出呈上。皇太后接來一瞧。閱未終畢。眼圈兒一紅。那淚便似斷線珍珠撲簌簌直滾下來。康熙帝大驚。跪問皇太后爲甚傷心。皇太后道。這一封。信是誰的手筆。康熙帝道。子臣不曾知道。皇太后道。是汝父寫的。汝也該忖度。不是汝父對於汝的辭句。如何敢這麼倨傲。如何敢叫汝送審器寺中去。再瞧那八父兩個字。明明是父字的。拆字格。汝貴爲天子。不意連這點子聰明都沒有。康熙帝道。子臣愚昧一時。悟會不到。蒙皇太后指示。方始豁然。皇太后道。就瞧筆跡。也是汝父的親筆。汝父酷喜董其昌字。

晨夕勤摹寫出的字很帶幾分董氣。我叫你平日勤臨董字，就爲心念汝父。見你不啻見汝父呢。皇太后說一句康熙帝應一個是朝畢退出，於是立命開內庫取出古窯細磁各種器皿，瞧過了杯、壺、碗、碟、匙、盆，共計八十件，特派專員齎往五臺山，賜與該寺領用。一面傳諭工部，着派幹員勘視地段，建築磁窯，預備製造窯器。工部欽奉諭旨，不敢怠慢，特派郎中一員、員外主事各一員，馳往江西勘視地段。勘視之後，繪圖說帖呈報前來，立即興工建造。部委監工，日夜趕造。工繪一面，聘請名手畫工繪成各種花紋圖樣。花卉、翎毛、山水、人物、仕女、色色全備，進呈御覽，聽候欽定。御窯建造工竣，工部尙書就題本奏請，欽派大員監督，以專責成。而隆體制，奉旨派三品卿英志爲御窯監督。又點定了幾種花樣，着依樣製造。又命內庫司太監取出幾種碗、碟、器皿，作爲樣子。命該窯加工，依樣仿造。看官這就是現在各骨董家視同珍寶的康熙窯器。當時就爲順治帝出家五臺山，失手跌碎古窯，細磁康熙帝代父賠償，特地開窯造的貨。閒言少敘，却說御窯監督英志辦事十分勤慎，兩三個月工夫造成的貨已不少，將樣碗解進北

京呈於康熙帝御覽。康熙帝見泥質潔白。式樣古雅。花色精緻。圓整堅細。以指彈之。聲同玉石。不禁點頭嘆賞。隨命傳旨嘉獎。第一窯所出之貨。着派幹員解送。五臺山賜與該寺具領。應用監督接到諭旨。自然敬遵辦理。五臺山兩次領到御賜磁器。就知道福泉的法力不小。便從闔寺僧衆上自長老。監寺下至飯頭菜頭。再沒一個人敢小覷福和尚了。這便是五臺山一邊的話。那康熙帝自從西巡回京。爲了順治佛爺手諭八父兩字。不會識得。大大的發憤。特召儒臣於萬機之暇。講解許氏說文。顧氏玉篇各種字書。研究字音字義。到後來聖學大成。索性召集儒臣編輯字書。編成一部極大的字書。名叫康熙字典。這是康熙帝一邊的話。這都是後話。按下慢表。却說黑衣女僧喬裝做和尚。宣旨救出史案餘犯之後。悄悄地回到白蓮庵。佛婆接看黑俠。問有人來過沒有。佛婆回說。沒人。黑俠先要緊瞧海東青。那海東青瞧見主人回來。展開雙翅。拍拍拍不住的飛撲。黑俠道。你餓了麼。待我更換了衣服帶你出外喫東西去。那海東青懂人話似的。兩個翼拍得更急了。扇得滿地塵埃如煙而起。黑俠道。畜生你也靜靜兒呀。海東



青一聽此話果然就不扇了。黑俠回身到禪房。佛婆捧進臉水洗過了。臉隨即紅了。黑衣解下身上的僧衣。退下兩頭高的僧帽。戴上黑帽。披上黑衣。隨把僧衣僧帽放在椅上。俯身向床下取出黑鞋。脫去僧鞋。換上隨手把僧鞋收拾過。回手想取僧衣僧帽。一并收拾。一瞧時只剩空空一隻椅兒。僧衣僧帽都不知那裏去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忖道：僧衣僧帽我纔脫下來。明明放在這椅子上。怎麼纔一轉瞬就會影跡杳然。說是鬼怪。我這裏素無鬼怪。并且我有的是神劍。鬼怪當然畏避。爲何會有鬼怪。說不是鬼怪。那裏有這麼本領的人。神出鬼沒。憑空攝取我的劍術。誰不知曉。江湖上還有誰敢來嚐試。但是我的僧衣僧帽明明放在椅子上。又到那裏去了呢。忽又想起一事。上回的金漆御箭忽在一見。忽然出現。料來也與這一回的衣帽都是一個人幹的。那麼我這裏定然到了一個能人行踪飄忽手段迅捷。我竟然瞧他不見。可見此人的本領在我之上。這麼一想。心裏便有幾分着慌。向禪房裏四面找尋。禪床上下椅棹旁邊上至屋椽下及地板沒一處不找。沒一處不尋。那裏有什麼人影跡。杳然又到外面。從佛堂

直找到廂房罷咧着大一頭海東青又不知那裏去了驚得黑俠直跳起來海東青兩翼有千斤之力鐵爪鋼嘴不是熟人等閒不得近身如何會不見了呢欲知有無能人到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劍道人挈徒望紫氣 黑衣女應召訪奇人

說話黑俠禪房中不見了僧衣僧帽禪房外不見了海東青鷹是纔調弄過衣帽是纔脫下來轉瞬之間化為烏有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總有能人到來便就不能安居庵內飛步出門向西一路找去走了八九里鄭家莊已在眼前此時鄭家莊已經入了官由內務府派有莊頭駐在莊上管理田畝黑俠飛步找尋途遇莊民住了步詢問見否有手携大鷹的人走過莊民回說不知正在問話忽聞拍踢拍踢一陣蹄聲隨見紅裳女子身跨黑驃鬃影鞭絲得得而來黑俠大喜連忙舉手招呼紅俠見是黑俠急忙下驃走近身携住手問道怎麼大師一個兒在此瞧你神色好似有什麼要事似的黑俠道真告訴不得你我今兒新遭失事呢紅俠忙問什麼失事黑俠道提起來愧死海東

隨把丟衣帽丟鷹的事說了一遍。紅俠道：「我道是這麼，原來不過爲一頭鷹值得這麼發急，快回去。」黑俠道：「東西原也有限，只是你我家裏出了這麼亂子，丟臉不丟臉？你我是替人家除殘去暴的，現在賊子找來，連自己的東西都保不住，爲何再能夠替人家除害？」紅俠笑道：「有話回庵去再談。」大師小器舍不得這一頭鷹，包在我身上替你辦一個完璧歸趙。說着，攬住黑俠的手，連說回去。回去黑俠沒法，只得跟着他走。那黑騾是馴熟的不庸，帶得跟在二人的後面，眨眨眼已到了白蓮庵。入內坐下，黑俠又問：「用什麼法子可以找回原物？」紅俠道：「我的大師人家風塵勞頓，累得滿面都是塵埃，臉都不曾洗一個。你就急得這個樣子？」黑俠沒法，只得等候他洗臉。此時佛婆舀進臉水，偏偏紅裳女子是天生愛好喜歡修飾的，只見他取手巾浸透了帶水，拖洗杏臉，慢慢的取香皂洗擦了大面部，次擦頸裏耳後，領下沒一處不擦到。洗擦了大半天，再取手巾帶水拖洗，纔絞乾了楷擦。洗過臉，再洗手，洗腕，洗畢之後，又對着鏡子慢慢的輕施脂粉。黑俠等候得實是不耐煩了，開言道：「妹妹，如今可告知我了？」紅俠道：「我經過棗林地，

方○瞧○見○一○頭○大○鷹○在○那○裏○打○盤○旋○認○得○就○是○海○東○青○知○得○是○你○的○東○西○黑○俠○道○在○棗○林○  
麼○我○就○找○他○去○紅○俠○道○不○要○忙○我○料○你○總○在○那○裏○不○意○仔○細○一○瞧○並○不○見○你○倒○見○大○師○  
兄○白○猿○老○人○在○那○裏○黑○俠○跳○起○來○道○怪○道○呢○原○來○是○白○俠○定○是○他○跟○我○玩○意○兒○棋○高○一○  
着○縛○手○縛○脚○從○何○而○來○從○何○而○去○我○竟○無○從○窺○測○可○知○師○傅○平○日○稱○他○劍○術○與○師○傅○不○  
相○上○下○真○不○是○過○譽○紅○俠○道○我○現○在○要○向○你○告○罪○呢○黑○俠○道○告○什○麼○罪○紅○俠○道○大○師○兄○  
要○試○試○大○師○的○識○見○叫○我○見○了○你○面○且○別○說○知○所○以○我○方○纔○雖○知○你○發○急○不○肯○立○時○說○  
出○黑○俠○道○白○俠○劍○術○勝○過○了○人○家○不○算○還○要○把○智○術○來○勝○過○人○家○麼○紅○俠○道○大○師○兄○說○  
海○東○青○喂○飽○了○就○送○來○請○不○必○發○急○正○在○講○話○佛○婆○進○報○外○面○來○一○個○身○量○矮○小○尖○嘴○  
闊○腮○眉○髮○都○白○的○怪○人○兒○要○見○大○師○黑○俠○道○那○人○不○帶○什○麼○東○西○麼○佛○婆○道○真○也○怪○氣○  
這○麼○瘦○小○的○人○一○隻○手○偏○控○着○大○師○那○頭○大○鷹○我○也○替○他○担○心○呢○他○那○種○身○子○被○那○大○  
鷹○啣○都○啣○了○去○却○偏○沒○事○人○似○的○怪○氣○不○怪○氣○紅○俠○黑○俠○齊○道○大○師○兄○來○了○急○忙○起○身○  
同○迎○出○去○只○見○白○俠○放○去○了○海○東○青○笑○着○進○來○道○黑○衣○大○師○急○壞○了○你○也○真○對○不○起○說○

着兜頭一揖。黑俠笑道：「大師兄還是這麼孩子氣。」白俠道：「逢場作戲，見笑的。」很黑俠道：「前回我那金漆御箭忽而不見，忽而出現，諒也是大師兄所爲。」白俠道：「不錯，是我這倒不是遊戲耍子。我是另有一番用意。」大師敢是還來體會到此麼？黑俠聽了一楞。白俠道：「這個極易知曉。」康熙出京，得沒有幾時估量行程，還在半途那裏就會跑出個五臺山和尚做欽使來，所以我把你最緊要的東西御箭藏過了，使你不能夠行事。黑俠佩服道：「大師兄心思周密，我不及也。」隨問紅俠佛婆告我，你同了一位長髯道爺出去，偏又跨着騾子。我知道你跨了騾子，必不會走遠，偏又好多日不回來，究竟到了那裏去？這位道爺又是誰？紅俠道：「更有誰是師傅呢？師傅來此特邀我，我兩人同去。」望氣偏偏你不在家，就我一個兒跟了師傅去。黑俠道：「望什麼氣？」紅俠道：「師傅說西北萬里之外有奇氣，衝霄清晨騰空，就能夠隱隱見說那邊必有奇男子。」大丈夫應運產生，要我同去開開眼界。我因望氣這件事沒有幹過，很是高興，問師傅此去多少路？師傅只說沒多路。那知跨騾上路，跟師傅兩個換班兒騎坐，再也走不到共走了二千多里，直上

殺山纔望見了。要在晨光初動旭日未升的時候。騰空遠矚極目所及。果然有青紫氣自下而上隱隱成爲獅虎之形。連望兩朝都是如此。師傅叫我回來邀你同去。黑俠道師傅現在那裏。紅俠道他老人家暫在古函關等候。黑俠道西北萬里之外是什麼所在。白俠道那是我知道的。西北萬里之外是厄魯特。四衛拉蒙古。黑俠道蒙古地方我也去過。知道蒙古共分爲三大部落。是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西域厄魯特蒙古。從沒有聽見過衛拉的名稱。白俠道衛拉就是瓦刺的轉音。漠南漠北兩部蒙古都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厄魯特這一部却是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刺可汗的子孫。西域厄魯特共有四個衛拉部。在伊犁地方的叫做綽羅斯部。在額爾齊斯地方的叫做都爾伯特部。在雅爾地方的叫做土爾扈特部。在烏魯木齊地方的叫做和碩特部。這四個衛拉部起初時光勢力相等。時移勢變。到這會子也已顯分強弱了。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在明末時光瞧見青海地方山明水秀。表延二千餘里。好個藏風避氣所在。遂率兵襲取了作爲邦基。又派兵入藏滅掉藏巴汗。取得西藏喀木之地。那綽羅斯部雄

據着伊犁形勝之地兼脅旁部與漠北喀爾喀部並稱雄邦大清朝雖與漠南蒙古早結和親那喀爾喀綽羅斯兩大部不過是遣使通問羈縻而已現在師傅望氣說是西北萬里之外發現奇氣成爲獅虎之形下面必有奇男子大丈夫應運而生想來就在這綽羅斯部中了紅俠道究竟大師兄蒙古住慣了的這種咕咧咕嚕的地方名兒部落名兒記都記不下偏是說出來頭頭是道路路清楚白俠道到了那裏自會記得的紅俠道黑衣大師師傅叫你去你到底去不去黑俠道左右開着去廣廣眼界也好白俠道你這座白蓮庵倒很幽靜你去之後我想借來作一個安身之所好麼黑俠道很好白俠道大師的禪房我儘管不驚動是了黑俠道本庵原是有客房的今晚就請紅妹妹搬到我禪房裏來騰出客房請大師兄安歇白俠道不必費事我天性不很安睡晚上不過打一個盹罷了通祇一兩夜工夫不拘那裏或是佛堂或是蒲團坐一會子就得了你我都是練劍的人內氣充足不見就會受寒涼呢紅俠道既是大師兄體卹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罷咱們至多也不過歇一夜黑俠見如此說只得罷了紅俠問

白俠青海地方聽說有弱水的鵝毛都要沉到底見過沒有白俠道青海的弱水是著名的周圍七百餘里羣山環繞瀦而不流放下鵝毛草葉都要直沉到底水色都是青的所以叫做青海海中有兩個島一個叫做察漢一個叫做拖羅不過冬令嚴寒結冰水兜底凍了纔能夠通行平時船筏都不能行駛交通斷絕紅俠道青鹽出在青海想來就是此水了白俠道不是弱水之南百里另有鹽池產生青鹽不是此海呢察漢島中有一個異人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終年不食煙火不過喫點子松子茯苓罷了我的神課就是這位異人傳授的紅黑兩俠聽了萬分羨慕一宿無話次日紅俠拉出黑騾黑俠把着海東青正欲動身忽見一個斯文一脈的書生翩然而來一進白蓮庵就向上一揖道幸喜二位都不曾出去小生此行爲不虛矣紅俠道有何貴幹那書生道有一件要事非二位出手援救不可所以特地趕來紅俠道可真不巧我與黑衣大師纔欲動身將有萬里之行呢無論什麼事不能夠担任請原諒那書生聽了很是失望黑俠道衛先生我與紅妹妹雖然不能夠分身却有大師兄白猿老人在此你有



什麼事。儘管告訴他。就是大師兄的熱心任事。不亞於我們二人。隨道我替你們介紹。罷說着。手指白俠向書生道。此位就是我們大師兄白猿老人。又指書生向白俠道。大師兄不認識他麼。就是江湖上著名的鎮三關衛仲虎。衛二爺。衛仲虎聽說是白俠老人。心下異常高興。趕忙施禮致敬。紅俠道。衛二爺。你有什么事。儘求告我們大師兄。就是我與黑衣大師立刻就要長行。恕不能奉陪了。說着一個牽騾一個帶鷹。只向白俠說了一聲。我們去也。飛一般出門轉瞬就沒了影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衛仲虎千里求援 顧甯人兩番遭禍

話說紅黑兩俠應了劍道人之招。萬里長征。自去訪尋異人。不提這裏白猿老人與衛仲虎相見之下。倒也互相欽敬。白俠詢問衛二兄。此來有何要事。衛仲虎道。我輩風塵僕僕。無非爲人作嫁。此來爲是一個姓顧的奇男子。在山東遭官事。他的朋友傅奇主求我想法子。我因自揣力量。夠不到。特來此間轉求援手。白俠道。衛二兄。你我雖是初交。我瞧你很象個性情中人。却有幾句忠告。不知衛二兄肯否容納。衛仲虎道。蒙賜教。

言。很。是。感。激。自。當。銘。諸。肺。腑。白。俠。道。據。我。偏。兒。我。們。在。這。世。界。上。做。人。先。有。幾。件。事。要。自。問。自。一。問。此。身。在。此。世。該。幹。點。子。什。麼。有。我。這。一。個。人。世。有。何。益。沒。我。這。一。個。人。世。有。何。害。一。問。天。賦。給。我。這。點。子。聰。明。才。智。難。道。祇。叫。我。爲。一。家。一。身。麼。倘。祇。爲。一。家。一。身。有。利。於。此。定。然。無。利。於。彼。那。麼。害。人。之。輩。害。世。之。徒。要。來。何。用。一。問。我。必。爲。何。作。事。如。何。做。人。纔。能。夠。無。負。於。自。己。無。愧。於。天。地。一。問。我。一。生。所。穿。之。衣。所。食。之。物。所。用。之。錢。來。路。是。否。堂。堂。正。正。絕。無。絲。毫。不。義。這。幾。件。一。椿。椿。以。口。問。心。都。能。夠。明。白。說。出。就。是。真。豪。傑。大。丈。夫。衛。二。兄。以。爲。如。何。衛。仲。虎。道。老。人。兒。教。的。極。是。我。方。纔。爲。人。作。嫁。的。話。實。在。是。錯。了。我。們。有。了。這。本。領。扶。危。濟。困。排。難。解。紛。都。是。分。所。應。爲。的。我。衛。仲。虎。從。今。兒。起。自。當。痛。改。前。非。白。俠。喜。道。衛。二。兄。這。麼。豪。爽。真。不。愧。英。雄。本。色。隨。問。姓。顧。的。是。什。麼。人。所。遭。的。是。什。麼。事。衛。仲。虎。道。真。是。奇。不。過。再。不。料。江。南。文。弱。之。邦。玉。山。繁。華。之。地。這。麼。詩。書。望。族。禮。樂。名。門。竟。會。出。這。頂。天。立。地。奇。男。子。大。丈。夫。來。你。道。奇。怪。不。奇。怪。原。來。江。南。昆。山。縣。顧。姓。原。是。大。族。到。明。末。時。光。先。出。了。一。個。抱。牌。位。成。親。的。守。貞。孝。婦。

已經很奇怪了。有一個顧同吉，聘妻王氏，未娶而死。王氏立志守貞，過門抱牌成親。顧氏闔族人等瞧見王氏如此青年如此貞節，誰不欽敬，誰不憐憫。公議把同吉的同祖哥哥顧同應的兒子，名叫顧絳的，嗣給他爲子。王氏事姑最孝，有一會子他婆婆病了，醫藥罔效，他竟點了香燭對天叩拜，祈下一個指頭兒煎入藥中，悄悄給他婆婆服了。孝感動天，他婆婆竟然就此痊愈。崇禎帝聞之，特旨旌表。這顧絳一名炎武，表字甯人，自號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秉性耿介，天生異相，一雙眼珠子，那瞳子中間是白，四邊返黑。崑山人爲他生得怪異，就給他起一個渾名兒，叫做顧怪。那顧怪於書無所不窺，最留心經世之學。凡是廿一史、大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無不遍覽。遇着有關民生利害的，無不隨手記錄。平時論學，主張博學於文，爲學之要行己有恥，爲立行之功，說經學就是理學，自有舍經學而言理學，必至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都是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都是有恥之事，與同縣人歸莊同遊。復社中人稱他兩人爲歸奇、顧怪。順治四

年避亂奉母到常熟他媽王氏向他道炎兒我雖然是個婦人家已經身受國恩倘遇變端誓不負國我活了六十歲就死也不爲天此時常熟縣知縣楊永言恰來拜會請他出去同辦起兵的事顧怪慨然應允遂與歸莊一起義跟松江夏允彝至爲聲援魯王在浙江監國授他爲兵部司務事無如人心已去天命難違草茅烏合之衆那裏敵得過滿洲鐵騎不多幾時早就一敗如灰楊永言乘敗逃去顧怪歸奇劫灰餘生也祇逃得兩條性命他媽王氏見大勢已去遂絕食而亡臨終遺囑顧怪萬勿臣事二姓明年唐王卽位閩中建元隆武聖旨到來召他爲職方郎爲母孝未滿沒有拜命此時清朝辦理殷頑很爲嚴緊有人要把他告發到官圖一個新朝封賞顧怪虧得信早就變易衣冠改業出外經商跟人家合了夥在京口禾中南京一帶經商作買賣在南京地方一住三年每年必上孝陵祭謁明太祖順治十四年顧怪四上孝陵謁明太祖因久客未歸頗念故鄉親舊遂於七月中買掉回里一到崑山鄰舍父老都歡笑相迎口稱甯人許久不見聽得你發了財也顧怪也隨口敷衍了幾句到家夫妻相見不及講

別話就問老太太。收葬這幾年，可不缺祭掃麼？他孺人笑道：「等你回來，想着還成什麼家呢？你出門在外，自然都是家裏人的責任。我年年春秋兩次都親自去瞧看，平日也常叫管坟的來囑咐。三代的收葬都沒有錯。老太太的新坟更是年年挑坟上泥。顧怪道倒偏勞孺人了。」又問了幾句家事。那孺人道：「相公改業經商，聽說倒很順利。現在開設了幾家鋪號。」顧怪道：「我們讀書經世，略出餘技，逐什一之利，自然勝多敗少。」孺人道：「你我未有後嗣，家裏又粗堪溫飽，相公勞心勞力，要這許多錢來做什麼？」顧怪道：「天下也有不愛錢的婦人，真不愧爲甯人之婦。但是我顧甯人平生志不在溫飽。我的經商是別有用意。我的賺錢也別有用處。倘祇爲一家一人，我也不犯着離鄉背井了。夫妻談了一回。顧怪道：「我許久不回家，明日當先謁宗祀，次掃坟，一宿無話。次日清晨，顧怪絕早起身，正預備祭謁宗祀，忽有友人來拜，只得出接。那友人道：「甯人，你有禍事到也。知道麼？」顧怪愕然道：「不知所禍是怎麼一回事？」那友人道：「有一個家人陸恩，是否府上舊僕？」顧怪道：「陸恩有的是敝處三世的舊僕。那友人道：「這陸恩是否還在尊府？」顧

怪道昨日內子說起陸恩已經叛投他家了。那友人道：「你道他叛投在那一家？」就在西漾潭胡禿子家。顧怪氣得雙眉直豎道：「這無良小子竟投在這胡家麼？」你道顧怪爲甚？一聽到胡禿子就氣得雙眉直豎。原來這胡禿子本是個破落戶不成材的東西。順治三年輔政叔和碩德豫親王多鐸拜了奉命大將軍統率滿漢八旗精兵南下。他就背了黃緞表章自稱順民一路迎上去。瞧見豫王爺前鋒跪地叩頭前鋒將引他到王爺馬前。他因咫尺威嚴戰兢兢抖着說話。說的又是南音土話。豫王一個字也聽不清楚。笑着舉鞭一指道：「忘八狗養的。」跪前些好說話。胡禿子聽了覺得榮幸非常。忙着叩頭謝恩。豫王念他一片忠心歸順大清特沛宏恩賞了他一個五品武職頂戴。胡禿子回家就在西漾潭湖畔起造一所房子。喚漆匠來做成幾對銜牌。一對是勅賜忘八狗養一對是欽命跪前些一對是欽賜五品武職放在門房裏。他心還未足。自忖我這堂堂五品武職很該擺些架子。裝些威風就招了十多個痞棍在家當做親兵。每天沒事也帶着這班痞棍在西漾潭前前後後抄個兩三趟。唬得湖邊居民正氣兒也不敢向他。

呵。呵。偏偏這叛主家奴陸恩就投在這勅賜忘八狗養胡秃子家中助桀爲虐無惡不作。所以顧怪一聽到胡秃子三字就雙眉倒豎大怒起來當下那友人道甯人且慢着惱你此番回家不合被那陸恩瞧見了這廝現在要到當官去告發告你個通海謀叛重罪我得了信特來報你知道你趕快防備罷。顧怪聞言大怒隨向那友人道承情關切我自冇辦法那友人去後顧怪向孺人道今兒出了岔子祭謁宗祠的事只好從緩了。孺人問他何事顧怪道眼前沒暇細談我有急事就要下鄉呢。當下僱了一隻船立刻開赴西漾潭來恰遇着順風拽滿風帆船行如箭只半日工夫就到了胡秃子家是簇新的新屋遠遠一望就不會錯認。旁船登岸也是惡僕惡貫滿盈陸恩恰巧走出來顧怪一眼瞧見仇人相見分外眼明跳上岸飛一般趕去喝一聲惡僕認得我麼。陸恩瞧見顧怪忙欲逃時不知怎麼兩隻脚釘在地上一般再也移不動。顧怪已經奔到起一隻手一把胸脯抓住喝一聲船裏去。陸恩身不由主跟着顧怪跟踉跄跄走下了船。見船人立刻開船只道顧怪爲了自己逃走特來追回去家法處治不意纔開出

里許的路就見顧怪開言道。叛主逆奴。我顧姓養了你三代。那一樁虧負了你。你叛我逃走。我也不暇深究。你現在要到當官。誣告我害我一家子性命。却是爲何。我問你良心何在。陸恩叩頭求恩。並無一語分辨。顧怪道。饒了你時。天也不容說着。起手抓住惡僕向湖心。只一擲。喝一聲。下去。卜凍水花四濺。惡僕下水。顧怪停了船。瞧了好一會子。眼見他冒了兩冒。沉下水底。再不上來了。纔命開船。回向崑山而去。這一件事辦得。梁意快心。很是欣然。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陸恩的女婿得着消息。立志與陸報讎。也投靠在胡禿子門下。哀求禿子出手控告。并獻白銀千兩。願爲告狀之費。胡禿子道。這件事須到府裏去辦。你這注銀子。我與你送給了府太爺。顧怪的腦袋包可離掉。他的脖子。陸婿叩頭稱謝。當下胡禿子連夜上省。拜會蘇州府。訴知一切。蘇州知府道。歸奇顧怪本府聞名已久。再不料這廝這麼不安本分。事關通海謀叛案情。何等重大。你補一個公事來。本府立刻拘他來案究辦。就是胡禿子遵命退出。自然就補遞了一個狀紙進去。欲知顧怪如何遭禍。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錢蒙叟喜築絳雲樓 顧甯人怒索門生帖

話說崑山縣奉到蘇州府札子見是飭拿通海謀叛要犯不敢怠慢立傳快班壯班頭兒進衙諭話當下馬快頭兒王進步快頭兒李德民壯頭兒張虎一同進衙到簽押房見本官請示崑山縣道奉府憲札子飭拿私通海寇謀叛本朝要犯一名該犯顧炎武渾名顧怪既然通海謀叛得本領必然不小爾等可多帶夥計小心謹慎不得有誤王李張三人應了兩個是領下名單退到外面各帶了二十名眼明手怪的夥計馬快帶的是短刀軟鞭步快帶的是鐵尺民壯執的是長鎗銅叉都各渾身緊緊脚穿軟底跳鞋趁着星光月色靜悄悄徑向顧怪家來霎時行到李德叫王進帶領馬快守住後門張虎帶領民壯守住前門自己挑選了四名精壯步快輕輕叩門其餘十六名步快隨同馬快民壯把顧怪的宅子圍圍困得水洩不透李德叩了好一會子門不見响動加重再敲裏面有人詢問李德道顧先生在家沒有裏面應道在家已經睡了你是誰李德道我是顧先生約我來的請開門隨聽得咯碌一响雙門大開李德發一聲喊

衆夥計蜂擁而入顧姓家人大驚失色李德連問顧怪在那裏顧姓家人只道是強盜此時張虎也已闖入顧姓家人大喊不好了強盜來了李德喝道我們奉本縣太爺諭捉拿要犯顧怪顧炎武省事的快叫他出來相見我們前門後戶都有人把守逃是逃不去躲是躲不過的不跑出來我要進來搜捕了顧怪聽得外面囉哩走出來瞧看快班中有認識顧怪的喊道在這裏了一個健步跳到顧怪身旁一把胸脯扯住李德一見忙喝大家動手頓時把顧怪橫拖倒拽拖出門去衆人簇擁着呼呼喝喝宛如獲着江洋大盜一般直擁到崑山縣衙門知縣聞報顧怪拿到立刻升坐詢問提上花廳只問得姓名年歲籍貫驗明是正身不悞立命收禁次日就備了文書一葉扁舟解送到蘇州來這一件官事雷厲風行宛如晴空霹靂利害非凡顧孺人急得發厥幾回昏絕過去家人四出求救皇皇奔走那親戚故舊見他這麼遭禍蒙災都很不平就有熱心的出來替他覓路子援救此時復社名士在官場方面有勢力能說話的就祇常熟錢牧齋尙書一個這錢牧齋名叫謙益官至禮部尙書清兵南下錢謙益隨衆迎降豫上

命以原官居職。後來奉旨南官。悉數北上。擇尤錄用。那裏知道北京的大學士六部九卿都擠滿了。半是從龍羣彥。半是北降諸臣。先進廟門三日。大此種南來新降文臣。實是無從位置。自投降了一場。依然在家享福。不過博得一個新朝尙書。榮銜在南中做一個大紳士。顧怪爲他失節。新朝常說他有文。無行。很是瞧不起。牧齋却很器重。顧怪現在這熱心故舊。見他遭了飛來橫禍。就想到錢牧齋這一條路子。於是買棹徑赴常熟。到絳雲樓求見。這所絳雲樓共是五楹。丹碧交輝。很是富麗。在半野堂之後。枕峯依堞。結構得異常精緻。爲南中著名精舍。錢牧齋築造這一所別墅。却有一段小小風流故事。原來盛澤妓院中有一個名妓。名叫楊愛。丰姿逸麗。極善賦詩。一日接着一個嫖客。是婁東張西銘。當代極有名的名士。遂很自負。不屑與庸脂俗豔爲伍。改姓楊爲姓。柳。改名叫柳如是。慕松江陳臥子的英名。移寓到松江。寫了女弟子名帖。到陳宅求見。偏偏這位陳臥子是個不遜聲色的正人。擯斥不見。柳如是心想。天下學問聲譽跟陳臥子相並的。祇有常熟錢牧齋。遂宣言道。天下祇有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

錢學士的人不嫁錢牧齋。這時候恰值斷弦。聞到這一句話大喜道：「天下竟有這麼憐才的女子，我也非才如柳如是的人，不娶就有湊趣的門客替他奔走作伐，自然一說成功。」牧齋特用大號官舫，簫鼓喧天，到松江迎娶。柳如是臨嫁賦詩兩首惜別，其一是「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

其二是

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幕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松江人瞧見這麼一對白髮紅顏的怪偶，喧言騰議爭擲瓦礫。錢牧齋滿載瓦礫而歸，倒也毫不在意。軟玉溫香消受他的暮年，豔福把柳如是當做絳雲仙姥，特地大興土木，築成這所絳雲樓。爲的是仙人喜歡住樓房的，就叫柳如是住在樓上，號稱河東君。牧齋自號爲蒙叟，第一集紅俠書中陳撫臺誑騙董小宛，曾說過在蒙叟尙書案頭瞧見夫人閨秀詩存的手鈔。本真個墨香字豔入骨，清華除却河東並世無。閨中抗手蒙叟，就是指牧齋。河東就是指柳如是。當下順性的改舊劍絳雲樓下投帖求見牧齋，倒

立刻請見那人一見牧齋就把顧怪的事閉門家內坐禍從天上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并言求老尙書出手援救念顧甯人也是個讀書種子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說着連連作揖錢牧齋道請暫寬坐容老夫人內商議商議隨上樓向柳如是道河東君知道麼崑山顧甯人遭了屈官事已被捉將官裏去解上蘇州去了現在他的友人特來向我求救你看奇怪不奇怪柳如是道尙書應允了他不會錢牧齋道我那有那麼大功夫替他幹事呢柳如是道甯人是著名顧怪的不是牧齋點頭道就是他柳如是道那是個血性男子老尙書爲甚袖手不救牧齋道顧怪這小子眼睛裏從來不曾有過老夫現在他有了事要我救簡直沒有這大氣力呵柳如是道這麼年紀這麼德望就爲平時不甚來往跟人家較短量長顯見得氣量不廣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姓顧的原也有不是牧齋聽到這裏不禁掀髯笑道你倒先編派人家不是起來說來又都是你的理柳如是道我編派的公不公牧齋道很公很公柳如是道只要公就是了據我意思現在可向來人說叫他寫個門生帖子來投拜尙書做老師他如願意就出

手救他。他如不願意就放手。不管這件事。牧齋點頭稱妙。下樓向來人說了。那人知道顧怪的脾氣必然辦不到。但是勢處燃眉。沒法奈何。只好滿口應允。當下就代辦了一個紅紙全帖。寫着受業門人顧炎武頓首百拜一行。端楷恭恭敬敬。送與牧齋。並言俟完了官事。同甯人來補送贄儀。補行謁師禮。牧齋大喜。那知牧齋尙未動身。顧怪已先出獄。原來是大學士路文貞公的兒子路澤溥。早替顧怪陳明冤抑。釋放回家了。那熱心的故舊一見顧怪。就把代送門生帖的事說了。個備細顧怪大怒道。這事如何可以此頭可斷。此帖斷不可送。立逼着那人去索還。那人不肯。顧怪沒法只得寫了好多張的榜。到城鎮通衢各處張貼。聲明錢牧齋家的門生帖自己絕不知道。師生名義斷難承認。就有人把貼榜的事告知牧齋。牧齋笑道。甯人果然倔强。但是貼榜一事已經是下策了。顧怪自從遭了兩場官事。知道故鄉斷難久居。於是重到南京。五謁孝陵。哭祭明太祖。東行到章郎白山下。出贄督衆。懇田過了兩年。把懇田的事託了人自己帶了兩馬兩騾。出外漫遊。兩騾是載書籍。一馬載行李。一馬乘坐。每遇阨塞形勝之區。就

呼。老。兵。退。卒。細。詢。曲。折。偶。與。平。日。所。聞。或。有。未。合。到。了。旅。舍。中。就。翻。書。細。勘。有。時。行。經。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就。在。馬。上。默。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就。翻。書。瞭。視。因。此。他。的。漫。遊。很。是。自。得。其。趣。這。一。回。遍。遊。北。畿。各。地。東。出。山。海。關。回。經。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十。二。陵。寢。又。念。江。南。山。水。不。曾。遊。遍。重。又。南。下。六。次。叩。謁。孝。陵。東。遊。到。會。稽。重。行。北。上。拜。謁。思。陵。天。祭。崇。禪。皇。帝。又。到。太。原。經。營。商。業。開。設。票。號。定。出。章。程。辦。法。直。到。如。今。山。西。票。號。的。信。用。昭。著。那。章。程。還。是。當。日。顧。怪。手。定。的。呢。顧。怪。在。太。原。時。光。走。訪。朱。衣。道。人。傳。青。主。談。論。極。洽。向。人。道。蕭。然。物。外。自。得。天。機。我。不。如。傅。青。主。在。太。原。住。了。幾。時。重。又。載。書。出。遊。至。大。同。入。關。中。抵。榆。林。所。到。之。處。都。分。設。票。號。規。模。宏。遠。脈。絡。貫。通。千。里。之。遙。呼。應。一。氣。又。在。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度。地。墾。荒。派。門。人。輩。專。司。其。事。向。人。言。馬。伏。波。出。晦。皆。從。塞。上。立。業。所。以。我。很。有。志。於。代。北。把。墾。荒。的。事。委。託。了。人。自。己。又。入。陝。到。華。陰。測。度。形。勢。不。禁。大。喜。道。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爲。他。省。之。所。不。及。華。陰。的。形。勢。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

里之遙。如果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也有建瓴之便。遂在華陰築造住宅。大事開墾。顧怪原有經天緯地之才。百手經營農商。並進不過數年。早已富堪敵國。分號遍天下。運輸通南北。就爲他的理財。並不爲一家一姓。鎮三關。衛仲虎等一班英雄豪傑。都替他暗中保護。正是鮮花着錦。烈火烹油。說不盡的興旺。那知於今年今月今日。又突來一椿飛來橫禍。欲知是何橫禍。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顧亭林守正甘縲紲 老白猿用計救英豪

話說顧怪財雄勢大。既在各省遍設票號。自然不能不往來查察。這一年到山東歷城。票號中查帳。纔卸下行裝。就進來兩個做公的人。問顧老相公是那一位掌櫃的。問有什麼事做公的。道找他講。一句話。顧怪在內聽得走出來。瞧着見是兩個歪戴沒頂紅纓。大幅的人。跟掌櫃兩個講話。忙問找姓顧的做什麼。做公的見突然出來一人。言談舉止與衆不同。忙道尊駕就是顧炎武相公麼。顧怪道只我便是做公的。立刻取出硃籤。道縣裏太爺要你人快隨我們去。顧怪見籤上寫着要犯顧炎武一名。點頭道我就



跟你兒官去做公的道。瞧你不出。倒是個硬漢。但是我們奉公差遣規矩。所在不能怪。我們說着。咤拉拉取出鐵鍊。向顧怪頸裏一套。拉着就走。號中夥友瞧見這個樣子。都各呆了。看官你道怎麼一回事。原來山東萊陽黃姓。原是個大族。却被奴才告發到官。告他主人作詩誹謗。這一件公案株連的人。很不少。因這件案子。又牽出一件忠義錄案來。忠義錄這部書。是吳中陳濟牛輯的。現在偏偏說是顧炎武編輯的。書中有名的。共有三百多人。官府憑了一面之辭。立飭歷城縣發差拿人。差役領了硃籤出來。偏偏顧怪到省卸裝。無巧不成。書就此捉將官裏去。顧怪以爲事不干己。理直氣壯。不怕什麼。那裏知道衙門中的事。原是不講理的。纔問得一堂。就推入死囚牢裏。不暇究你青紅皂白。禁了一個多月。恰好傅青主來訪問。知一切掌櫃的。就向傅青主求計。傅青主道。此事須跟衛仲虎商量。我上回的事。也虧了仲虎搭救。衛仲虎這個人。足智多謀。我立刻找他去。當下卽由票號裏僱定了長行騾車。取道望居庸。來找仲虎。車到居庸關。可巧仲虎在家。傅青主說明來意。衛仲虎滿口應允。不意衛仲虎同傅青主到了濟。

南趁夜飛入歷城縣監獄面見顧怪要救他出獄顧怪倒不肯答應衛仲虎再三勸說顧怪道來意極感但是大丈夫堂堂正正而來便該堂堂正正而去似此鬼鬼祟祟的事生平不很喜歡這是一層我與傅青主地位不同處境亦異在傅青主或可通權達變在我祇有固執拘泥爲什麼呢我走了試問我那些鋪號票號緞綢號南北貨號那些事業也能夠一走了事麼這又是一層爲這兩層緣故有負盛意尙希原諒衛仲虎沒法退出盜獄回到票號把顧怪不肯的話告知衆人衆人都道這可沒有辦法了傅青主也愁眉無策衛仲虎道此事須與劍俠商議紅黑兩俠都在北京我就趕去求救無論如何總要他出手救出他來傅青主道很好這件事就拜託衛兄我在這裏等候是了於是衛仲虎卽日動身向北京來這日行抵白蓮庵恰好紅黑兩俠結伴入陝赴劍道人之約介紹仲虎與白俠見了面白俠詢問來意衛仲虎就把顧怪遭官事監禁在歷城監中黑夜探監救他出獄偏又不肯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白俠道崑山顧怪我也知道的博極羣書並能實行書裏頭的話真是儒門中的大豪傑且不要講別

的念書人自古稱做窮酸。憑你通天本領，不過讀幾卷古書，作幾篇文章，罷了。賺錢是再不會的。現在這顧怪沒有尺寸的憑藉，却又設下好幾十家鋪號，掙了萬萬千的家業，就祇一事。他的經濟已非尋常念書人可比了。并且我知道他心懷大志，掙來的錢另有一筆正用，並不爲一家一姓。此刻他不肯偷偷出獄，這就是他正大光明處。衛仲虎道：現在如何想一個法子救他出獄？白俠道：此事虧得你跟我商量，倘是紅俠黑俠定然沒有辦法。衛仲虎愕然問：故白俠道有一個富平人，姓李，名叫李因篤，與山東大府很是要好。李因篤講的情，大府總還能夠聽從。現在我就走一盪，叫李因篤去見撫院，表明顧怪的冤枉，就可安然出獄了。衛仲虎道：老人跟李因篤有交情的？白俠道：五年前李因篤遭過大難，是我救了他。闔家子性命現在跑去求他，未必好意思回絕。我衛仲虎大喜。白俠道：衛兄，我與你一見如故，你有事儘請先回。我也不虛留你了。你到濟南，怕顧怪早已出獄了呢？衛仲虎應諾，隨卽告辭，自回濟南而去。這裏白俠等到天夜，施展劍術，凌空飛行，排雲馭氣，宛如閃電，通祇九百多路程，眨眨眼就到了。李因

篤正與家人圍桌晚餐。忽見一縷寒光穿櫺而入。李因篤驚起。纔待問時。突見一人站立面前。白眉圓睛。身裁矮小。正是恩人白猿老人。忙問恩人何來。白俠道：「特來瞧你。李因篤道：「恩人諒來。總有事故。大致還沒有用過晚飯。白俠道：「飯是不曾喫。我也不跟你客氣。要在你府上告擾幾天呢。」李因篤喜道：「甚麼話。請都請你老人家。不到隨命家人預備肴饌。一時洗盞更酌。」白俠道：「我此來特有一事要拜煩相公。」李因篤道：「甚麼事。卽請分付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白俠隨把來意說明。李因篤道：「甯人先生。我也久慕的。何況恩人的分付。明日准到撫院。那裏關說。就是一到次日。李因篤絕早就上撫院。直到向午時光。絕回來。白俠問他如何。李因篤道：「撫院茫然不曾知道。經我說明。原委。撫院應允。立刻差人到縣查問。白俠道：「查問後如何。只好再聽消息了。」李因篤道：「這個容易。我叫個人到票號去瞧瞧。放出了就會知道的。」隨派了一個家丁去打聽。傍晚時光。派去的家丁回來。報道：「票號東家顧老相公已經釋放出獄。到了票號了。」白俠道：「願怪出了獄沒了我的事。我可要走了。」李因篤挽留不住。送出大門執手而別。不言。白俠回北。

且說顧怪出獄回家見傅青主坐在客堂裏正和掌櫃兩個講話急問青主幾時來的傅青主見是顧怪喜得忘其所以直站起來緊行幾步執住手道甯人回來了沒事了麼顧怪道本來沒什麼事傅青主道你倒安閒自在我聽得你犯了事急得什麼相似親自到居庸關把衛仲虎請了來偏偏你執之一見不肯出獄此刻衛仲虎北上請劍俠去還沒有回來你倒平安回家了你到底怎麼釋回的顧怪道虛是虛實是實縣官究也不能硬誣好人呀今日午後提出獄問了幾句話就命我具了一紙安分甘結釋放出來了傅青主道我們都是瞎着急這都是我讀書不多見理未真之故顧怪道這也未必盡然講到讀書你也未必少於我你家藏禁方活人濟世那都是我所未曾讀過的傅青主道禁方我是不曾藏過不過讀幾卷醫經攻幾冊經方罷了顧怪道不錯考班固藝文志方技之別有四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僊怪不得青主祇認醫經經方不認禁方也傅青主道太古之醫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石倉公都能夠盡通其旨到後來學重師承遂至判而爲四從此各執一端鮮能相通

就是南陽夫子張仲景天縱之聖其所深慨也祇在不求經旨斯須處方是明明融洽醫經經方合爲一貫故於六淫之進退出入陰陽之盛衰錯互都辨析黍銖於房中神仙却都一字不提我的醫學不過是研讀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如何會有禁方呢顧怪道唐代孫思邈得著龍府仙方三十首遂著千金方三十卷每一卷中雜有龍府仙方一首題名千金兩字是一方之價足值千金書內於神僊房中兩學都說得很詳細書主精於醫術必不能諉爲不知難道千金方不是禁方麼傅青主被顧怪駁得頓口無言只得笑了一陣暗忖甯人眞博學連千金方都瞧過的隨道甯人瞧過的醫書諒也不少顧怪道也不過偶然高興涉獵罷了那裏有青主這麼的專精傅青主道傷寒論甯人總也瞧過的顧怪道瞧過一兩遍也不很注意記得少陰篇有一條是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用麻黃附子還算微發汗用什麼纔是大發汗我很不解傅青主道足見用心這一條之上有一條是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始得卽用細辛二三日

無事證卽不用細辛不用細辛和微發汗那麼用細辛就是大發汗也可知無裏證不用細辛那麼有裏證必用細辛也可知顧怪聽了很是佩服顧怪出獄了第三日衛仲虎纔車聲轆轤蹄聲得得的回來言明白俠已允東下救援叫自己先回因此晝夜兼程的趕回來傅青主笑向顧怪道如何顧怪萬分感激衛仲虎住了兩天起身告辭傅青主也有歸意顧怪道我也要出門觀伊洛遊嵩少咱們一同上路罷傅青主道很好三人一同上路這顧怪從此之後終身遊蕩永不南歸他的夫人在崑山病歿他得着消息不過寄了一副輓聯回來後來竟老死在華陰這都是後話却說白猿老人回到白蓮庵恰遇着康熙皇帝舉行大婚禮部重定六宮女官名數品級白俠道不好了昏君又要大選秀女了遂趁夜飛行進宮去偵探欲知白俠入宮探得何種消息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白俠有意探清宮 廉州無心遇石谷

却說白猿老人飛入紫禁城一縷寒光直撲乾清宮但見宮苑深沉到處黑越越地暗

忖大婚在卽。怎麼一點子沒有預備。穿過了三五座殿閣。纔見靠西一所院落。落有火光。映出來。白俠飛梭似的射進見院中。點着三五座滿堂紅。十多個太監圍在一處忙什麼呢。撲上院棟。定睛瞧時。見太監都在整理冊子。一個中年太監道。咱們的前程。妙順治。老佛爺限定。升到四品爲止。又把諭旨鑄在鐵牌上。不准十預政事。恁如何盡忠。總難巴圖上進呢。一個老年的笑道。本朝入關之初。政令原很寬大。上朝的當兒。咱們班次原在滿漢文武之前。被促狹的漢官奏了幾本。老佛爺纔不准咱們上朝。不准咱們干政。又把品級限了個四品。最傷心的。那年忽然把咱的十三衙門。盡都廢掉。改設一個甚麼內務府。生路是斷絕了。經老輩用盡苦心。纔得設起乾清宮執事官及直殿局兩個。缺爲咱們噉飯之地。後來皇恩浩蕩。重新裁去內府。設立八監三司兩局十三衙門。來彼時。金爺爺是司禮監。張老德是御用監。王勝是御馬監。林全是內官監。你那叔叔姜三是尙衣監。我做着尙膳監。還有曹安的尙寶監。吳喜的司設監。咱們八監何等榮耀。何等光輝。八監之外。還有尙方司鐘鼓司惜薪司兵仗局織染局不意老佛爺



出了家劉閣老壞了事十三衙門一朝倒蛋再設起內務府來你們知道的庶儲司咧武備院咧內工部咧探捕衙門阿敦衙門咧都還是當日十三衙門的遺跡呢那中年太監道你老人家講的都是故事與眼前什麼相干現在平添出這許多女官品級威權又都在我們之上可怎麼樣呢你瞧夫人一位是一品淑儀一位是二品婉侍六人是三品柔婉二十人芳婉三十人都是四品此外是尙宮局尙宮司紀司言司簿各二人司閹四人女史六人尙儀局尙儀一人司樂二人司籍司賓司贊各四人女史三人尙服局尙服一人司仗四人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人尙食局尙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醞司藥司供女史各二人尙寢局尙寢一人司設司鐙各四人司輿司苑女史各二人尙績局尙績一人司製四人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史各二人都是六品職宮裏有了這許多女官咱們還幹什麼就慈甯宮那裏也設了二品的貞容一人三品的愼容一人還有沒品級的勤侍一個少年太監接口道此番挑選女官祇挑滿洲八旗漢軍官員有女孩兒的都想送進來候選禮部同他祖制嚴禁小脚女

子進宮。礙難通融。咱們都是漢人。經這許多滿州女官高踞在上。如何還能舒適呢。白俠在棟上聽得明白。知道女官的設置與民間毫無關係。遂也不高興再偵探了。飛身退出。穿梭似的飛回來。回到白蓮庵。暗道。白走了一盪。不過探着清宮內官制的沿革。跟我的事有何影響。回想前塵不禁暗自好笑。從此之後。大婚的如何熱鬧。如何繁華。都不問。信一日晨起。忽一瓦片墮於面前。跌得粉碎。立占一課。布出卦象。細繹課理。大詫道。奇怪。奇怪。我倒要去瞧瞧。究竟有何奇遇。於是撲被出遊。逢山遊覽。遇水流連。從直隸到山東。從山東入江南。不計時日。不算路程。隨便行去。高興時停留三日五日。不高興時一覽就走。一日行抵常熟。落了客店。聽得街上鳴鑼喝道之聲。轎馬紛紜。大似官員經過似的。就爲事不關己。不去打聽。一時小二進來。道本縣太爺又到。王畫師家傳旨呢。就爲王畫師不肯遵旨。現在邀了王太常同去勸駕了。白俠聽了不解。隨問縣太爺官職極卑。怎麼會得傳旨。傳旨是欽差的事情。畫師本是個無職小民。如何會得抗違聖旨。聖旨又怎麼會到小百姓身上。小二道。客官你原來是乍到此間。不曾知道。

本地這位王畫師真個會進他的畫據說的老爺們稱說不但是現代天下第一妙手就古往今來的名畫家比得上他的也很少所以名動九重被當今康熙萬歲爺知道了聖旨到南京要南京制臺把他弄進京去制臺大人特地委員到縣叫縣太爺同去傳旨似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本朝曠蕩的隆恩偏這王畫師脾氣古怪推說有病不肯應召其實何嘗有病呢每日跟上煙客王元照兩位大人喝酒論畫健得很呢今日經過兩肩轎子前一肩是縣太爺後一肩就是王太常大人想來是同去勸駕的原來這王畫師單名一個翬字表字石谷別號耕烟是大宋忠臣王堅的後裔世居常熟自小別無嗜好專喜繪畫雖無師承東塗西抹倒也卓然成家此時天下畫手推三王爲最是太常卿王時敏表字煙客的廉州太守王鑑表字元照的并麓臺侍郎王原祁這三位畫家都是綽綽有餘既厚聲望極隆一語的品題就能增損人的聲價一日王元照因事經過虞山在僧寺壁間瞧見一幅用荻炭繪就的山水雖然着墨不多筆意很是生動驚問寺僧這是誰的筆墨寺僧道是王家的小子跑了來東塗西抹雪白的壁

平。聽得這個樣子禁止了好幾回。總是不肯聽。這裏又是十方世界不能禁止。他不來一錯眼。又抹上了。大家都有職事。又不能終日看守。壁子王元照道。這小子叫甚名字。幾多年齡。住在那裏。和尚總知道的。寺僧道。就在左近。這小子名叫王石谷。通祇二十來歲。王元照大驚道。祇有二十來歲麼。了不得了。不得我立刻就去訪他。大和尚煩你替我做一個引導。寺僧道。王大人。很不必訪。得要見小僧去喚他來。就是王元照道。那麼煩大和尚引我們家丁去一盪罷。隨家丁王福拿我的名片多多拜上那位相公。說我見了他。壁上那幅畫。欽佩的很。現在這裏等候。請他到這裏來一會。他如果有事。不得暇。請他不要走開。我就到他府上去拜會。王福應了兩個。是回頭向寺僧道。師傅。咱們走罷。王元照是做過知府的。又是著名山水妙手。這麼推崇王石谷。闔寺僧衆聽得這幾句話。唬得都楞了。那機警的幾個和尚。忙着去搜集石谷的畫紙。謹敬珍藏。以爲王大人這麼稱許。總是好的。就那數說石谷的大和尚也急忙喊了。小和尚來。西壁上。小王相公繪的畫。給我留心看守。擦損了一點子。可仔細你的皮。小和尚諾諾連聲。

轉了背就咕嚕道。平日叫我留心。日紛壁休被王小子抹髒了的。也是你現在又叫我留心。畫起來了。爲了這壁子。不知受過你多少回排喧。此時那大和尚同了家丁王福。自去邀請石谷王元照在小齋中。茶點隨便起坐等候。一時大和尚進來。說小王相公來了。王元照喜得直站起來。隨見王福引入一個布衣少年來。一見面就道。這位就是廉州先生了。說着作下揖去。王元照連忙還禮。不迭仔細打諒。只見他眉目清秀。丰神灑然。站在面前。玉立亭亭。宛似一株臨風玉樹。暗忖此子秀從骨出。怪不得腕下生春。有這麼的好筆仗。隨與他閒閒談論。講到書法。知道他既乏師承。又少識見。的是個質美未學的人才。隨道。我瞧你筆仗超脫。早知你天資必是高人一等。就可惜不曾得着名師益友的磋琢。可否請老弟到舍間住幾時。我雖然不能說是識途老馬。却還有幾個朋友。書法都很不錯。那古人真蹟。宋元明三朝的畫。都還有些。很可以廣廣眼界。增點子識見。不知老弟意下如何。王石谷道。蒙先生這麼獎掖。感激的很。自當趨侍左右。當磨墨洗筆之役。一俟稟過家慈。卽當選定吉日。趨府恭謁。王元照道。石谷我們一見。

如故所有衣服鋪蓋都不必攜帶得你早早定了日子就來我在舍間專候你說著寺僧回素齋已備好請王大人王小相公用齋石谷起身要走王元照挽住道咱們談談有趣味於是喫過齋飯王元照纔下船回去臨走向石谷道老弟定了日子就叫此間和尚送一個信來石谷應諾送過王元照之後石谷也欲回去寺僧再三挽留定要他繪畫山水一兩幅石谷不禁暗自好笑昨日這個王石谷今日也是這個王石谷我的畫並沒有進境怎麼昨日惟恐我畫今日惟恐我不畫轉瞬之間毀譽霄壤真是最奇怪不過的怪事遂推託身上不快回家去了却說王元照回到家中不暇幹別的事急忙忙找王煙客告知他不期而遇得著一個非常人物王煙客道是怎樣的非常人物你這麼歡喜王元照道此人年紀很輕通祇二十來歲也姓王表字叫石谷他的畫筆真是非凡人也耿介拔俗瀟灑出塵隨把在常熟相遇的話說了一遍王煙客也歡喜道我明日就去訪他王元照道不庸訪得我已經與他約定接他來家把古畫給他瞧成全他一個成材王煙客道這是極有興味的快事我的家藏真蹟也可送來一并給

他讀你此行竟有這麼的奇遇收着這麼的高足真令人豔羨不止王元照聽了更是得意不過兩日工夫石谷叫人送信說出月初三准來王元照道今日是三十立命家丁王福同了舟子把自己的坐船開往虞山把王石谷接來王福領命開船而去到了初三這日王煙客絕早就過來等候新客直到晌午時候家人進報王福回來了王煙客聽了精神就是一振隨見王福引了一個白衫少年進來知道就是王石谷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王石谷應徵北上 康熙皇降旨南巡

話說王石谷一見王元照就從懷中取出一個紅紙手本恭恭敬敬呈於王元照開言道王學蒙先生許侍左右萬分榮幸奉家慈之命奉上手本一分願拜門下說着跪下叩頭至至誠誠拜了四拜王元照歡喜得什麼相似不亢不卑受了半禮隨替王煙客介紹道此位就是煙客先生彼此見過了禮當下同坐談論王元照與王煙兩個議論風生南派畫法是如何北派畫法是如何那幾樁是南派的長處那幾件是北派的好

處宋朝某人是如何元代某大家是如何明人的好處某人重某法某人主某派石谷聽了一句話也不能插語暗恃畫家有這許多講章自己孤陋寡聞真是愧死自從這日起石谷館於西田大開眼界王元照王煙客兩人盡出唐以後的家藏名畫叫他坐臥遊泳石谷精神貫注的讀畫王元照更在旁指點章法石谷天分本極高超一說就懂一點便知三五年工夫已經盡得古人祕奧能融會南北兩派的精華擷取宋元各家的神髓矯然特異自成一家一日石谷偶然高興仿倪雲林筆意寫成一幅山水王元照一見大驚道你的畫已入神品你不是我的弟子三百年來無此作矣王煙客也萬分嘆服此時王元照家往來的名宿如蘇州吳梅村常熟錢牧齋都爭作詩古文替他傳揚偏是石谷自視畎然還精心一意的向上寢饋二十年纔得成爲大家一日來一個武進人姓惲名格字壽平的是大明孤臣惲遜菴的兒子也是個山水能手特來相訪一見石谷的畫嘆服道石谷獨步矣我誓不爲第二手從此擱筆不再畫山水就此專工花卉稱爲絕藝一日又來兩客相訪一個姓路名民瞻一個姓周單名一個淳



字周潯。骨瘦如柴。像個有病的。路民瞻却精神滿足。虎虎有生。氣周路兩人的山水都學王蒙筆法。很自負的。當下一見之下。都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同聲推讓不敢再畫。山水從此之後。路民瞻專心畫鷹。畫得雄健。顧盼極奮。翻凌雲之致。周潯專心畫龍。畫得煙雲變化。鱗爪飛騰之致。都成爲名家。不在話下。這一年康熙帝忽然有志南巡。下旨徵召畫師。畫一幅南巡圖。南北各省畫師應召來京的。精山水的精。人物仕女的精。傳神的精。花卉鳥獸蟲魚的精。竹石的精。墨龍猴鷹的無不盡有。無不全備。就可惜都是偏裨之材。不過一長可取。要才兼衆長。職勝總裁的一個都沒有。康熙帝於是不得不側席求賢。徬徨諮詢。就有人把王翬保薦上去。康熙帝道王石谷。朕也久聞其名。着江南總督江蘇巡撫宣布朕意。安送來京。欽此。督撫接到旨意。不敢怠慢。督院立委了個候補知縣撫院就近委了個常熟縣學訓導到王石谷家傳旨。偏這王石谷託病堅臥不肯應徵。兩委員無奈只得向本縣商量。本縣太爺也枉駕過兩回。石谷具了張患病甘結懇太爺申詳上憲。縣太爺知道他與太常卿王煙客太守王元照是要好的。

就○去○邀○他○們○代○爲○勸○駕○王○元○照○不○在○家○王○煙○客○推○却○不○得○就○同○了○縣○太○爺○同○往○勸○駕○見○面○之○下○王○石○谷○道○別○人○不○知○道○太○常○還○有○甚○麼○不○知○道○我○是○山○林○中○的○野○鳥○飛○啄○自○得○閒○逸○慣○了○一○朝○叫○我○宮○裏○去○猶○之○捉○入○了○鳥○籠○恁○這○個○籠○金○鑲○玉○嵌○容○我○的○人○如○何○寶○愛○終○失○掉○了○野○趣○倒○不○如○山○林○中○自○在○多○呢○王○煙○客○道○朝○廷○既○有○旨○來○要○不○高○興○進○京○呢○怕○也○沒○有○那○麼○容○易○總○之○名○高○累○人○誰○叫○你○有○那○麼○本○領○享○那○麼○盛○名○王○石○谷○嘆○道○欲○辭○不○得○欲○隱○不○能○不○料○名○之○累○人○竟○至○如○此○王○煙○客○道○我○看○有○一○件○事○老○弟○應○召○進○京○倒○也○不○無○小○小○利○益○王○石○谷○問○是○何○事○王○煙○客○道○我○與○元○照○雖○有○點○子○古○書○究○竟○尋○常○百○姓○收○藏○有○限○皇○宮○大○內○收○藏○是○極○豐○富○的○老○弟○應○召○進○京○可○以○大○開○眼○界○不○是○小○小○利○益○麼○王○石○谷○道○這○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所○慮○的○是○到○了○京○拌○住○了○身○子○擺○脫○不○來○縣○太○爺○見○石○谷○口○氣○已○經○活○動○快○活○非○常○忙○道○只○要○先○生○應○一○應○召○留○京○不○留○京○都○由○先○生○自○主○皇○上○也○不○能○相○強○的○說○到○這○裏○回○向○煙○客○道○太○常○公○我○這○話○說○得○錯○了○沒○有○王○顯○客○道○這○個○自○然○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老○弟○立○志○還○山○聖○明○也○

必不相強。王石谷方始允了。縣太爺大喜道：「既蒙徵君金諾，小弟立刻申報督撫兩憲一俟徵君定了行期，再來恭送。」坐了一回，就歡歡喜喜告辭去了。却說白俠在客店中探聽明白，自詫道：「照課象南行，必有奇遇，得收兩徒，難道這畫師就是我的徒弟麼？很不像呀！現在且別管他，我且跟定這畫師，瞧他有何舉動。」過不多幾日，王石谷徵君動身了。走的是水路，白俠也就搭船趕去。由常熟到常州，常州到鎮江，鎮江到儀徵，一路北上，經宿遷、邳州、嶧縣、沛縣、濟甯，直入山東，至北通州進京，二千多里水程，走了一月。開來，王石谷一到京，就由工部堂官入宮請旨，奉上諭。王翬着工部於次日卯刻帶領引見。此時各省畫師徵召來京，及自行投效的已經不少，都已召入內廷供奉。王石谷召見之下，經康熙帝溫言問答，大爲稱許，卽令與各供奉一同起居。却見路氏瞻周潯也在其中。他鄉遇故知，倍形親熱，拉着講話。偏這路周兩人只是淡淡的，似理不理。石谷很是不解，忽奉諭旨，卽日南巡，着各供奉隨扈出京。圖繪沿途風景。王翬却另有一道旨意，着總裁繪畫事宜。王石谷新承恩命，在他人看來是非常榮幸，他却依然無得。

無失。不過三天工夫。康熙帝御駕出巡。各供奉隨扈出發。由北而南。一處處巡幸。將去。每至名勝所在。卽召各畫師到御前面授機宜。叫他們繪畫。有時特召總裁一人。有時並召各畫師指畫形勢。極目烟雲。就御前起稿。也是極平常的常事。從九月下旬出京。隨地勾留。到十月初五日。到泰安府。這日登臨泰山。特召路民瞻。周潯圖。繪南天門風景。路周兩人應召到御前。見過駕。周潯忽地投袂奮起。擲筆而前。那支筆一道白光飛向御前。直望康熙帝心窩而來。康熙帝大驚。急忙格拒。不意路民瞻也奮筆而起。望準了康熙帝面門。直擲過來。躲避不及。肩膀之上。早着了一下。急喊。拏刺客。拏刺客。侍衛聽得急忙拔刀擁上。先將御駕護送到東嶽廟去。然後把路周兩人團團圍住。刀鎗並舉。劍戟齊施。都喊別放走了。刺客周潯路民瞻背對背站着。赤手空拳的抵敵。可煞作怪。四五十員侍衛都是武藝精通。弓馬嫻熟。很如狼健如虎。又都執着兵器。偏只遠遠地廝殺。近身不得。但是路周兩人也祇有招架的本領。沒有衝殺的能耐。看官你道這兩個人是怎麼一個來歷。爲甚要行刺康熙帝。他兩人的筆又怎麼能夠當做兵器。原

來路民瞻開海都是海外鄭氏都尉當時海禁極嚴內地百姓有出海的不管他是捕魚是經商都要立刻斬首示衆爲的就怕是私自通海彼時海中有一位命世英雄當今豪傑姓鄭名叫成功原是海寇鄭芝龍的兒子是倭婦翁氏所出鄭氏縱橫海上出入商舶都勒捐重稅因此宮堪敵國兩京淪陷的時候鄭芝龍擁立唐王於福建建元隆武引成功見駕隆武帝見他骨相非凡不禁傾心就撫他的背道恨朕無女妻卿當盡忠吾家遂賜他國姓賜名成功封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隨又賜他尙方劍加封忠孝伯招討大將軍清兵南下鄭芝龍望風迎降成功跪地泣諫不肯聽從他就行起招討大將軍職權來招集舊部在海裏頭挾着樓櫓憑着風濤擊楫揚帆東衝西蕩活潑得生龍活虎一般把廈門金門兩島做了根據地取漳州取仙遊取揭陽取普甯築造浯州城又派兵到廣東救李定國借兵與張名振取舟山改中左所爲思明州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立儲賢館儲才館管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各項官職仇親兼用賞罰無私此時隆武帝已殂廣西又擁立桂王爲大明皇帝改元

永歷興圖。日削播遷。雲南成功。却通表稱臣。永歷帝就勅封他爲延平王。賜與冊印。成功受命之下。凡有便宜。封拜總督。着朝服。向永歷帝座位。抗手焚疏。稽首叩拜。因此海上各將沒一個不服他的明察。感他的忠義。大清國雖然兵精糧足。竟然奈何他不得。也曾遣將派兵出過三五回海。沒一回不是全軍覆沒。爲的是北人不諳水性。一到了船上。就要頭昏目眩。嘔吐交作。成功率旗督將踏浪如飛。因此受虧不淺。改戰爲和。派了好多次欽差。和局終不曾成就。成功笑道。土地我所自有。爵祿亦我所自有。重爵厚祿的話。說給誰聽。我的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就是斧鉞也不能移吾志呢。遂與張名振聯兵北伐。兩人長江又與張煌言三次北伐。直殺到南京城下。威震東南。到兵敗回國。又攻取臺灣澎湖。趕去荷蘭人。成爲海外強國。大清國至今令五省遷界。嚴禁出海。以避其銳。成功歿後。其子鄭經嗣位。爲延平王。倔強如故。這路民瞻周潯。就是儲才館的上客。是南派武當宗拳技大家。聽得康熙帝勤求書士。忽發奇想。北上投効。想乘間用鐵筆桿行刺。果然一投就錄用了。隨駕出京。這日登臨泰山。奉召圖書南天。

門風景。天威咫尺。相離甚近。以爲時機已至。遂這麼投袂奮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峨嵋山白俠收徒 安德驛曹生受困

話說路民瞻周潯被衆侍衛圍困在泰山南天門之下。山勢險峻。迴旋旣礙。自如人數衆多。衝擊又難。殺出只見喊聲震天。圍如鐵桶。戰到兩個時辰。兩人氣力不加。勢已危急。路民瞻嘆道。不意我兩人畢命於此。話聲未絕。陡見一道白光從外飛入。衝激得地上塵埃如煙而起。頓時場上衆人眼目盡眯。閉住了一個也張不開來。只聽得耳邊呼呼作响。好一會子。張目瞧時。齊叫一聲。哎呀。路民瞻周潯都不見了。山勢突兀。山路崎嶇。四面那裏有兩人的影兒。大家楞了一會子。只得都到駕前。請罪。康熙帝無法奈何。只得命傳神畫師。繪出兩人的面貌。注明年歲。傳旨各省。按圖搜捕。一面啓駕而南。到郟城駐蹕。王石谷一路隨扈。那幅南巡圖。經他總裁口講指畫。咫尺千里。好在他不過草一張。總稿指派各名手分繪。御駕到蘇州全圖已經繪成。康熙帝瞧了稱賞不止。就

要授他官職。王石谷再三辭謝。力陳不能任職。康熙帝只得罷了。加恩准其回里。王石谷歸隱。到常熟。煙雲供養之外。不過吟風弄月而已。這都是後話。却說路周兩人。正在萬分危急。性命呼吸的當兒。陡見白光如電。激得地上塵埃如煙而起。只得合住了目。忽覺身子被風攝起。耳畔呼呼作響。唬得不敢張目。兩腳騰空。也不知飄蕩了幾多。路直等呼呼的聲音。住了纔覺身子落地。張目瞧時。却在一所壁立萬仞的危崖上。四顧萬峯矗立。煙樹滄茫。也不知是什麼所在。是何地名。兩人相對愕然。周潯道。怪呀。怎麼會到這裏的路。民瞻道。你看夕照。卽山天已晚。將下來。寂寂危崖。絕無一個人影兒。你我不是遇仙。定然遭怪。忽見周潯指道。那邊來的。不是個人麼。路民瞻回頭果見一個瘦削短小。尖嘴闊腮。火眼金睛。眉髮都白的怪人兒。那人走路風一般的快。眨眨眼已到眼前。隨問你是何人。那人轉問道。你們從何而來。祇道一句。就把路周兩人問住了。楞着眼半晌。答不出一語。還是周潯心機靈動。一轉念就悟到。開言道。那道白光兒敢就是你老人家發出的。我們被困在山。性命呼吸。蒙你老人家援救出險。你老人家



諒必是仙人。但不知此間是什麼地方。我們意在雲裏霧裏尙望指示。那人笑道：你二人多大的本領，就敢挺身行刺。如今可知道利害了。這裏是峨嵋山，侍衛們追趕不到，的儘可安心住下。路民瞻大驚道：是四川峨嵋山麼？那人道：自然是四川峨嵋山。那裏有第二個峨嵋路民瞻、周潯、齊道、泰山到峨嵋，好多千里路。霎時間就到了，定是仙法。你老人家定是仙人。我們今兒遇了仙，就求你老人家慈悲度我們。仙去說着，墮地叩頭不已。只見那人笑道：要我度你們也不難，只問你們誠心不誠心。二人都回稱誠心。周潯並叩問那人姓名。那人笑道：既是仙人，何必留名？若姓路民瞻，道就純陽祖師。總也有個名號。你老人家的道號弟子等也該知道。那人道：我叫白猿老人，並不是甚麼仙。甚麼怪不過略懂點子劍術，稍曉點子課理，占得一課，知道你們二人與我有一段因緣。所以略施劍術，把你們援救到此。二人大喜道：原來師傅是劍俠，我們得遇師傅，緣真不淺。求恩收錄在門下，成全了我們。白俠一口應允。當下兩人大喜至至，誠誠跪下地拜了四拜。於是白俠就引兩徒到石屋中，教給他靜坐運氣之法，收視返聽，爲

劍術之初步。開南俠之先河。看官。南俠北俠。既出一源。爲甚形氣不同。精神各別。要知南轅。雖變而爲枳。卽在江南。只要年歲久了。也會葉上生刺。漸不可食。學術與物理。本無二致。卽如醫學。傷寒本該百病。自從葉薛徐王大唱溫熱之說。主張跳出傷寒圈子。江河日下。到目下的時醫。竟不知傷寒論。是何書。張仲景。是何人。顛預施治。誤已誤人。殊不知跳進了傷寒圈子。纔能夠跳出傷寒門徑。都不知如何可以高談跳出醫學。如此劍學。可知無怪目下權豪橫行。從未見劍俠出而懲治也。閒言少敘。却說白俠收了路周兩人。爲徒就囑咐他們在山勤練。勿怠自己。却依然遊行行俠。一日路過華陰。乘便。順顧怪。顧怪恰好在宋見面之下。談論極歡。顧怪道。年來經商。掣牧在在獲利。總得薄爲積。費已將千萬。兵餉一層。已經不缺了。就可惜人才凋謝。李向若既歸道山。又遭物故。上月驚信傳來。傳青主被當道強徵北上。誓死不就得放歸來。又聽說。了不知生死。如何將來異軍特起。統馭何人呢。白俠道。邵陽李向若幾時死的。顧怪道。一個多月了。前天郭匡廬送他的墓碣來給我瞧。我見題的是逸民李向若先生。

之。行爲恰當說着外面送進一封信來。顧怪拆開瞧去。數行不覺兩淚潄潄。道。傅青主死了。隨把書遞給白俠。白俠接來一瞧。見寫着青主有病。二孫欲爲切脈。青主不肯。道。我求死於二十年前。豈反求生於三十年之後乎。遂拒絕醫治。臨死遺命以朱衣。爲殮。瞧畢。搖頭道。李向若。傅青主都是血性男子。可惜。可惜。顧怪道。我爲的是將。來。舉義共事。無人。白俠道。甯人先生。你的志願忠貞堅毅。我很欽敬。不過清朝的兵力。廣。聚的英明。就是你竭力做去。我以氣數卜之。怕也難。噓。已灰之焰呢。顧怪道。一木原。難支大廈。我也知道。氣數如此。但是耿耿此心。何能自己。白俠道。既知氣數。何必違天。逆。做。顧怪半晌無語。長嘆一聲。不禁滴下英雄淚來。白俠知道他已經覺悟。所以心傷。淚落也不去勸慰。就擱了幾日。就告辭起行。隨意東遊一路。遊山玩水。閒逸異常。一日。行到山東安德地界。忽見塵頭大起。喊聲震天。遠遠望去。黑簇簇一圈的人。圍住一將。在馬廐殺六七个戰一個。鞭鎚大刀走馬燈似的追逐。圍中的將手執長鎗。左衛右。突。騎。鎗。鏡外面還有四五個挾彈弓的手。撮鐵丸站在那裏等候。白俠一見口稱奇。

怪原來康熙帝共有三個兄弟是和碩裕親王福全和碩恭親王常寧和碩純親王隆禧內中要算恭親王常寧最有幹才爲人和氣遇士謙恭平日跟朝士們有說有笑並不以王位自矜只有一件貪財好貨銀錢這東西總是不嫌多的曉得兩淮鹽院出息不壞忽發奇想請了個病假悄悄地下行抵揚州找個寺院住下今家人們不許傳揚洩漏這所寺院名叫天甯寺是揚州第一所大叢林住持僧慧宗跟鹽院很是要好現在見來了一夥口操京腔的寓客舉止闊綽行動豪華詢問從人都說是某省道員入都陛見瞧他那樣子又不像是道員身分慧宗奔告鹽院鹽院道別是京裏大員奉旨查辦什麼事件慧宗道僧人也很疑慮昨兒晌午時光先進來是兩個體面管家說他們主子路上患了病要幾間潔淨房屋養病香金多少倒也不計我就把方丈後面的三間精舍收拾了讓給他一會子行李送到大箱小籠足有三五十件部署定當那主人纔坐着暖轎帶着十多個僕役簇擁而來僧人出去迎接那人下轎只點頭微笑並不跟我講話拜過佛就回僕人道帶來的繡幃呢拿來張挂了就見兩僕擡出一

一隻大紫檀匣。取出一副陀羅錦的繡幢。來幢上諸佛菩薩繡得活的一般。那點綴的樹石山水。都是綠砵珊瑚珠寶鑲嵌成功的。華麗精巧。差不多是內府皇宮的珍品。那人眼看僕人張挂好了。不交一言。就進房去了。今天也沒有出來過鹽院道。何不從他僕人那裏探探口氣。以後有甚舉動。煩你就告知我。慧宗應諾。回到寺中。徒弟告訴他新來的大員。派遣僕從到骨董鋪看了許多古玩字畫。教場街左衛街各骨董鋪。得着消息。都派夥計前來兜生意呢。慧宗問成交了。沒有徒弟道。也有成交的。也有不成交的。這位大人很肯出價。只要東西好。價錢貴賤。倒也不很計較。慧宗道。這位客體統勢。派都不小。不知是什麼來頭。你們可小心伺候着。罷衆僧應諾。恭親王在天甯寺連住了十多日。也不遊玩。也不拜客。鎮日靜坐一室。足不出戶。只收買骨董字畫。揚州各鋪的奇珍異玩。差不多被他搜羅了個盡花的。銀子真是上萬盈千。合寺僧人跟那鹽院猜不透。他是何路數。倒都上了心事。這日又有一家骨董鋪。派夥計送一枝白玉如意來。一時看對了。問他價值。這夥計索價一千兩銀子。恭王道。一千銀子真不貴。隨令家人

收了親自開箱付他銀子夥計大喜接了銀子出外不意一個家人向他要分利一半那夥計不肯爭論起來兩個人幾乎要打架衆和尚都來勸解人聲嘈雜鬧得鼎沸一般恭王在內聽得派人查問把骨董夥計跟那家人一同喚到裏頭問明情由恭王道我生平購物從不許家丁需索陋規立叫那夥計收了銀子去一面喝令把那家人捆起來鞭責連抽數百皮鞭打得個皮開肉爛衆僕都替他求恩纔命放下擡出去完事那家人身負重傷不能走路只得向和尚求告暫借一榻調理傷痕慧宗大喜留他住下待遇得非常周到却乘機刺探他消息那家人道實不相瞞咱們主人不是別人就是當今皇上的兄弟恭親王慧宗大驚道恭王爺到這裏來做什麼不知那家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恭親王滿載北歸 曹仁父攜金南下

話說那家人見慧宗詢問隨道師傅是出家人說與你知道諒也不要緊咱們爺此番南下奉有朝廷密諭清查兩淮鹽務的積弊改扮私行就爲怕風聲洩漏呢慧宗報知

鹽院鹽院。唬得面如土色。忙向慧宗求計。慧宗道。現在世界人情鬼蜮。憑一個人的話也斷不透。這位王爺是真是假。大人倒不能不謹慎一點子。鹽院道。恭親王我是見過的。真和假一見便能分曉。倒是他深居簡出。輕易不能夠會面。慧宗道。這倒不難。他的臥房就在方丈後面。只消隔著紙窗悄悄一窺。誰又知道呢。當上鹽院。依話跟隨到寺。如法泡製的。窺了個透明。見一個疎眉朗目。天表亭亭的少年。正在那裏伏案寫字。不是恭親王。更是誰。鹽院駭絕。拖着慧宗衣袖到方丈裏。開言道。果然是四王爺。慧公你看。有甚麼解救的法子。慧宗道。據僧人看來。第一總要走通他家人的路子。好在受傷的那一個。跟僧人很講的。來大人肯屈尊時。就同去見見他。好麼。鹽院道。很好。於是二人同到那家人屋子裏。慧宗先替鹽院道地。說明緣由。那家人大驚。道。師傅。這個你害殺我了。咱們爺的脾氣兒。你總也知道。爲了回扣的小事。還把我打了個半死。現在洩漏出的機密。我還有命麼。再者。我不過是府裏一名護衛。就是不措出。在王爺跟前也沒有講話的分兒。何況已經被攆。那能替你們設法呢。慧宗央告不已。那人道。我指給。

你們一個人你們去求他。他要是肯答應你們的事情，就有指望了。鹽院大喜，忙問是誰。那人道：「此人是府裏的大總管，我們都稱他做張老公的。」他原在宮裏當差的，還是那年當今恩准了王爺迎養太貴妃，他跟太貴妃出宮的呢？王爺很聽他的話，你們只要跟他商量，他肯答應，就不要緊了。鹽院道：「深蒙指點，感激的很，但兄弟與張老公素昧平生，少不得還要你老哥做介紹人呢。」那人應允，叫小和尚入內相請。一時一個肥頭胖耳的太監自內走出，見了那護衛，就道：「小徐請老子出來有什麼事？敢是要爺依舊收用你麼？」那小徐道：「我的事那裏就敢煩你老人家說着，便向鹽院一指道是這位大人呢。」張老公回頭把鹽院估量一回，問道：「是誰？我不認識呢。」慧宗上前陪笑，替鹽院代通姓名，並把來意婉轉說明。張老公大跳道：「小徐你真作死呀！你在府中當了這麼年數，差越當越通透了，連爺的機密都敢洩漏與人了！回了爺，瞧你能夠活命，不能夠活命？」小徐急道：「師傅我被你們害了也！慧宗忙替他解說，鹽院也作揖求情。張老公道：「此事怕不易辦到呢。」王爺已經查訪明白，不日就要回京，覆奏了兩淮鹽務積弊有五。



弊。十。害。八。可。慮。的。話。奏。本。稿。子。已。經。草。就。說。到。這。裏。隨。把。奏。本。朗。誦。了。一。遍。鹽。院。嚇。得。只。是。作。揖。口。口。聲。聲。都。是。成。全。仰。仗。央。求。的。話。張。老。公。道。我。有。甚。不。答。應。不。過。費。一。句。兩。句。話。現。成。好。人。誰。也。不。樂。做。倒。是。咱。們。王。爺。不。易。講。話。小。徐。也。知。道。的。我。說。了。也。未。必。中。用。還。是。你。們。另。想。法。兒。罷。說。完。話。就。想。進。去。慧。宗。趕。忙。拖。住。道。張。老。公。慈。悲。慈。悲。罷。你。不。能。講。話。誰。還。能。講。話。王。府。裏。還。有。誰。強。過。你。老。人。家。你。要。肯。慈。悲。別。說。鹽。院。大。人。連。各。場。的。大。使。各。引。的。運。商。都。感。激。不。盡。你。大。恩。呢。鹽。院。又。再。四。央。告。張。老。公。道。法。兒。呢。還。有。一。個。怕。你。們。不。願。意。行。呢。鹽。院。道。只。要。能。夠。免。參。傾。家。孝。敬。都。願。意。張。老。云。道。你。肯。傾。家。就。好。辦。了。咱。們。王。爺。在。五。臺。山。寺。裏。許。過。一。個。願。一。竟。要。了。一。竟。沒。有。了。就。爲。分。藩。以。來。府。中。食。指。浩。繁。沒。有。餘。錢。幹。這。件。事。太。貴。妃。也。催。過。幾。回。現。在。只。要。你。們。代。了。了。此。願。王。爺。就。是。不。答。應。我。有。本。領。會。請。太。貴。妃。止。住。他。呢。鹽。院。大。喜。過。望。忙。問。甚。麼。願。交。給。我。准。替。王。爺。代。了。了。張。老。公。道。那。也。不。值。什。麼。許。的。是。歸。十。八。尊。赤。金。鑼。漢。每。尊。需。金。一。萬。一。千。兩。連。耗。費。也。不。過。二。十。萬。兩。金。子。罷。了。鹽。院。聽。說。驚。得。呆。

了。既經答應，又未便翻悔，少不得各引各場，互相攤派，把歷年賺進的錢，嘔出幾個來。這一下，竟把蘇浙兩省的金子搜羅了個盡風聲所布，就引出一個英雄來。這位英雄也是海外鄭氏舊部，姓曹名仁，父瞧他外貌斯文，一脈是個書生模樣，誰又知道他是武當派內家拳技呢？現在得着消息，揚州收括金子，孝敬甚麼王爺，他就發念此種不義之財，落得劫取他來，作一個正用。於是就到揚州來偵察，落了店，先在城中各鬧市街口逛了一會子，教場、轅門、橋多子街、左衛街、碑街，沒一處不到，又出城雇了一隻船，逛小金山、平山堂，各處名勝，候了好多天，纔見天甯寺中的恭親王滿載北歸，鹽院同了一府兩縣都來送別。曹仁父就暗暗度在後面，這日將到安德，經過土山岡，瞧見路狹地險，發一聲喊，躡身出去，衆護衛不曾防備，齊喫一驚，突見鷹鷂似的一個黑影，只一掠已到面前，驢車上覺着一沉，就被提去兩大包金子，每包一千兩，兩包就是二千兩。那黑影攝取了金包，飛一般去了。衆護衛齊發喊，不意纔一轉瞬，那黑影又掠到了喊聲起處，又提了兩包金子去。霎時之間，來回三次，提去六大包金子。恭親王急命

把行李車聚在一處。叫衆護衛執齊兵器彈弓子。備齊鐵丸。無論如何總要把這飛賊拏下。曹仁父雖然勇猛。連盜三回金子。提取飛行。究竟折去不少的本領。第四回飛來。就被衆人圍住了。曹仁父左格右拒。鬪了好一會子。究竟是空手敵不過兵器。忽地縮退三步。趁人家冷不防。一起手搶到一桿長鎗。長鎗到手。如魚得水。如鳥冲霄。頓時展舞起來。大氣盤旋。左衝右突。七八個勇將。四面殺來。全不懼怕。恭親王下令。拿到了飛賊。立賞黃金二千兩。重賞之下。各將都抖擻精神。圍攻得更爲利害。并且四面都有彈弓子守着。只消跳出圈子。鐵丸就雨點一般的打來。各護衛輪流圍攻。曹仁父使的是峨嵋鎗法。鈎挑斫刺。神出鬼沒。時間久了。氣力不加。看看勢將敗下。危急異常。正這當兒。白狹恰恰漫遊到此。遠遠地眺望。識得圍中的那人。使的是峨嵋鎗法。不禁失聲道。峨嵋鎗法失傳已久。此人諒也是個英雄人物。鬪得這麼凶。很我不救他。更有誰能救他。想畢。放出神劍一道白光。閃電似的衝蕩進去。激得塵埃飛起。如煙圍中的人都迷了目。閉住了。張不開來。一會子早不見了。那飛賊衆人回過恭親王。恭親王道。這膽敢

是有妖術的衆護衛面面相覷都不能回答恭王叫檢點行李失去了多少東西護衛回稱失掉六個金包別的東西都不短恭王十分心痛正這當兒白光又飛掠而至塵埃飛揚大家都合了眼纔一轉瞬行李上又失去了四個金包恭王心痛得放聲大哭二十萬黃澄澄金子平白地喪掉一萬兩所幸飛賊知足就此不再光臨這劫餘的十九萬兩得以平安到京却說白猿老人救出曹仁父到土山背後把他放下曹仁父一見白俠知道得遇異人拖住了要他收已爲徒白俠問他姓名來歷曹仁父道我原是東甯儲才館上賓就爲路民瞻周潯久無消息特來尋訪無意中遇這恭王訛詐錢財的事因島中藩主費用浩繁取他點子贈給藩主去不意衆奴拚命幾爲所困白俠道你攝取來的金子都在那裏曹仁父道就藏在土山岡下那株枯樹腹裏白俠道攝取過幾回曹仁父道共是三回白俠道既然如此我也略略效勞玩他一回消遣消遣說着一道白光如電而逝纔一轉瞬白光已到眼前朴然一聲怪响但見白俠已站立面前四個大包放在地下大駭道四千兩金子多麼的重一會子就提了來我師真是

神人白俠道：金子這東西我是沒用的。你可一并帶去。曹仁父道：弟子幸遇我，提卽投拜門下。望我師慈悲收錄。白俠道：你既有志，我也很高興。你那朋友路民瞻、周潯都，在我那裏，隨把南天門救下二人。現在峨嵋學劍的話說了一遍。曹仁父大喜，就要白俠帶去。白俠道：你這許多銀子，作何處置？累贅不累贅？還是回到臺灣去放掉了？再來曹仁父道：蒙師教訓，自當謹遵。只是再到中國那裏來找師傅呢？白俠道：只消到四川峨嵋山，就是。我不在總有人招接你。你等着了。曹仁父道：峨嵋縣的峨嵋山共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環抱綿亘五六十里，峯迴路轉，都很崎嶇險峻。到那裏來找你老人家。白俠道：到大峨絕頂就是了。曹仁父應諾。當下就把十個金包齊在一起，只聽白猿老人道：咱們後會有期。纔說得這一聲，就影蹤都沒有了。曹仁父贊嘆不已。當下把四個金包提到枯樹頭，一并藏在樹腹裏。順步下山，走到一個市鎮上，喫過飯，雇了一輛騾車，驅向土山來，把枯樹腹中的金包提出一一放在車箱中。驅車南行，行李雖重，上車下車都是自己動手。趕脚的倒也不會覺着十多日工夫。早到江甯省城，從江甯搭

船徑上東甯府求見藩主。那知藩主正爲了一樁機密大事與大將劉國軒商議呢。欲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劉國軒計斬國師  
曹仁父路救金老

第十一回 劉國軒計斬國師 曹仁父路救金老

話說臺灣延平王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比不得他老子苟且偷安，不圖進取。就那一班文武，也是老成凋謝，龍蟠虎踞的氣概已不知消磨到那裏去了。此時祇有大將劉國軒勤勞國事，晝夜練兵，成一個擎天石柱，偏偏清朝福建制臺在漳州大開館

初時名氣所凌。不過及於儒賢。儒才由節賓客。後來對於文武各官。也都噴使氣。指衆人。因他是藩主所尊重。也就讓他一二不意得寸進尺。竟就逼及藩主身上。來鄭經不堪其橫。很是厭惡。島中文武就有疑及此僧是清廷派來做奸細的。回過藩主。藩主就叫人暗地偵查。偵查的結果。都說閩粵大叢林。並不曾有此僧來歷。不明很是可疑。鄭經道。這個惡僧。這麼強橫。定是奸細無疑。不早除掉。是本島的心腹大患。衆文武都道。惡僧是有鍊氣工夫的。會得金鐘罩。刀鎗不入。鐵石難傷。就怕打虎不死。反爲所害。鄭經聽了。很是躊躇。特召大將劉國軒到東甯商議。正這當兒。曹仁父回來了。當下曹仁父爲帶着許多金子。急到東甯。求見藩主鄭經。立刻請見。仁父跟隨傳事官入內。見延平王。家常打扮。頭紮軟巾。身穿便服。跟劉國軒在便殿中間坐講話。仁父打恭相見。鄭經令其站立。招呼問曹先生幾時回來的。曹仁父答言。纔到。鄭經道。先生新從中國來。這僧人舉動。曹仁父道。沒什麼。不過康熙西巡訪父。到了五臺山。順治却不肯跟。順治會見山上僧衆。忙者趕辦接駕的事。派順治管理碗碟。順治失手碰碎了不少的。

古磁器寫信進京。叫康熙賠償。康熙就大開御窯製造細密。送山賠償。鄭經道此事已經有人向我說過。不是新近的事麼。曹仁父道新近康熙南巡在山東地方遇刺。兩個刺客都是畫師。且都是咱們這裏的人。鄭經道刺着了。沒有曹仁父道刺着倒好了。偏偏侍衛利害。刺客被圍血戰了大半日。幾乎被他們擒住。虧得遇着個劍俠救了出去。現在深山學習劍術呢。鄭經道莫非就是路周兩先生。曹仁父道是的。鄭經向劉國軒道將軍記得麼。路民瞻周潯當日自告奮勇。我原再三阻止將軍也幫我勸過的不意身入重圍幾乎被敵人所算。說着不勝感慨。曹仁父又把自已劫得金子專誠送來的話說了一遍。鄭經大喜連聲稱謝。忙命司庫官照數收了。曹仁父道我瞧藩主與劉將軍有甚機密大事似的。鄭經道曹先生目光真可以隨把國師驕橫的話說了一遍。并問他有甚法子。曹仁父道劉將軍總有高見。劉國軒道某感先生知遇。願拚此身命與惡僧決一生死。以報藩主。鄭經道曹先生你看如何。曹仁父道此事還宜從長計較。動手之後萬一不勝。反倒招災惹禍。鄭經道我也是這麼說。劉將軍咱們還是另想別法。



罷。劉國軒道：事之成敗都由我一個兒擔擋，決不絲毫累及藩主。請放心，就是鄭經道我倒不怕什麼，爲的就是劉將軍。劉將軍是我這裏的擎天石柱，終不然爲了一個惡僧填掉我的擎天石柱，很是不合算。劉國軒笑道：這倒不勞藩主煩心。我自問本領對付這惡僧，用力雖或不足，用智却還有餘。鄭經道：用智如何？着手劉國軒道：那也不能預定。看事行事，就是從這日起。劉國軒曲意交歡，國師款待異常。兩個人沒一日不會面。交至一月有餘，已經情逾骨肉。一日，劉國軒約國師到溫池洗浴，脫衣下池洗澡。的當兒，劉國軒笑道：國師富於佛根，性道心澄澈，功力圓足，倘然遇了摩登伽，不知還能鎮定否？那國師笑道：從前參寮和尚說禪心泥絮不遂春風，老衲參透已久，區區色戒還是爲魔障麼？劉國軒聽了，異常敬重。隨道：明日國師得暇，某當虔心置辦筵席，在儲才館中一敘，務請賞光爲幸。那國師道：將軍錫飯老衲定當叨擾。劉國軒大喜，浴畢分別約定。明日西刻親來相邀。劉國軒回第，就請曹仁父到家商議。曹仁父聞請，卽來兩個人。在一室中密密計議，定出奇謀祕計。於是點兵派將，暗暗布置。一到次日，劉國

軒清早就到儲才館察看一切見諸事布置都已就緒心下很是欣然到申正時光劉國軒帶同隨從牽了馬匹親自來迎國師那國師不知是計欣然上馬與劉國軒並馬按轡而行直別儲才館大門下馬陪到裏面見廳上燈燭輝煌地下是五彩地氈鋪得花團錦簇四壁都張着彩繡錦緞壁衣座位都已設置定當椅上是椅披座墊桌上都結有桌帟都是紅緞五彩金繡的溜金的燭奴分立四角都燒着絳燭合了上面懸着的珠燈真是上下爭輝光耀一室劉國軒陪笑請國師入座先茶後酒曹仁父與三四個儲才館上賓都出來作陪談諧百出言笑極歡酒至半酣劉國軒召入八對俊童八對艷女都是十八九歲年齡艷若春花嬌如弱柳春雲出岫似的走到筵前行過了禮就當筵歌舞起來協着絲竹吐出的音宛如九轉黃鶯十分柔媚劉國軒更演講古今艷史口講指畫描摩盡致那國師談笑自若竟然沒事人一般一會于歌童舞女都各退去喝到酒闌劉國軒起身道我陪國師裏面去逛逛廣廣眼界那國師笑稱可以曹仁父等陪着一齊舉步入內來纔到內院門口揭開軟簾就覺一縷甜香從鼻子管直

這門頓時透骨酥麻全身。渾蕩蕩宛如在雲端裏一般。但見滿院中火樹銀花光明如畫。十六對俊童豔女都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挂地上。鋪有三寸厚的氈子。那一對對妙齡男女都在那裏對合并且男歌豔曲女發淫聲。氤氳香氣薰人欲醉。那國師雖是根蒂堅固。怎奈花貌雪膚生香活色活現在眼前。柔情曼態不禁被感得神氣疲倦。起來回顧劉國軒道。可有椅子撥一個來坐坐。劉國軒連聲有。有。舉目暗示曹仁父。曹仁父會意暗暗掣劍在手。一時椅子撥來。那國師頽然坐下。曹仁父提足精神奮劍一揮。血花飛濺。那國師的腦袋已砉然落下了。劉國軒大笑道。恁惡僧鍊氣功深。總不出我之所料。從今而後藩主可以高枕無憂矣。忙叫人報知藩主。鄭經喜極。次日就在延平王府置酒慶功。藩主親自作陪。請劉國軒坐了第一位。曹仁父坐了第二位。鄭經殷勤勸酒。賓主盡歡而散。喝酒的當兒。曹仁父當筵告辭。言自己明日即將北行。不及來府拜辭。鄭經道。曹先生前程遠大。本藩何能阻止。但願你劍術學成而後依舊來此相助。我是盼望着的。曹仁父應諾。次日曹仁父搭船北行。雲水蒼茫。海裏頭行路不過是喫

喝。呼。三。點。字。恰。遇。着。南。風。船。行。如。馬。三。五。天。功。上。已。進。了。乍。浦。口。子。從。乍。浦。到。平。湖。纔。待。進。城。忽。見。一。個。鬚。眉。浩。白。的。老。頭。兒。在。那。裏。跳。河。曹。仁。父。急。忙。上。前。一。個。虎。跳。跳。到。河。邊。伸。手。一。把。抓。住。了。那。老。頭。兒。問。道。老。夫。你。這。麼。大。年。紀。闔。王。不。來。請。你。你。倒。自。己。找。上。去。却。是。爲。何。那。老。人。未。曾。開。口。兩。淚。先。流。開。言。道。小。老。兒。年。逾。六。旬。所。生。一。子。薄。有。田。產。粗。堪。溫。飽。就。爲。兒。子。少。不。經。事。在。家。終。日。遊。蕩。不。長。進。有。個。親。戚。在。京。裏。作。京。官。寫。信。來。說。部。衙。門。招。考。供。事。小。老。兒。就。叫。兒。子。進。京。應。考。去。一。來。叫。他。增。長。點。子。閱。歷。二。來。也。叫。他。圖。一。個。出。身。以。備。日。後。支。撐。門。戶。不。意。他。到。京。半。年。竟。然。失。蹤。了。生。死。莫。必。存。亡。不。知。小。老。兒。悲。痛。切。心。老。伴。兒。又。爲。痛。子。成。病。丟。下。我。去。了。年。輕。的。媳。婦。終。日。跟。我。吵。鬧。要。索。還。他。的。丈。夫。小。老。兒。這。種。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曹。仁。父。道。老。丈。天。下。的。事。決。無。一。死。能。了。之。理。無。論。如。何。爲。難。總。要。人。去。辦。理。你。老。人。家。姓。甚。名。誰。你。那。兒。子。叫。甚。名。字。幾。多。歲。數。了。你。那。作。京。官。的。親。戚。姓。甚。名。誰。什。麼。官。職。在。北。京。住。在。那。裏。那。老。人。聽。了。把。衣。袖。一。面。抹。眼。淚。一。面。說。道。小。老。兒。姓。金。表。字。叫。耕。煙。兒。子。叫。春。畦。通。

祇二十歲一表人材長得好一副品貌那親舍胡人俊是小老兒的表弟現在刑部當主事隸在江西司裏曹仁父道既然如此你且好好回家別再尋死覓活你那兒子金春畦我替你去打聽無論死活存亡總給你辦一個水落石出金耕煙聽了感激涕零不禁倒身下拜曹仁父道老丈何必多禮我也不過是一時高興你回家去靜候是了當下金耕煙再三稱謝而去曹仁父一諾之下就風塵僕僕趕進京來探聽一路無話這日到了北京先找了下處住下徑投刑部衙門來找那胡人俊那裏知道刑部衙門規模宏大找人很是不易大堂左堂右堂三堂的尙書侍郎已經有六位此外各司各廳鱗次櫛比但見司務廳提牢廳督捕司司獄司奉天司直隸司江蘇司安徽司福建司浙江司湖廣司山東司山西司陝西司四川司廣西司廣東司雲南司貴州司欽州江西司找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設圈套土豪漁男色 中毒計浪子受宮刑

却說曹仁父到了刑部衙門找了好半天纔找着江西司一間時那位胡主事已經家

去了曹仁父撞了個空。好生沒趣。打聽胡人俊住在那裏。衙門中人有知道的。就告訴他。住在打磨廠。只得重到打磨廠來。好容易找着了那位胡主事。恰好在家見面之下。曹仁父說明來意。胡人俊道。老哥俠骨熱腸。不遠千里。代人探訪。感激的很。但是着大的北京城人海茫茫。那裏找去。曹仁父道。金春畦到京之後。住在那裏。交的朋友都是那一等人。胡人俊道。金春畦到了京。那脾氣仍舊不改。惹草沾花。一竟跟幾個小旦混在失蹤前幾天。聽說交上一個旗下人。姓佟的。後來就不見了。那姓佟的旗人。我也查訪不出。曹仁父道。他寓在那裏。胡人俊道。他歡喜住店的。住的是三義店。曹仁父道。住的是三義店。麼巧極了。我也住在三義店呢。我就回去探問。隨卽告辭退出。回到客店。喚小二上來詢問。原來這金春畦生就的佻性。十四五歲就在外面惹草沾花。的不老成。輕浮姐兒被他勾引上手的。不知多多少少。恃着家財豐富。模樣俏俊。鎮日鎮夜花叢裏頭混。他老子金耕煙怕他蕩壞身子。恰值部中招考。供事就叫他人都應考。那裏知道。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了北京。依舊徵歌選色。他的事功名兩字。那裏還

在心上北京時尙盛行的是玩小旦金春畦雖然乍到新來習俗移人却早結了一個肺腑知交就是名動九城的歌郎李素棠兩個兒情投意合如漆如膠說不盡的要好春畦帶進京的銀子上幾個月都花光了床頭金盡壯士無顏沒奈何只得在宣武門外法源寺裏賃了間房屋從三義店搬出來暫住一面打發僕人回家取款約定款子一到就替李素棠脫籍一日忽得驚報說孝素棠忽得暴疾身亡急忙趕到那裏已經棺殮撫棺大慟很很哭了一場從此屏跡繁華絕意聲色只在蕭寺裏索居寂處想着了素棠不免短嘆長吁神傷淚落不到兩個月却早悶成了一病藥爐燈影客况愈增淒慘正是

千里江關哀庾信

九秋風雨病相如

一夕挑燈默坐四壁蟲聲嚮成一片觸景生悲正在偷彈珠淚獨自傷懷忽寺僧進報有客奉訪春畦心裏疑惑我在北京交遊甚少這訪我的誰呢想猶未了那客人早已跨進房拱手兒見禮春畦一邊還禮一邊把那人細心估量但見那人紫棠色臉兒濃

鬚鬚兒滿臉油腔全副滑氣一見春畦拱手請問姓名春畦通過姓名轉問那人那人自言姓佟旗下人氏現在內務府供差生平極喜交朋友偶過此間聽得寺僧說寓有南客果遇我兄芝眉蘭宇不啻神仙中心裏歡喜的很春畦見他談吐蘊藉不覺傾倒起來談了一回那姓佟的就告辭去了從此之後無日不來無言不說相交得十分莫逆一日姓佟的來訪長談解悶漸漸談到聲色上姓佟的道京師梨園色藝之盛堪稱天下第一我兄也曾涉獵過麼春畦見問嘆了一口氣道再別提起兄弟再不願涉足此中了姓佟的忙問何故春畦道一言難盡當下就把情戀李素棠並素棠暴疾身亡不勝美人黃土之感盡情傾吐告訴了姓佟的姓佟的笑道不料我見到京這許多日子眼光還這麼的淺陋天下之大人才之衆一個李素棠算了什麼呢金春畦驚道難道還有勝過李郎的人麼姓佟的道那多的很多的很春畦問在那裏姓佟的道不必他求兄弟家裏那個班子裏像李素棠這麼的人倒也挑得出兩三個春畦聽了心下不勝羨慕隨道可否帶兄弟去瞧瞧姓佟的笑道這原是玩意兒不值什麼我兄歐



喜時就跟兄弟家去。是了春畦大喜道：「就請挈帶到府開開眼界，廣廣識見。如何？姓佟的道很好。」當下金春畦隨着姓佟的出門登車。所經途徑，覺着都是未曾閱歷過的一會子。行到一所府第，朱門軒戶，僮僕如雲。瞧那氣派，並不像是尋常旗員姓佟的殷勤延接。把春畦讓入齋中，置酒相待。肴饌紛陳，却是咄嗟之間立辦成功的。春畦見了心裏愈益驚詫。姓佟的執壺相勸，喝了三五杯酒。姓佟的開言道：「佳客在座，不可寂飲。回向家人道：『快叫鳳奴出來唱兩支曲兒。』」聽聽家人應諾，霎時引出一個麗人來，風鬟霧鬢，綽約多姿。姓佟的指向春畦道：「這是兄弟新買的姬人，小名兒叫做鳳奴。」春畦舉目一瞧，唬得魂不附體。你道爲甚麼？緣故原來鳳奴的面貌與歌郎李素棠生的竟一般無二。倘不是換了女裝，竟要脫口呼出「素棠」來。只見姓佟的向鳳奴道：「這位平湖金老爺詞曲上頭很精明的，你好好兒歌一曲來給金老爺下酒。」鳳奴微微應了一聲，就拍着檀板歌唱起來。却時時偷眼瞧春畦，秋波縈注，淚睫瑩然。春畦也不轉睛的瞧着。見鳳奴柔媚的態度，清脆的歌聲，越聽越真，越瞧越像。宛然是李素棠想要詢問一語，又礙

着姓佟的在座正在狐疑姓佟的起身斟酒快乾兩杯別儘悶坐着春畦不能推却連  
喝了四五杯早已醺然醉倒只聽姓佟的分付家人道金老爺醉了你們快引他書齋  
中睡罷要茶要水好好的伺候稍有違忤我查着了可就要不依的隨着家人攙扶春  
畦到齋中床榻衾褥布置齊備春畦和衣睡下衆家人見他睡下都偷偷的溜了出去  
春畦醒來要茶見人影兒都沒有了纔待聲喚門環响處一個人掀簾而入春畦抬頭  
見進來的不是別個正是席上相遇的那個鳳奴鳳奴一見春畦就道別幾數月怎麼  
就不認識了辨色聞聲果然就是李素棠春畦道我原疑心是你果然不曾錯認李郎  
你爲甚麼改成女裝了呢怎麼倒又在這裏那日得着你凶耗我的腸兒痛得一寸寸  
的斷了李素棠道我原沒有死但活着的難過比死還要利害春畦道你怎麼會在這  
裏李素棠道我被那厮劫閉在此橫遭強暴慘不可言現在的日子好似籠裏頭的鳥  
有着翅膀子不能飛有着雙足不能走我的金老爺你替我想想苦不苦呢說到這裏  
不禁流下淚來春畦道這姓佟的到底是什麼人竟把你摧殘到這個樣子我金春畦

不知道便罷。知道了總要想法子救你。終不然白瞧你埋沒在這裏。一輩子不成。隨取帕子替素棠拭淚。素棠乘勢坐入春畦懷中。正欲訴說衷腸。忽見姓佟的怒吼奔進來。手中執着一柄明晃晃鋼刀。用刀尖指定春畦道。我當你是風雅文人。纔這麼的款待你。誰料你竟是個衣冠禽獸。胆敢調戲我的姬妾。說到這裏。睜出圓彪彪兩個眼珠子。揚着雪亮的刀。大有舉刀欲斫的樣子。李素棠唬得早溜了出去。春畦雙膝跪地。不住口的求饒。姓佟的道。你要我饒你麼。那也很容易說罷。把刀一擲。隨有兩個僮僕。自外奔入。把春畦捺置在場上。褫去了下衣。春畦此時欲拒。無能欲避。無術只得忍辱含羞。任其無所不至。姓佟的真也可惡。輕薄完畢。偏還欲春畦喝酒。春畦此時身子已不能自主。勉強一杯。覺着那酒微有藥氣。味不敢再喝。不意此酒比什麼都利害。一杯下肚。早醉個人人事。不知比及醒來。下部已經受了宮刑。大駭起坐。只覺四支綿軟。全身鬆懈。一點兒勁都不能做。春畦此時心已灰絕。忽見門簾動處。一個人進來。哭向春畦道。不料你也會被他拖入在此的。我鑽了圈套。就望你來救我。現在你也鑽進了。更望誰

來。援。救。呢。說。罷。抱。頭。大。哭。春。畦。也。失。聲。痛。哭。原。來。這。進。來。的。正。是。李。素。棠。哭。了。一。會。子。  
還。是。素。棠。勸。住。了。春。畦。道。這。姓。佟。的。光。棍。你。我。合。他。不。知。前。世。裏。結。下。甚。麼。冤。讎。被。他。  
摧。殘。到。這。個。樣。子。李。素。棠。道。你。還。當。他。真。姓。佟。麼。春。畦。道。他。不。姓。佟。姓。什。麼。素。棠。道。他。  
就。是。內。務。司。員。阿。勒。德。滿。洲。的。大。滑。勇。力。絕。人。死。黨。衆。多。酷。喜。獵。漁。男。色。被。他。囚。閉。死。  
的。前。後。已。逾。十。人。現。在。後。房。還。關。着。三。個。連。你。與。我。共。是。五。人。原。來。這。阿。勒。德。是。滿。洲。  
正。白。旗。人。氏。智。謀。出。衆。武。勇。超。羣。生。有。僻。性。專。喜。男。色。不。樂。女。娘。京。城。裏。頭。的。小。旦。差。  
不。多。被。他。沾。了。個。遍。彼。時。京。中。小。旦。色。藝。雙。全。的。就。要。算。着。李。素。棠。阿。勒。德。見。了。這。麼。  
的。名。小。旦。不。禁。心。癡。意。醉。常。常。覬。覦。非。分。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李。素。棠。並。不。把。他。  
放。在。心。上。阿。勒。德。每。回。到。他。寓。裏。素。棠。總。是。淡。淡。相。對。並。沒。一。辭。半。語。腑。肺。之。談。阿。勒。  
德。很。是。不。樂。一。日。也。是。合。該。有。事。阿。勒。德。走。訪。素。棠。纔。到。他。寓。門。口。劈。面。走。出。一。個。少。  
年。來。丰。神。瀟。灑。意。氣。豪。華。一。望。就。知。是。非。常。人。物。只。見。那。少。年。背。後。還。有。一。個。風。流。子。  
弟。不。是。別。個。正。是。李。素。棠。只。見。李。素。棠。與。那。少。年。一。邊。講。話。一。邊。走。纏。綿。恩。愛。說。不。盡。

的要好阿勒德不覺呆了暗忖世界上竟有這麼的美男子比了李素棠隨珠和璧真是一對玉人兒能夠想一個法兒鐵綱珊瑚把這一對玉人弄了來家恣情取樂那個福比了做皇帝還快活呢主意已定於是布置神謀祕計先把李素棠劫了來家然後用計再賺春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曹仁父飛行尋惡霸 白泰官避敵訪名師

話說金春畦聽了李素棠的話痛哭覓死素棠道你新被大創一百日裏着不得風的着了風就有性命之虞春畦哭道身子已經廢掉活着也沒什麼趣味還是早死乾淨素棠道死也沒中用活着還好圖謀雪恥春畦聽說有理只好權時忍辱隔了三五個月創口是平了頭髮是長了阿勒德逼他改易女裝春畦跟素棠私謀行刺又怕他的勇不敢造次且暫按下却說曹仁父回到三義店喚上小二哥打聽他金春畦的事那小二道那位金爺好一個漂亮人物住在我們這裏包下很大一個房間却天天在小且李素棠那裏混後來忽嫌客店嘈雜搬了法源寺去這裏也不很來他的蹤跡就不

很知道了曹仁父道金爺失蹤的事。你可知道那小二道聽得過的那日有位刑部裏的大人就爲金爺失了蹤到店裏來問話。小人纔知道小人當着個小二每日伺候南來北往的爺們已忙得不得開交。這種事情因事不干己不曾放在心上。曹仁父問了一會子問不出什麼。遂到法源寺來打聽。那住持住持道金爺的行李還攔在這裏呢。至從那晚出門之後一去不回。已經好多月了。音息杳然。這麼大的人會得丟掉。也是一件怪事。曹仁父道聽說他與一個旗人十分交好。他失蹤之後那個旗人來過沒有。住持道不曾來過。金爺在的時候却三天兩回來的。曹仁父道金爺失蹤後就此絕跡不來麼。住持道也來過一回。爲是拈香拜佛。並不爲找金爺。曹仁父暗忖這一點就可疑了。隨問那晚金爺出門是一個兒去的。還是同了朋友一同走。住持道這個却要詢問小和尚老衲不很仔細。一時小和尚喚到曹仁父問他。小和尚道是同朋友一起走的。曹仁父道那朋友是何等樣人。小和尚道就是常來的那個旗人。金爺就坐了他來車去的。曹仁父道那旗人姓佟叫甚名字。住持道常來的那旗人老衲却認識他。

的並不姓佟是新設的內務府衙門人員名叫阿勒德曹仁父道是內務府人員麼叫阿勒德知道了隨卽稱謝辭出曹仁父得着了線索就到內務府細心偵探明查暗訪不過三五天工夫都已查訪明白知道阿勒德酷喜男風見了美貌少年總百計千方威逼利誘的弄到手恍然道金春畦翩翩年少定着了那廝道兒無疑但是怎麼會就此失蹤杳無音息敢是金生持正不苟奮力抵抗已被那廝殺掉或是喫了騙沉迷不悟不想回家了麼是非虛實須親自到那廝家中探一個究竟主意既定這一日是九月十二夜飯之後一輪明月冰盤似的湧出高懸空際迸出萬道寒光籠罩得九城風景海市蜃樓似的活現眼前曹仁父候到人靜之後結束定當飛身上屋望准了阿勒德家輕如燕掠疾若蛇行箭一般飛來不意在屋上飛行躡房越脊纔飛過三五重屋忽覺頭上有一件什麼東西一掠戴着的帽兒就從頭上跌下丟去有三丈多遠暗稱奇怪急忙站住擡頭並不見什麼回顧四週寂無一人獨自躊躇道這是什麼靜蕩蕩天氣月明如晝既無疾風何至吹落我帽於是迴環查看巡視了兩遍休說入影貓兒

都。沒。有。一。隻。心。下。萬。分。疑。惑。戴。上。了。幅。重。又。前。進。却。放。遲。了。腳。步。留。心。背。後。走。了。一。里。多。路。不。見。有。什。麼。纔。放。大。了。胆。重。又。跋。步。飛。行。走。得。箭。一。般。的。快。那。知。行。未。一。程。頭。上。又。覺。着。一。帶。帽。兒。又。落。下。了。跌。去。三。丈。多。遠。站。住。身。叫。一。聲。不。好。總。有。能。人。跟。我。開。玩。笑。仰。首。天。空。萬。里。無。雲。祇。那。一。輪。冷。月。晶。瑩。澄。澈。好。似。在。那。裏。竊。笑。自。己。且。不。拾。帽。向。四。面。細。細。查。察。搜。尋。一。過。依。然。蹤。跡。杳。然。再。走。到。墮。帽。所。在。帽。兒。早。已。不。見。了。自。語。道。這。是。誰。戲。我。兩。回。竟。然。找。他。不。着。可。見。此。人。的。本。領。在。我。之。上。隨。騰。身。下。地。向。街。上。找。去。走。不。到。三。五。步。忽。聞。背。後。有。人。笑。道。曹。仁。兄。恕。我。無。禮。是。小。弟。呀。曹。仁。父。回。頭。見。一。個。瘦。影。少。年。雙。手。捧。着。自。己。的。帽。兒。笑。容。可。掬。的。道。曹。兄。尊。冠。在。此。曹。仁。父。一。見。那。少。年。就。詫。道。哎。呀。原。來。是。你。你。怎。麼。在。此。那。少。年。道。我。因。遇。着。了。勁。敵。遍。走。江。湖。訪。道。呢。說。着。遞。過。帽。兒。曹。仁。父。接。來。戴。上。原。來。這。個。瘦。影。少。年。姓。白。名。叫。泰。官。江。南。常。州。府。武。進。縣。東。鄉。人。氏。三。年。前。在。臺。灣。儲。材。館。中。也。曾。做。過。上。賓。爲。了。一。樁。什。麼。事。與。大。將。軍。劉。國。軒。意。見。不。合。負。氣。北。歸。在。常。州。地。方。開。設。了。一。個。標。局。專。替。人。家。保。標。一。來。拳。技。



精通二來。局量寬宏。江湖上英雄無不跟他交好。因此走遍山東河北。倒從不曾失過事。一日保一注標到山西。進了太行山。落了店。忽有一個和尚持帖來拜白泰官。瞧他的帖子。見寫着鐵肚佛三個字。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僧既然自稱鐵肚佛。必是綠林豪傑。急忙出視。見是一個胖大和尚。虎形獅鼻。形狀很是凶惡。額間鬚根。滲滲腦後。青筋虬結。那和尚一見白泰官。就道尊駕是白泰官。達官麼。白泰官拱手道。小可便是。吾師想就是鐵肚佛了。敢問吾師下降有何見教。鐵肚佛道。衲在江湖上久慕大名。知道尊駕路經太行山。專誠拜謁。萬望不吝賜教。白泰官道。小可碌碌荷蒙吾師惠然降臨。歡欣之至。但不知如何賜教。小可粗知拳技。苦不甚精。尙望原諒。不要笑話。鐵肚佛道。達官過謙了。咱們就行個盤斫罷。白泰官道。好好單斫呢。雙斫鐵肚佛道。咱們小玩玩。單斫就是了。何必雙斫。現在憑你先打我三拳。如果打我不倒。那車中之物當盡數見惠。白泰官怒道。此禿太目中無人。隨道。好好鐵肚佛解去。僧衣慢慢的運氣擺下。坐馬勢。但見他袒着胸腹。那肚子漸漸凸出來。連胸前烏叢叢黑毛。都兀兀地掀動。白

泰官望准了他。肚子運足了氣，使足了力，退下三步，很命的一參。瞧鐵肚佛時，宛如古  
坎上的翁仲，動也不動，不覺大驚失色，拱手道：「佩服佩服。」鐵肚佛徐徐穿衣，大笑道：「着  
大聲名的白泰官，祇不過這點子本領麼？」車上的原銀，明日當來領取費達官的神。今  
夜還替老衲看守一夜，說着大踏步去了。白泰官這一夜再也睡不穩，覆去翻來，想到  
畢世英名敗於一旦，萬分的懊喪。直到天色將明，纔想起師傅臨別訓辭：「凡遇僧道和  
女子，挺身上門的，必有絕人之技，內中惟有鍊氣功，成能把鐸丸縮入小腹的，不可輕  
敵。」現在此僧雖是了得，察他的下部，却還鬆然下垂，似乎還可以圖個微倖。一時天色  
大明，欣然起身，喫過了早飯，就在房中一個兒鍊習。忽聞外面破竹般的聲音，道：「白達  
官起身了，沒有急忙出視。」正是昨日來的那個鐵肚佛，隨道：「大師好。」早鐵肚佛道：「多謝  
白達官替老衲看守了一夜，已經是十分放肆，再勞久待，是更對不起了。如何好？早  
來領取。」白泰官笑道：「原銀都在我。」白泰官絲毫不敢輕動。大師儘管取去鐵肚佛道：「老  
衲駕得兩頭健驢，在此候夠，就運了說着，就要入房提銀。」白泰官道：「大師神勇。」白某已

經十分欽佩。但是昨日所約原是三拳。白某祇奉敬得一記。還有兩拳沒有打得。不知肯再許我一擊麼？鐵肚佛笑道：「有何不可？」但達官這點子拳腳，休說三拳，就六拳儘不妨請打一邊，說一邊解去僧衣，袒着那個鐵肚站了個坐馬式，靜候擊打。白泰官也脫去長衣，繫束了片子，放開步子，盤旋兜繞的蓄勢。忽然後退五六步，取勢揉進，但聽得鐵肚佛狂叫一聲，兩個鐺丸已被白泰官摘取在手中了。那鐵肚佛雙手捧住小腹，蹣跚而去。白泰官笑道：「這尊鐵肚佛送他西天去也。」隨命起行，不意事隔年餘，一日白泰官在家閒坐，忽來一個女子指名要找我白某。只見那女子二十來年紀，弓鞋縛襪，北地的裝束，柳眉杏眼，那眉梢眼角却含着幾分殺氣。知道來意不善，隨道：「姑娘何來？」要見吾師傅有何貴幹？那女子道：「你不是白泰官麼？」白泰官道：「白泰官是我師傅，那女子道：「你去喚你師傅出來，我要見他。」有話講。白泰官道：「我師傅不在家。」那女子問：「那裏去了？」白泰官道：「師傅替人家保標去了。」約半年纔得回來。姑娘有什麼話說給我聽？」等師傅回來，我轉達就是。」隨請那女子坐下。這時光庭下恰有幾段堅木，白泰官隨手撮來烹烹。

茶手指觸處碎如刀削一片片送入火爐吹火烹茶一時水沸泡上一碗茶敬與那女子那女子接來慢慢地喝着隨道既是你師傅不在我來得真不巧了我是鐵肚佛的徒弟。第一年前我師傅鐵肚佛在太行山地方傷於白泰官之手我此來特替我師傅報讎。白泰官回來煩你代爲知照。三年之後我再來找他叫他提防着。是了說罷起身而去。白泰官瞧那女子走過之處足尖印入石三分活似刀刻的一般不覺毛髮悚然就此不敢安居出外尋師訪道。大江南北走了個遍絕無所遇於是從山東入河南從河南入直隸到京也已旬日這夜因見月色通明出來散步忽然瞧見街頭人影如飛而過擡頭見屋上有夜行人經過頓觸所好遂飛身上屋追來白泰官的飛行本領原是絕倫超羣的追了一程早已追着伏着屋隅一瞧認得是曹仁父輕輕跟上揭去他的帽擲下就跳下地所以曹仁父在屋面上再也找他不見候你不找了再走他在地面上望着了影子就跟着影慢慢的走屋上加緊飛行他就上屋追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曹仁父劍斬阿勒德 田皇親進奉陳碗芬

却說白泰官見曹仁父從屋上跳下忙捧着帽兒含笑上前賠罪曹仁父道哎喲白兄你怎麼在此白泰官道一言難盡遂把在太行山手傷鐵肚佛并那女子來家尋仇自己不敢安居四海訪道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曹仁父道你要訪道我就指給你一個師傅如果這位師傅肯收得就是你的運氣到了白泰官忙問是誰曹仁父道劍俠白猿老人江湖上人稱白俠的便是白泰官道那是好極你幾時認得過白俠曹仁父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白泰官道很好就懇老哥挈帶我去師傅不肯請你替我求求曹仁父道那都不用說得現在我要阿勒德家去探一個人明兒你到三義店來會我是了白泰官道左右問着沒事我就同你走一盪好麼曹仁父道好好於是兩人飛身上屋一先一後徑向阿勒德家飛來一時行到很大的一所宅子巍峩甲第宛然是公侯閥閱曹仁父道外面是探不出的索性翻身入內院白泰官點點頭二人在屋上飛走絕跡踏瓦無聲越過兩三個屋脊已經到了內院望下去紙窗上映出燈光知道院內

人還未睡。曹仁父向白泰官暗打一個招呼。輕輕跳下。白泰官也眼睜跳下。當下曹仁父貼着紙窗聽得屋內有人重重講話。就窗上砥成一個窟穴。向內瞧時。見燈光明亮。兩個美人對坐著講話。一個道。阿勒德這麼貪淫。無賴。你我難道白受他蹂躪。被他幽閉一輩子不成。一個道。籠裏頭的烏日。日想衝天高飛。只是那裏能夠。并且你我下體既被他宮去。短髮又都養長。改成了女裝。鎮日閉置在家。不許出門一步。誰又知道我們本來面目。原是個男子呢。先一個道。那廝力大無窮。你我兩人都不是他的對手。報讎兩個字。怕今世今生已沒有指望。一個道。再休提報讎兩個字。你還沒有進來一個胡巧弟。也被他佔了身子。宮去下體。改做了女裝。不甘恥辱。一心一意要報仇。那一夜趁這廝大醉進房。胡巧弟手執一柄快剪。想刺死這廝。不意反被這廝擒住。活活殺死。斫了六塊開膛破肚。把血淋淋心肝取出。做了菜。還逼着我們喫。你想想。可怕不可怕。先一個道。可憐我有家有室。家裏也粗堪溫飽。現在在此受罪。家中老父還不知如何盼望呢。曹仁父知道室中兩美人都是受過宮刑的男子。改裝的。並不是真女。遂向白

泰官打一個暗號開窗而入兩位英雄探身跳進室中兩美人却唬一跳曹仁父低聲喝。道。你。們。別。怕。你。們。方。纔。的。話。我。在。窗。外。都。已。聽。得。明。白。你。們。到。底。姓。甚。名。誰。因。何。來。此。說。與。我。知。道。我。們。有。法。子。救。你。們。出。此。樊。籠。二。人。聽。了。都。跪。地。叩。頭。在。講。原。來。這。兩。個。正。是。李。素。棠。金。春。哇。當。下。李。金。兩。人。各。把。冤。苦。細。細。申。訴。曹。仁。父。道。阿。勒。德。這。麼。作。惡。留。他。在。世。害。人。不。淺。白。兄。你。先。把。這。兩。位。救。出。去。我。且。遲。一。步。除。掉。了。阿。賊。再。來。白。泰。官。道。救。了。出。去。到。那。裏。聚。會。呢。曹。仁。父。道。到。三。義。店。開。一。個。房。間。候。着。我。是。了。白。泰。官。應。諾。隨。道。誰。先。跟。我。出。去。金。春。哇。道。請。爺。先。救。李。郎。罷。曹。仁。父。嘆。道。患。難。中。這。麼。要。好。這。纔。是。真。交。情。堂。下。白。泰。官。把。李。素。棠。背。在。背。上。推。窗。飛。騰。上。屋。霎。時。間。就。救。出。了。重。又。進。來。再。救。金。春。哇。不。多。一。會。子。都。已。救。出。於。是。三。個。人。聯。袂。偕。行。到。三。義。店。開。了。一。間。大。號。房。間。住。下。候。到。天。色。微。明。纔。見。曹。仁。父。翩。然。飛。入。問。他。事。情。如。何。曹。仁。父。道。已。經。結。局。並。沒。有。斫。他。腦。袋。不。過。在。他。心。窩。口。戳。了。杯。口。大。一。個。穴。窟。取。出。了。一。個。黑。心。罷。了。金。李。兩。人。齊。聲。稱。快。曹。仁。父。道。你。們。兩。個。人。救。呢。已。經。救。出。了。眼。前。要。打。算。送。

你們家去的事。金春畦的家在浙江平湖。我已經知道李素棠。你的家在那裏。李素棠道：「我京中祇有一個表姑母住在楊梅竹斜街白泰官道。你那表姑母姓什麼？」我立刻就送你去。李素棠道：「姓田曹仁父道。我也送你去。此時旭日已升，小二搬進早餐。是四張韭菜餅、三十個鍋貼。大家胡亂喫過。金春畦怕羞不肯走，就留他客店這裏。曹白兩人陪了李素棠出了店門，轉灣抹角向楊梅竹斜街迤邐行去，走了大半天方纔走到。只見那一家子房屋很是低小，推進門就是炕。一個白頭老婆子在那裏悉索索不知幹什麼。瞧見進來了三個人，立刻停了活過來詢問。李素棠口稱姑媽行下禮去。那老婆子不禁楞了，問姑娘別是認錯了人麼。李素棠道：「姑媽連琪兒都不認識了？」那老婆子驚道：「琪兒還在世麼？」李素棠道：「姪兒實沒有身死。那老婆子道：「怎麼又改成女裝了呢？」說着，張着兩個昏花老眼不住的打量李素棠。道：「一言難盡，隨把經過的事細細說了一遍。說到被逼受辱，身遭宮刑，留髮改裝的事，姑姪兩個都哭得涕泗橫流。還是李素棠收了淚道：「姑媽兩位恩公在此，別儘哭了。那老婆子纔收淚入內，泡出兩碗茶。」



來敬與曹白兩人曹仁父接來一瞧見那茶碗倒是細磁御密的這麼的人家很不配使用這種碗盞瞧瞧那老婆子瞧瞧房屋又瞧瞧那碗盞臉上很露出驚異樣子李素棠已經覺着隨道曹恩公你見了這細磁碗難免動疑麼曹仁父道並不敢動疑這位令親他那起居與這個碗似乎相差太遠李素棠道我這姑媽現在這麼遭難從前也是個福人極富極貴我那表姊是先朝貴妃我姑媽是皇親國戚曹仁父道就是田貴妃家田皇親麼素棠道是的白泰官道田皇親在大明時光家貲數百萬富貴繁華冠絕一時怎麼會敗落到這個樣子那老婆子道那也是天數想起當日繁華那裏料得到有今兒的日子京城失守賊兵奸淫擄掠可憐我們若大的家園都被賊將硬佔了我們皇親又被李闖拏去拷掠後來大清兵進京趕去李闖我們的府第大清將爺說奪自賊人之手收沒入官與我們無關房屋器具和大宗錢財都已喪失家人也都離散那些親戚也與我們一般的敗落都各自顧不暇何能周濟我們只仗着幾個零星小錢將就度日前年皇親沒了我一個兒更是孤苦起初還仗着會幾支曲子教着人

收幾個錢度日。現在學曲子的人也少。更是苦不堪言。曹仁父道：「田太君平西王跟府上是有交情的。他那麼富貴，何不向他一張口呢？」那老婆子道：「再休提平西王了。他老子娘是他生身父母。崇禎皇是他受恩君父。他父母白刃加頸，哭着求他，他都不應。崇禎皇坐困圍城，盼他援救，他也不應。我們跟他無論如何總比不到父子君臣的恩義。并且現在他那麼富貴，我們那麼貧窮，向他開口是白丟醜。他決然不會理我們的。原來田太君的丈夫田皇親，姓田名晚，夫婦兩人生得個好女兒，入宮作妃。崇禎帝異常寵幸，因此重恩疊寵，積有數百萬家貲，蓋着名園，蓄有聲伎，十分的養尊處優，不意崇禎十五年，田貴妃得病身亡。田晚就備了千金，重聘派人到吳中聘歌伎陳圓圓做乾女兒。這陳圓圓是常州奔牛鎮人，本來姓邢，爲跟着陳姥學習歌曲，遂改姓了。陳名叫圓圓，字叫畹芬。當下聘到京中，田晚見圓圓聲色俱絕，不禁喜極，笑向田太君道：「這妮子這麼的姿容，這麼的曲調，送入宮中，皇上定然歡喜。那麼咱們國戚的恩寵，依然不衰。於是教給他宮裏頭儀注，把他珠圍翠繞，打扮得人仙一般，送進宮去。崇禎帝聖明。

來歷忙道此女出身奴家宮中如何可留那是娶皇親爺家法的皇親年高須人理事還是叫他伺候伺候皇親罷田畹只得領了回家田太君見他敏慧親生女兒似的疼愛長日無事便就教給他操琴此時寇氛大熾遍地烽火京中一夕數驚動戚大臣更是提心吊胆一日得着太原失陷晉王被執之信田皇親憂心如焚踱來踱去不住咳嗽聲嘆氣忽聞一片絲桐聲响從迴廊水榭吹送而來問左右道誰還在那裏作樂左右回道太君在凌波小榭教陳圓圓操琴呢田畹道人家這麼的急他們倒這麼的自在說着舉步向園中來走到凌波小榭見小窗洞開湘簾高捲陳圓圓臨窗而坐眉黛低垂環指微動正在那裏操琴呢田太君坐在旁邊指點琴譜田畹走進小榭太君早站了起來田畹道太太倒高興教這小妮子弄這個田太君道他聰明得很呢只教一遍就會了田畹道可惜這麼一個好孩子修得慧沒有修得福不然早補了咱們貴妃娘娘這個缺了陳圓圓聽了推琴而起笑道皇親太君這麼疼我如何還說我沒福田畹道我老了沒中用了辜負你青春年少圓圓脈脈無言橫波欲笑只瞧着太君太君道

圓圓你把新學會的朝天引鼓一曲。皇親聽田畹止道別鼓了。我沒心緒聽琴呢。太君道皇親你這幾天滿臉都是心事。到底爲點子什麼。咱們貴妃雖然沒了皇上的恩眷。依舊一點兒沒有減欲。知田皇親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田皇親急來抱佛脚

吳三桂趁勢劫嬌娘

話說田畹聽了太君的話。嘆道。你那裏知道流賊聲勢異常浩大。今兒警報傳來。太原又失陷了。晉邸累代精華都被掠了個乾淨。此間離山西很近。咱們積貯又多。要是一朝有個什麼。你我這半生心血不盡付東流了。麼怕兩條老性命還都要不保呢。太君道京中兵馬充足。滿洲人來過兩回。也不曾有什麼。何況這幾個流賊就是真要有什麼。也是大數使然。你這會子就急煞也沒中用。回向圓圓道。圓圓你聽我的話說得錯了。沒有陳圓圓道太君的話果然沒有錯。只是古人說的好。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我們這會子只要盡心竭力防備去。防備得周到。或者能夠挽回天數也。未可知。田畹道。圓圓此話很有道理。我問你。你可有防備的法子。快告訴我。陳圓圓見田畹這麼着。

急不禁低鬟笑道。皇親你是明白人呢。從來說。治世重文臣。亂世重武將。天子尚且如此。何況你。我現在只消揀一個英雄武將。跟他交好起來。到緊急時光。不愁沒個依靠。田畹道。滿朝武將。誰是英雄。我竟沒有認識。陳圓回道。甯遠吳將軍。所部都是精卒。朝廷靠他爲北門鎖鑰。現方召見在京。皇親結識了他。就不要緊了。田畹道。你說的不就是甯遠總兵吳三桂麼。現在調升山海關總兵了。前兒在平臺召對皇上。寵愛異常。敕封他爲平西伯。並欽賜上方寶劍蟒袍玉帶。許他先斬後奏。此人果然是個英雄。只是我跟他雖在一朝做官。平素問素無往來。這會子忽跟他結交。怕他不願意呢。圓回道。聞得吳將軍久慕我們的女樂。本來我們家女樂在京城中也算得着數。一數二你老人家。去邀請時。只說請他來賞鑒女樂。我知道他一定歡喜。田畹沉吟不語。圓道。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不知道。晉朝的石季倫歌姬舞女。從不肯借給人看。等到玉石俱焚。時光他這金谷園到底何曾關住。田畹聽了這幾句動魄驚心的話。不禁毛髮悚然。決然道。你的話是我立刻就去邀他。一邊要冠帶。一邊傳呼提轎。忽忙忙乘着轎子去。

了。原來這吳三桂字長白江南高郵縣人他的老子吳襄官爲京營提督三桂靠着老的福中了武舉就在營裏當差做到個都督指揮後來吳襄失機下了獄就有人保舉三桂英雄幹練可當大任崇禎帝特旨超擢他做總兵官崇禎十四年三桂跟隨經略大臣洪承疇東救松山洪經略全軍覆沒被清太宗活捉生擒了去吳三桂却全師而得崇禎末年中原寇氛日惡崇禎帝念吳氏父子都是夙將於是起復吳襄仍爲京營提督加封三桂爲平西伯欽賜蟒袍玉帶上方寶劍命他出守山海關三桂新受恩命還未赴任當下田皇親去後不過一頓飯時光就聽得人喧馬嘶鬧成一片步聲雜沓一個家人氣喘吁吁奔進報說平西伯爺駕到老爺叫姑娘們預備呢說畢忽忽的就想走太君叫住問道客來了麼家人道來了老爺陪着在東花廳待茶我還要到廚房去傳諭辦酒還要叫小公兒們點燈還要叫他們開十年陳的竹葉青好酒話還未了外面一片聲喊傳總管那家人一邊應着一邊道姑娘們快梳妝梳妝更換更換衣裳老爺性急怕又要來催了說畢忽忽而去太君道也沒見過這麼慌亂連回句話兒工

夫也沒有隨同回國。這你回房去梳妝。都省得急脚鬼似的一躺一躺。來能與圓笑道。我就這麼着了濃脂抹粉。怪沒趣味兒。還是家常裝束。隨隨便便倒還不失天然丰韻。太君道。既然你喜歡這麼就這麼也好。一面命小丫頭傳語各姬人趕快理妝。小丫頭子應着去了。只見田畹急急走入見了圓圓。詫道。怎麼還不去更衣。太君道。他說就這麼了。田畹繃眉道。就這麼了麼。怕長白不喜歡呢。圓圓聽了。桃腮上頓時烘起兩朵紅雲。連嗔帶笑的道。皇親你老人家也太小心了。他是客。咱們是主。天下那有客人倒強過主人之理。喜歡不喜歡由他罷了。田畹忙道。好好不換衣服也好。你快快出來罷。此時衆歌姬都已梳妝齊備。一個個明璫翠羽華麗非凡。田畹道。你們都伺候着我去陪他進園子來。那酒席就叫擺在桂花廳罷。道言未了。家人入報。吳伯爺說軍務緊急。不及久坐。說要告辭了。田畹聽說慌忙走了出去。一時總管進來向太君道。吳伯爺被老爺留住了。伯爺手下的各位將爺也被府裏請客。讓在西花廳喝酒。所有帶來的馬夫。轎班都叫帳房賞發了銀錢。讓在廚房裏喫飯了。現在老爺就要陪吳伯爺進園子來。

了。請太太傳話。姑娘們伺候着罷。太太也該迴避迴避了。太君道。也是我纔分付過呢。正要回房去了。隨向圓圓道。圓圓你就領他們桂花廳去罷。說着扶了小丫頭子向上房而去。這裏陳圓圓同了衆歌姬。便似點水蜻蜓穿花。蛱蝶一陣風的吹到桂花廳。見楠木桌子上。玉杯象箸都已陳設。妥貼楠木椅子上。披着狐皮。坐得火爐裏燒着獸炭。暖烘烘。闔室生春。暗忖。怪道都說妃子家富貴。請這麼的大客。酒筵都是咄嗟立辦。要是差一點子的人家。如何能夠思想未已。家人報稱。伯爺進來。擡頭瞧時。只見田畹陪着一位劍眉星眼。虎步龍行的英雄。進來看去。年紀不過三十來歲。英姿颯爽。豪氣凌雲。比了舉步僵僵的田皇親。真是天懸地隔。大不相同。陳圓圓一雙澄澄的眼波。只注射在吳三桂身上。連田皇親如何按席。衆人們如何上菜。如何斟酒。都沒有瞧見。直待田畹分付奏樂。同伴扯他衣袖。方纔覺着。於是跟着衆歌姬。調絲弄竹。奏起樂來。吳三桂此時也無心於酒。兩道電一般的眼光。射注了衆歌姬。不住的品評衡量。只見這個是豔影凌波。那一個是纖腰抱月。這個是梨頰嬌姿。那個是柳眉巧樣。何殊新月初三。



看來。看去。個個都是好的。忽見靠後一個淡妝的脂粉不施。衣裳雅素。那副逸秀的手。神令人見了。真可撲去俗塵。三斛在翠姬裏頭。宛如朗月明星。高懸天表。形得兩旁列宿。都沒有光彩了。只見那人抱着個琵琶。側着身在那裏彈。慧心獨運。妙腕輕舒。忽如蕉雨鳴窗。忽如松風入室。聽得個吳三桂出了神。執着玉杯兒。呆呆的忘記了。喝酒田畹道。長白酒涼了。可要換一杯兒。連說了三遍。吳三桂纔如夢初醒。瞿然道。不用換得。老皇親。我問你這位絕色女子。可就是陳圓圓姑娘。田畹道。是的上月進獻過聖上。聖上沒有收納。暫時留在老夫家中。三桂道。國色無雙。洵足傾城傾國。老皇親擁着這麼的禍水。難道倒不懼怕。說着狂笑不已。家人送進邸報。田畹因命圓圓上席。斛酒自己接闋。邸報圓圓輕移蓮步。執玉壺。斛酒吳三桂低聲問道。卿在此間。樂的很。圓圓也低聲道。昔紅拂女。尚不樂越公。况不及越公的麼。說着橫波一睩。很有幽怨的樣子。三桂回頭見田畹手執邸報。面如土色。忙問皇親爲何事憂煩。田畹道。都是警報。怎麼樣代州總兵周遇吉。真定總督徐標。兩道告急。本章都說賊勢非常。利害。咳。長白。倘或一旦。

兵臨城下。我這巨萬家貲。如何如何。三桂遽道。老皇親如果能把陳圓圓姑娘贈給我。吳三桂保護尊府。比了保護國家。更爲要緊。更爲盡力。老皇親你心中怎樣。我吳某邊關上現有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有了我這麼一枝兵保護。就有十個李闖也可以高枕無憂了。老皇親你心中到怎樣。田畹此時心慌意急。隨口應道。那總可以商量。那總可以商量。吳三桂疾忙起身。向田畹深深一恭道。這麼拜謝厚恩。我就要告辭了。慌得田畹不迭三桂隨向手下人道。擡我的暖轎進來。就請陳姑娘上轎。從來說天子三宣將軍一令。一聲分付。暖轎早已擡進三桂。笑向圓圓道。如今咱們是一家人了。拜辭老皇親。咱們走罷。陳圓圓聽說回身向田畹叩辭拜了。幾拜站起身。竟歡歡喜喜情情願願坐進了暖轎。吳三桂親自押着。只向田畹說得再會。兩個字簇擁着一陣風似的去了。這一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把個田皇親驚得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且住。陳圓圓在田府中。恩養了好多時。怎麼一言之下。竟就跟着吳三桂去了。原來圓圓在蘇州妓院裏。時光三桂也曾慕名來訪。一笑鍾情。三生訂約。因爲邊疆多事。沒有遂得嫁娶。

的志願後來擄得貪了田皇親重幣就托他賣入了田府從此紅豆吟成春迸相思之淚軍門盼斷秋迴臨去之波圓圓在田府裏頭沒一刻不思念三桂所以趁田皇親遑急當兒就設了脫身妙計把身子脫卸了出來鳶飛魚躍活潑自由可憐老皇親蒙在鼓兒裏一點影兒也沒有知道却說吳三桂劫取陳圓圓到家不勝之喜就令圓圓拜見了太老爺太夫人夫人等吳襄詢知其事驚道你胆子真不小這件事皇上聞知還當了得在三桂意思原要帶圓圓邊關去的現在見父親這麼說了只得把圓圓留在家中自己統着人馬到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慟哭六軍皆縞素 衝冠一怒爲紅顏

話說吳三桂纔一動身李闖兵就反到北京城一破帝后殉了難城中大亂文武百官殉節的殉節投降的投降李闖久聞陳圓圓是個國色一破城就向吳襄索取吳襄不敢違拗只得把陳圓圓獻上李闖大喜命陳圓圓歌曲圓圓曼聲婉歌歌的都是崑腔吳曲一字數轉一轉數音似這麼柔和雍穆的雅頌正音叫那粗魯的李闖如何會懂

當下李闖聽了回回歌曲。繆眉道：「你這個人臉兒生得這麼標緻，曲兒唱的這麼難聽。這是甚麼緣故？隨叫不必唱了一面，命傳陝西婆娘唱秦腔。」李闖拍着掌，附和那幾個陝西婆娘，直着嗓子喊唱。嗓子裏青筋都一條一條爆起來，唱得聲情激越，淒楚異常。李闖非常得意，問回回道：「美人兒，你聽咱們的曲兒怎麼樣？」回回道：「此曲祇應天下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闖樂極，就把陳回收入後宮，寵幸無比。一面却把吳襄全家人口通通拿下，逼令寫信喚三桂投降。吳襄只得遵命寫下了信，呈於李闖。李闖就派降將唐通齎了這封書信，帶銀四萬前往山海關招降。隨派賊將率兵二萬趕往守關，并召三桂進京。唐通到了山海關，說明來意，交出吳襄書信。三桂瞧畢，沉吟不語。唐通竭力稱說李闖如何仰慕吳襄，如盼望並降如何，如何富貴滔滔滾滾，說一個不已。吳三桂道：「我吳某是個血性男子，富貴功名都不在我心上。倒是老父在那裏，我要不降就害了老父的性命，說不得只好就着個惡名兒，權時屈節了。但願老父無事，我就抽身告退，擇一塊清淨地方，陪着老父騎驢湖上，嘯傲煙霞，做一個盛世逸民，快活過下半世。」

於願足矣。說畢，隨卽擊鼓升帳，聚集衆將，把降順的大意申說一番。衆將自然沒甚話。降次日，李闖派來的守關將官恰恰行到三桂，把一行關務交卸清楚，簡率了精銳七千同着唐通星夜趕進京來。朝見李闖，行到潯州地界，碰見了個家人吳良。三桂喚他進帳，問道：「咱們家裏頭都安全麼？」吳良見問，兩淚雙流，哭訴道：「家中財產都被查抄了。三桂笑向衆將道：『你們瞧這小么兒，這麼的不解事。這一點子小事也經得這麼的悲泣。我一到家，財立刻就要發還的。』」又問太老爺太夫人都無恙麼？吳良道：「告訴不得。老爺太老爺太夫人夫人都被捉去，禁在牢裏了。」三桂笑道：「那也不妨。我一到馬上就會釋放的。」吳良道：「但願依老爺金口能夠如此。最好三桂道：『你路上辛苦了，後營歇歇去罷。』」吳良叩謝，纔待起行。三桂忽又想起一事，喊住問道：「我那人兒怎樣了？」吳良重又站住道：「老爺問的可就是陳圓圓姑娘？」三桂急道：「是陳姑娘。陳姑娘怎樣了？」吳良道：「陳姑娘倒很安全呢。」吳三桂道：「陳姑娘安全就是了。」吳良道：「陳姑娘在宮裏頭，新皇帝把他寵得了不得。」吳三桂不聽，則已。一聽時，直怒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只見他雙睛

突。露。鬚。髮。奮。張。頓。足。大。叫。道。大。丈。夫。不。能。不。能。底。護。一。女。子。還。有。什。麼。臉。站。在。世。界。上。做。人。叱。令。左。右。把。賊。使。唐。通。斬。訖。報。來。參。將。馮。有。威。諫。道。殺。了。來。使。令。賊。人。知。所。防。備。不。如。先。率。精。銳。襲。破。關。城。本。軍。了。根。據。地。方。再。行。圖。謀。進。取。三。桂。道。你。這。話。很。對。就。照。你。的。法。兒。行。我。方。寸。已。亂。恁。是。一。肚。子。神。謀。妙。算。這。會。子。再。也。想。不。出。一。點。兒。於。是。立。刻。密。傳。將。令。大。小。三。軍。一。齊。回。馬。趕。到。山。海。關。只。一。鼓。便。襲。破。了。關。城。賊。將。負。傷。逃。遁。三。桂。與。衆。將。刑。牲。告。天。歃。血。結。盟。令。連。夜。趕。製。孝。服。孝。服。製。成。全。軍。縞。素。吳。三。桂。全。身。披。孝。慟。哭。誓。師。哭。了。個。死。去。活。來。將。士。無。不。感。動。隨。寫。書。兩。封。一。封。是。向。大。清。國。借。兵。報。仇。的。特。派。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齎。往。清。京。奉。天。求。救。一。封。是。絕。父。的。覆。書。卽。命。賊。使。唐。通。送。回。北。京。唐。通。回。到。北。京。卽。把。三。桂。覆。書。呈。於。李。闖。李。闖。瞧。畢。大。怒。立。命。把。降。臣。陳。演。魏。藻。德。朱。純。臣。等。六。十。多。人。押。赴。東。華。門。外。斬。首。下。令。親。征。吳。三。桂。點。起。馬。步。精。兵。二。十。萬。皇。太。子。與。吳。襄。不。便。放。在。京。中。帶。在。營。裏。同。赴。前。敵。早。有。流。星。探。馬。報。入。山。海。關。吳。三。桂。忙。集。諸。將。商。議。恰。好。楊。坤。郭。雲。龍。從。清。國。回。來。呈。上。書。并。言。大。清。攝。

政王多爾袞已經下令入關討賊命漢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齊瑄紅夷大礮統率漢軍爲前部先鋒豫親王多鐸英親王阿濟格各統勁旅萬人爲第二隊多爾袞統八旗馬步各將爲後應三桂點點頭隨向衆將道咱們這會子勢成騎虎說不得大家都要辛苦一點子了馮有威道清國答應幫助咱們咱們有了這麼的好幫手不怕什麼三桂道那倒不然從來說夷情叵測怎知他懷的是甚麼意思咱們究竟原要靠着自已不過有了幫手自己胆子壯一點子罷了衆將諸聲如雷從此流星探馬接二連三探報的都是緊急軍信賊軍前鋒離此三百里了二百里了一百五十里了三桂下令叫於關外紮幾座虛營把關裏頭百姓驅入營中充當軍士却把精軍銳卒盡排上關登陴固守恰恰布置妥貼傳報賊軍大至三桂登關西望塵頭起處賊軍像江潮海浪一般推湧將來關外那座虛營頓時踏爲平地關上見了無不變色三桂下關聚集衆將商議抵敵方法忽報關城被圍從一片石起直到關城盡是賊軍東西兩路都被遮斷三桂向衆將下拜道今日的事情總要諸位盡力了諸位不必看三桂分上且看

忠義兩個字。分上說着。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樣子。馮有威拔劍在手。慷慨發言道。國家養我們爲的是什麼。今兒的事情。誰要不聽主帥命令。我就同他拚命。說着。橫目四顧。大有尋人欲鬪之勢。於是衆將諾聲如雷。三桂下令出隊。砲聲起處。關城大開。六七十員上將。跨着怒馬。執着兵器。簇擁着吳三桂。風一般馳下關來。從來說一人拚命萬夫莫當。吳三桂這枝人馬。是拚了命來的。排山倒海聲勢非凡。無奈李闖手下都是積年老寇。百戰餘生。任你左衝右突。竟如銅牆鐵壁。絲毫沒有動。李闖立馬高岡揚旗指揮賊軍。蜂蒸蟻聚。把三桂困在中心。此時山海關外。喊殺聲馬蹄聲鼓角聲弓弦聲兵器碰撞聲。合着天上的風聲山谷的迴聲。鬧成一片。真是天摧地陷。兵撼山搖。從朝晨直殺到暮晚。方纔收兵。衆將沒一個不汗透重衣。腿臂麻木。解開戰袍。有重傷的也有輕傷的。三桂立傳傷科大夫與衆將裏創醫治自己戰袍也不卸。親往各營撫慰。看視衆將。於是無不感泣。當夜接着軍報。知道清國兵馬已到紮營在歡喜嶺上。三桂立命中軍官把此信傳知衆軍。衆軍聽得。殺兵已到。頓時喜氣洋溢。一個個胆子都雄壯。



起。來。次。日。賊。軍。攻。關。清。軍。在。歡。喜。嶺。上。只。是。按。兵。不。動。三。桂。派。將。殺。出。重。圍。催。救。接。二。連。三。連。下。了。八。回。告。急。書。派。了。八。回。專。使。清。軍。纔。鳴。鼓。吹。角。慢。慢。發。動。人。馬。三。桂。登。關。瞧。見。大。清。國。旗。號。將。次。到。關。傳。令。開。關。親。自。提。鎗。跨。馬。率。一。枝。人。馬。衝。出。重。圍。迎。着。清。軍。通。名。上。去。清。軍。前。鋒。是。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員。漢。將。孔。有。德。道。攝。政。王。車。駕。在。後。面。呢。我。派。人。陪。你。去。見。三。桂。應。諾。孔。有。德。派。一。員。參。領。陪。三。桂。到。大。隊。去。這。裏。鳴。着。鼓。角。不。住。步。的。進。發。當。下。吳。三。桂。跟。着。那。參。領。雙。馬。並。進。先。見。過。中。隊。英。豫。兩。王。又。行。了。一。會。子。纔。見。繡。旗。招。展。一。簇。人。馬。緩。緩。而。來。步。武。嚴。肅。行。列。整。齊。馬。步。各。軍。個。個。像。生。龍。活。虎。却。又。刀。斬。斧。截。一。點。兒。沒。有。參。差。參。領。道。這。就。是。攝。政。王。大。隊。了。三。桂。慌。忙。下。馬。候。於。路。側。參。領。上。去。回。過。一。時。傳。說。王。爺。請。見。三。桂。步。行。跟。隨。到。中。軍。見。多。爾。袞。早。與。一。衆。紅。頂。黃。褂。的。親。王。大。臣。駐。馬。而。待。三。桂。就。在。馬。前。拜。將。下。去。口。稱。亡。國。孤。臣。吳。三。桂。跪。迎。王。爺。虎。駕。多。爾。袞。忙。欲。下。馬。猶。未。下。馬。滿。面。春。風。的。問。這。就。是。平。西。伯。麼。又。怪。着。參。領。還。不。給。我。扶。住。了。三。桂。已。在。地。下。拜。了。數。拜。多。爾。袞。笑。道。再。不。想。咱。們。兩。

個人。會。在。這。裏。相。見。三。桂。哭。訴。李。闖。殘。暴。情。形。并。請。幫。助。報。仇。的。話。多。爾。袞。道。足。見。貴。爵。忠。義。本。多。興。兵。也。無。非。爲。這。忠。義。兩。個。字。左。右。大。臣。就。請。三。桂。薙。髮。三。桂。沉。吟。未。答。早。聽。多。爾。袞。分。付。道。你。們。快。扶。吳。伯。爺。後。營。去。好。好。兒。伺。候。左。右。答。應。一。聲。扶。着。三。桂。去。了。霎。時。出。來。已。薙。了。雪。白。的。頭。梳。了。精。光。的。辮。宛。然。北。朝。人。了。不。過。身。上。依。舊。穿。着。中。國。衣。服。多。爾。袞。執。着。三。桂。手。笑。道。如。今。咱。們。是。一。家。人。了。吳。三。桂。謝。道。這。都。是。王。爺。的。恩。典。多。爾。袞。道。辦。結。了。李。闖。的。事。也。封。你。爲。王。爵。那。時。咱。們。兩。人。就。並。肩。兒。了。此。時。從。人。早。把。三。桂。坐。騎。拉。上。多。爾。袞。與。三。桂。並。轡。偕。行。一。路。攀。話。詢。問。些。關。中。形。勢。探。聽。些。戰。爭。情。形。一。時。行。到。那。攻。城。的。賊。軍。早。被。前。兩。隊。清。兵。殺。退。因。此。關。外。倒。靜。蕩。蕩。地。三。桂。部。將。吳。國。貴。馮。有。威。等。開。關。迎。接。三。桂。陪。多。爾。袞。進。了。關。就。召。集。衆。將。唱。名。參。謁。一。面。宰。殺。烏。牛。白。馬。祭。告。天。地。吳。國。貴。捧。着。血。盆。向。衆。將。道。我。有。一。言。諸。公。靜。聽。欲。知。所。說。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吳國清捧着血盆向衆將道：「這大清國代咱們討賊代咱們皇上報仇，就是咱們的。大恩人不附大恩人，就是不服本國，就是目無君上。主帥已經投降了咱們，大家應跟主帥一塊兒降順願意的，請上來歃血，馮有威接語道：『誰要不答應，我就跟誰拚命。』衆將於是齊聲答應一個個上來歃畢，隨即出貼告示，令軍民薙髮，忽守關軍士飛報賊軍又在排陣了。多爾袞率同衆將登關瞭望，見賊軍排成一字長蛇陣，從北山山麓起，直到海濱，足有三五里長短。人人勇健，個個英雄。李闖銀盔金甲，張着黃蓋，跨着駿馬，在山岡上正指揮部衆呢。多爾袞道：『賊勢這麼利害，咱們開仗倒要小心一點子。』衆人應諾。多爾袞隨即升帳頒發軍令，命吳三桂率領本部人馬攻賊陣的右面，阿濟格多鐸、二王孔耿、尙三將率領北來諸軍攻賊陣的左面。自己留着少些人馬守關觀戰。軍號吹起，人馬一齊發動，雁陣般分做兩翼包抄。而前關上戰鼓擂得爆竹一般的急，人馬跟着鼓聲如潮前走得沙塵蔽天，月色無光。一會子兩軍接觸，就開起仗來。遠用槍挑，近用箭射，鬪得異常利害。只見山岡上令旂動處，賊軍四面包抄，早把吳三桂一

軍圍了三五重。三桂被困核心。率着部上大呼衝盪。山鳴谷應。震得關城都翁翁欲動。多爾袞不禁連聲喝采。霎時天起大風。豁喇喇豁喇喇。把地上黃沙盡都括起。關外數十里地方。纔騰騰地也辨不出誰是賊子。誰是吾軍。多爾袞跌脚道。糟了。糟了。照這個樣子。於吾軍很是不利呢。左右道。風小下去了。王爺你瞧那邊。一枝人馬高扯白旗的。不就是咱們英豫兩主的鐵騎麼。多爾袞依着所指看去。果見英王豫王率着鐵騎。從三桂陣右直衝入湧陣中。堅處去風發潮湧。所向披靡。多爾袞喜道。吾軍這麼忠勇。何愁強敵不摧。左右道。王爺瞧見麼。賊陣已經移動了。怕要敗下去了。多爾袞見賊陣果被清兵衝動。再望到山岡上。見李闖的磨蓋不知那裏去了。此時戰場上人喧馬嘶。鬧成一片。賊衆大敗。爭先逃遁。勢若瓦解。土崩滿漢各軍整隊追趕。直殺到四十里開外。多爾袞傳下軍令。叫吳三桂西追李闖。自己親統各軍隨後接應。三桂此時心雄胆壯。督率本部人馬。星夜奔馳。所過各處都張貼下順治元年的安民告示。這日行抵北京。前鋒報稱賊衆已閉城堅守。三桂下令安營安營。纔畢。忽報李賊在城上請伯爺答話。

吳三桂帶領各將跨馬直到城下。却不見李闖。只見數員賊將挾着吳襄夫妻并三桂妻子等共三十多名。高高的站在雉堞裏。頭吳襄夫婦一見兒子吳夫人一見丈夫。都不覺放聲痛哭。吳襄道。合家子性命都在你一個人身上。你降了全家骨肉。依舊團聚。你要是不降。我們性命都休了。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悽慘。城下軍士聽了。無不心傷。淚落回看三桂。却是他沉着臉。一聲兒不言語。忽地執弓在手。抽一枝箭搭在弦上。向城上射去。挾着吳襄的那員賊將應弦而倒。呼呼一連幾箭。真是箭無虛發。這幾名賊將一個個射得倒撞下去。吳襄在城上着急道。你不降也罷了。射死賊將。不是激怒李闖。逼取我老命麼。城下吳三桂射死了賊將。傳令軍士攻城。一聲令下。頓時石條雲梯一齊動手。纔攻得三五下。城上刀光閃爍。吳襄并谷口三十多名盡作刀頭之鬼。血淋淋人頭一顆顆擲下城來。三桂一見。頓從馬上直撞下地。昏絕過去。不省人事。左右軍扶回營。灌救甦來。搥胸頓足痛哭不已。恰好滿洲大隊兵馬趕到。三桂哭訴情形。多爾袞安慰了一番。隨道。咱們打破了京城。捉住了李賊將軍的家。雖國恨就都可以報了。

三桂下拜稱謝。忽報城中火起。九門大開。賊衆捆着金寶。擄着婦女。竄出平則門。逃回西安去了。多爾袞傳令進城。三桂道：「李賊與我勢不兩立。情願率了部下親往追趕。多爾袞道：「窮兵莫追走了。就權時丟開手。是三桂哭道：「李賊害我故君。殺我父母。君父大讎。豈肯輕輕放過說畢。痛哭不已。多爾袞道：「這是忠孝的勾當。我如何好阻止你。只是此去須要看光景做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休太拘執了。三桂應諾。回到本營。一面點選人馬。一面喚部將馮有成密囑道：「你跟隨攝政王入城安民。乘便替我搜訪一個人。訪得了快快飛馬報我。自有重謝。馮有成道：「主帥將令自無不遵。但不知要搜訪的是誰。三桂附耳說了三五語。馮有成領命去訖。三桂領了大小三軍。拔營前進。一日行入絳州地界。正在安營造飯。忽報北京馮將軍飛騎報喜。三桂令傳入。那人見了三桂。叩頭兒賀喜。隨道：「陳圓圓姑娘已經訪得。馮將軍派了十名使女。就在主帥舊府第裏頭供養。前後門都派有護兵守衛。閒雜人等概不准出入。三桂大喜。原來李闖自從山海關大敗回京。就要把陳圓圓與吳襄眷屬一同斬首不意陳圓圓得着此信。依然談

笑自如李闖很爲詫異問他道我要殺你你知道麼圓圓道知道李闖道既然知道難道你竟不怕死麼圓圓道雷霆雨露一般都是宏恩我感還感不盡如何還敢怕只是替大主想來殺我未免不值李闖道殺你如何倒又不值你且說出緣故來圓圓道大王前回派人到山海關招降吳將軍不是已經降了麼李闖道不錯已經降了圓圓道後來怎麼又反叛了呢李闖道那倒不曾仔細圓圓道聽說吳將軍興兵就爲的是我現在大王殺了我我果然不值什麼但恐吳將軍與大王從此結下死讎一輩子不肯干休大王爲了我這麼一個人結着這麼一個利害的讎家豈不是不值李闖道你的話很有道理我不殺你了帶你同到陝西去你願意不願意圓圓道那就是我的福氣了但怕吳將軍爲了我窮追不已大王倒又要受累李闖道依你便怎麼樣陳圓圓道爲大王計算還是把我留在京中吳將軍得着了我的心裏自然歡喜趁他歡喜當兒我就可說得不來追襲那麼大王就好安安隱隱平抵西安了李闖道依便依你只是太便宜了你們圓圓道我也無非爲大王呢大王要是敵得過吳將軍殺我也好

留我也好。我總沒有不依從的。李闖於是就把回回留在京中。清兵進京。馮有威幫着安民留心探訪。就訪着了。於是專差飛報三桂。當下吳三桂大喜。傳出軍令。人兒卸甲。馬兒回首。打着得勝鼓。一齊拔寨回京。行未十里。流星探馬飛報軍情。報稱馮將軍知道主帥惦着。特備了香車寶馬。親自護送陳夫人到營。離此祇有三十里了。三桂喜不自勝。立命中軍帳中。結了一座五綵樓。備了藿菹服彩輿。旌旗簫鼓。排列三十里。親自乘馬前往迎迓。有這麼一段風流佳話。所以曹仁父提問田太君。當下田太君聞言。感嘆說。他家那麼富貴。我們那麼貧窮。相形之下。也不便向他張口。并且他對於君父大恩。猶且如此。我又何必徒自取辱。白泰官道。太君的識見。倒很通達。此種人。很不必向他張口。你眼前景況不佳。我們總替你想法子。說畢。隨向曹仁父道。我們也該走了。曹仁父道。好好。隨與田太君。李素棠。作別。李素棠倒很有依依不捨之態。曹白兩人是豪傑。視別離爲尋常事。倒也泰然。兩人回到客店。金春哇已候得不耐煩了。一見就問李郎。見了他姑母。如何。曹仁父略把情形說了一遍。金春哇道。他那姑母這麼清況。李郎



那裏住的慣。我回到家。就給他送幾千銀子來。白泰官道。不必那麼費事。俟天色晚了。到阿勒德家去取點子東西來。不論金銀珠寶。都夠他享用了。曹仁父道。昨夜纔做掉他。命今晚就去取錢。不太險麼。白泰官道。怕什麼。我今晚前去。就是這日晚飯之後。白泰官縱身上屋飛一般去了。不過兩頓飯時光。已經滿載而歸。解開包兒。見是黃澄澄四十條金條。亮晶晶十多串珠串。白泰官道。這還不夠他。一輩子喫用了麼。曹仁父笑道。白兄。你的本領真不小。白泰官道。我就立刻給他送了去。明日就好走路。曹仁父道。金兄就這麼好趕路。我看改了裝。便當點子金吞哇。道。那自然要改裝的。當夜白泰官去後。曹仁父就叫了一個薙髮匠來。給春哇薙頭。薙過了。頭改過了。裝宛然是個美少年了。次日曹白兩英雄陪送金春哇南下。直送到平湖原。籍交給他老子來去。無話。一言表過。却說曹仁父送過春哇之後。就向白泰官道。如今咱們峨嵋山去了。白泰官道。很好。於是二人取道望四川進發。在路不止一日。早到四川峨嵋。但見大峨中峨小峨三山環抱。綿亘六十多里。崎嶇險峻。形勝非凡。峯迴路轉的所在。都是人家。屋瓦鱗鱗。

自成村。落樹木成陰。雞犬相應。宛然是世外桃源。兩人奮步登山。直造頂巔。遍覓不見一人。自泰官道此間。是小峨。雖然險峻。還能夠登臨。我想師傅總在大中兩峨頂上。曹仁父道此言不爲無見。於是經登大峨。重上頂巔。不知找着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碎磁枕張欣鐸方師

睹殿柱韓子綬失色

話說曹仁父自泰官攀藤摘葛。一意直升。好一會子。纔到大峨巔頂。但見山巔形勢。生成紗帽相似。一片小小山坡。鏡面似的平勻。地上細草茸茸。兩邊樹木森森。二三里周圍好一個洞天福地。二人纔到山頂。四面打量。只見綠樹陰中。走出兩個人來。笑道。我師傅真是仙人說的話。無一語不應。你們兩個果然於今年今月此日。此時作伴來山。曹仁父認得說話的。正是路民瞻。還有一個是周潯。趕忙行禮相見。周潯道。師傅精於易學。卜的課最是准。不過原來中國各種學問。醫學易學。最是超越百家。醫學通仙易學。通天白猿老人的易學。授自青海異僧。青海異僧授自韓子綬。韓子綬授自張欣鐸。這張欣鐸是江南常州奔牛鎮人。原是個秀才。在家訓蒙。度日一日有事。到常州住在

客店裏恰當炎夏時光。天氣酷熱。彼時客店的鋪設。沒有日下旅館的精潔。張欣鐸瞧見枕頭席子都很骯髒。那枕頭大半個都黑了。隨喚小二道。給我換一個枕頭來。小二道。客店中的東西都是如此。張欣鐸道。我張某是不慣的小二。聽說一個張字就問客人姓張。大號是什麼。請寫出來給我瞧瞧。張欣鐸隨要筆硯。寫了一個名字遞給那小二。那小二接了。欣然而去。一會子捧上一個細窄磁枕來。張欣鐸見那磁枕質地淨白。細膩描金五彩的五倫圖。工細異常。心下大喜。那小二放下磁枕。就去張欣鐸一枕黃梁。直睡到次日天明。纔醒起身。洗過臉。算過賬。就忽忽出門。纔走得十多步。忽地想起一個小搭連袋。忘記在床上沒有取得。遂回身到客店向掌櫃道。我忘掉一個小搭連。在房中掌櫃道。尊家自進房去取。是了。張欣鐸走進房中。直到床前。先移開了磁枕。見搭連袋在席子底下露出半個。在外面要取搭連。須先掀開席子。動手把席子一掀。只聽得豁瑯瑯一聲怪响。一個細磁枕頭早已跌成數塊。喫了一驚。正這當兒。那小二哥已經聞聲奔入。張欣鐸道。我一個不經意。失手跌碎了這個細磁枕。現在只好買一

個來賠償你了。小二哥道：碎了是碎了，不用賠償。張欣鐸道：你這麼慷慨，怕你們掌櫃的不答應呢？那小二道：這磁枕不是店中之物。張欣鐸道：不是店中之物，是誰的物？小二道：也是一個客人拿來的，交代下說某月某日有個某人來店住宿，就把此枕送給他。用我因這裏南來北往的客人多，忘記了。昨日尊客說出姓張，觸起舊念，就爲記不起名字，請你老人家寫出來，拿去對勘對勘之下，果然一點子沒有錯，就把枕頭送上。張欣鐸聽說，就把磁枕碎片拾起，細細瞧視，見磁枕裏面寫有黑字：此枕造於江西景德鎮某某窑，成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應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常州某某客店碎於張欣鐸之手。連念幾遍，不禁大駭。隨問小二道：交這磁枕的客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小二道：是一個道士。張欣鐸道：道士總也有道號，也有親屬。小二哥道：都記錄在下面帳上。張欣鐸道：往來客人，你們都登帳的麼？小二哥道：那也不一定。這位道爺是自己叮囑登帳的。張欣鐸道：請你們掌櫃的把帳翻給我瞧一瞧。小二哥連應：使得。使得。引張欣鐸到帳房，翻開帳簿，見載着音陽道人往江西景德鎮某某客店，見張欣

鐸急忙抄錄了。回到奔牛鎮立悲。往江西訪道。心忖這人有這麼的先知。必是不凡之士。萬萬不可錯過。但是他是個寒士。又坐著個蒙館。轄著牧童八九。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已經忙得不得開交。更何從籌措川資。遠訪江西呢。沒奈何只得暫降雄心。權時忍耐。到中秋節解館散徒。收集了些些束脩。於是發奮長征。治裝出門。直向江西進發。不則一日。早來到江西景德鎮。打聽人家知道西鄉白雲觀。離鎮還有十多里呢。趕到白雲觀。只見觀中喪事排場。一問旁人。說道青陽道人仙逝了。還沒有棺殮。張欣鐸大驚失色。暗忖我千里遠來。偏這麼的無緣。不禁爽然站了好一會子。回到鎮上。辦了一副弔禮。到白雲觀弔奠。小道士引到靈前。張欣鐸撲翻身拜倒。放聲大哭。發於至性。至情。哭得萬分悽慘。觀中人見了。無不奇詫。就有一個小道士出來問道。尊客莫非就是常州張欣鐸麼。張欣鐸道我就是。張欣鐸道兄怎麼認識我。小道士道吾師青陽道人臨終交代。叫死後且緩棺殮。等候一個弔客到來。那弔客哭拜靈前。哭得萬分悽慘。就是常州張欣鐸。現在見尊客哭得萬分悽慘。所以問一聲。張欣鐸道令

師約我來觀我爲俗事羈身蹉跎至今纔來貴地不料令師已歸道山這是我白已執誤實是命中注定沒有仙緣但是感念令師知己不禁悲從中來小道士道張先生裏邊請坐小道受師傅遺囑還有言奉告張欣鐸跟了小道士直到裏面道房中坐定小道士取出一隻小竹箱向欣鐸道師傅臨終交代叫交給你帶回家好好研究這裏頭幾卷書都是祕本萬勿輕視張欣鐸大喜接了小竹箱就在白雲觀眼看青陽道人成了殮送他登山人穴安葬了纔取了小竹箱歡歡喜喜回到奔牛鎮打開箱子見兩部書都是易一部是易經一部是易緯都是道人親筆批注的從此潛心研究晝夜探索十年小成二十年大成成爲數理大家崇禎十六年占得一課知道北京地方皇明氣數已盡動了忠君愛國之思上了一個奏本奏請遷都避禍不意巡按御史代奏上去崇禎帝竟然大怒下旨拿捕解京地方官不敢怠慢立把欣鐸拿下打入囚車押解到京問了個妖言惑衆之罪下在刑部獄裏但等秋後處決這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后就殉了國難李闖佔據未久大清朝就定鼎了他竟久禁獄中不蒙恩赦自占一課知

道此身已無出獄的指望。深懼數學失傳。有負青陽道人。遂在監中。向同難的人。講解易學。無如難友雖多。可傳者未必能夠出獄。能夠出獄者。又未必可傳。因此倒很躊躇。一日特占一課。知道此學傳人。祇有一個。尙未到來。須今年春分後五日。纔到。再占其人姓名。按照詩韻部位排去。却是韓子綬三個字。扣算日子。却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遂取一柄小刀。在蕭王殿柱上。深深刻了一行字。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韓子綬來此。字有核桃般大小。瞧去很是清楚。心下很是欣然。一過新年。就盼二月。好容易盼到三月初三。這一日。張欣鐸絕早起。身就在蕭王殿後往來。張望挨過了午刻。果見一個三十來歲的新犯人。鐵鎖瑯瑯的押進監來。那新犯人走到蕭王殿柱前。見柱上有字。就站住了。瞧看瞧了幾遍。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的樣子。張欣鐸趨出拱手道。此位可是韓子綬先生。那人大概道。老先生如何認識。在下。張欣鐸道。因見尊駕停步觀看殿柱。柱上却刻有字句。是以知之。韓子綬道。柱上的字。誰刻的。張欣鐸道。是我刻的。還是去年九月動手刻的呢。韓子綬大駭道。先生有這麼先見之明。真是神仙了。張欣鐸笑道。那

有神仙住在監獄中之理。韓子綬道：「那麼先生是誰？」張欣鐸道：「纔到此間，房間還沒有看定。此刻還不是講話的時光。且俟看定了住所，再來敘談。我住的是三號房間。」韓子綬依言自去料理住所。一會子就來拜訪。原來這韓子綬官爲兵部主事，犯了通南嫌疑，被人告發，拿捕下獄的。兩人見面之下，互相欽敬，互相敘述，談了好一會子的話。張欣鐸道：「我懼數學中斷，急欲得可傳之人，占得你老哥，既屬可傳，又能出獄，所以去年占得之後，就把尊名刻在殿柱之上。」韓子綬大喜，就在獄中折節稱爲弟子，領教易學。張欣鐸是研究有得的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韓子綬又極聰明，告往知來，問一知二，一年可抵十年之學。張欣鐸見他如此猛進，講解得格外高興。一日，張欣鐸忽取出三卷易經向韓子綬道：「我本欲講授完畢，現在大限臨頭，不由我主。這三卷書只好你自己去研究了。」韓子綬驚問：「師傅欲將何往？」張欣鐸道：「今天還有一日相敘，明日午正三刻，我必赴市正法矣。」韓子綬駭極，問有無挽救的法子。張欣鐸道：「大數已定，何能挽回？」韓子綬道：「師傅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張欣鐸道：「我纔占一課，知道本身祿命將盡。」



是以知之。韓子綬聽了，不禁淒然淚下。張欣鐸道：「你這個人未免太俗了。學易的人，理該視死如歸。人誰不死？死先死後，都有定數。逃也逃不，掉怕也怕不。戰場死於家，死於獄，同是一死。有甚可悲？」韓子綬道：「師傅說我能夠出獄，究竟我能夠出獄與否？」張欣鐸道：「這個你不消問得。只要瞧明日之我，明日午正我如果不死，那麼你的出獄與否，尚在不可知之數。明日我果然正法而死，那麼你也定可出獄。我的課占已既然不驗，占人何能必驗？欲知次日午刻應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吳天嶷霸珠江

梁金刀驟逢大敵

話說次日午時三刻，刑部提牢廳發下提牢牌，提取犯人張欣鐸、張欣然赴司。向韓子綬道：「我少陪你了。咱們聚首一場，也是夙緣。務望精心研究，不負我一番教授。說畢，徜徉而去。從此韓子綬獨個兒研究。到次年三月，忽被刑部提出監牢，派了兩名解差充發青海而去。一到青海，就與異僧相遇。異僧也是歡喜數學的兩個人。一見如故，投機異常。於是共同研究起來。首尾五年，兩人都各研究成功。韓子綬就這一年離開。

青海到別處去了。白俠學劍成功，辭師下山到青海漫遊。飛渡弱水，到得島上，異僧迎著笑問道：「台駕不是劍客麼？」白俠驚問：「五師怎麼知道我是劍客？」異僧道：「昨夜黃昏，我早已知道。今日今時有白髮劍客從東方來，現在見台駕准時而來，又是白髮，所以知道。」白俠大爲驚異，就此折節爲徒。虛心請益，等到易學大成，紅黑兩俠已經名滿天下了。所以紅黑白三俠中惟有白俠精通數學，見課卽知上月占得一課，知道今日今時曹仁父挈同白泰官來山，告知路民瞻周潯兩個徒弟代爲招待。自己因還有一件俗務未了，下山去了。當下周路曹日相見之下，彼此都是熟人，各敘別後情形，就留二人在山靜候。白俠還山舉行拜師典禮，不過兩日工夫，早見一道白光閃電般如飛而至。路民瞻就喊師傅回來了。師傅回來了，喊聲未絕，白猿老人已在面前，還挈了一個和尚路民瞻趨前迎接。白俠道：「曹仁父諒已到此。」路民瞻道：「到了。」白泰官也同來的。白俠道：「我早已知道。」路民瞻問這位大和尚是誰。白俠纔待回答，周潯已經聽得，就招曹仁父、白泰官同來謁師。三個人回到面前，曹仁父、白泰官撲翻身軀就拜，口稱師傅。白

俠受了半禮開言道。你們都是同學。大家見過了禮。那和尚聽說就向路民瞻等跪下。道衆位師兄在上。受我了。因一拜衆人纔知這和尚名叫了因。是師傅新收的徒弟。急忙下跪答拜。原來了因俗家姓吳。名叫天嶷。廣東佛山鎮人。佛山吳氏在明朝本是個武世家。吳家拳是名聞兩粵的。吳天嶷朝夜練習。又練到個極精明。末清初兩廣地方朝明暮清。亂得最久。故老多死。兵革天嶷獨以拳勇鳴里中。這時光戰爭未定。國法還沒有細密。吳天嶷奔走既久。手頭很是緊急。試做一回。沒本錢生意得利。非凡大凡行劫的事情。做一回。膽氣壯一回。先還不過劫點子錢財。後來漸漸兼及女色。每到了夜裏。就躍入人家。如鷹鷂搏燕雀似的。但見黑影一閃。人不及呼。已在數十步外了。等到天明。依舊把原人送還。有僱壯士防守的。數十名精壯漢子。各執兵仗。揮刃而前。吳天嶷一奮臂。兵器就紛紛墜地。他右手格拒。左手挈人。瞬息如風。人不能近。一日行經山下。他有一個仇人在山頂上推一塊百斤大石下來。壓他大石觸着他的帽兒。帽兒落地。他俯身拾起。彈去了塵土。慢慢戴在頭上。徜徉而去。山上的人大駭。就此遁去。從此

吳大疑更是肆無忌憚無所不爲。一日到了一羣江湖賣技的內有一個少婦生有絕色。被天疑看上了。眼夜裏飛往搶劫賣技的都是拳勇超人的各執兵器奮力衝殺。竟然鬪他不過。少婦依舊被他劫去。黎明送回。又奈何他不得賣技的大忿。一日鎮上演劇。吳天疑發一個高凳在臺前高坐看戲。洋洋自得賣技的瞧見了。率領徒衆挾刀而往。怕他拳勇都不敢近。躊躇再四。瞧見左近有一個茶爐子水燒得正沸。急中生智。賣技的同一個徒弟舉起百沸茶爐子望准了吳天疑奮力擊去。吳天疑見茶爐子到來。說聲不好。避已不及。急起左足一脚飛去。賣技的同那徒弟被茶爐子的反震。雙臂立折。若大的茶爐子踢開二十步外。潑了一地的沸水。看戲的人走避不及。被燙傷的跌倒了八九個。賣技的衆徒弟七八人奮斫而前。吳天疑空拳格鬪。鬪有半個時辰。圍住了。再也不肯放鬆。忽有一個大漢圓身而入。一把拖住吳天疑向外飛跑。救出了重圍。回視敵人倒不追來。吳天疑住了步。瞧那漢子紫棠色臉兒六尺來長。身子濃眉大眼。很像一條好漢。忙向那人稱謝。那人道。老兄雖是英雄。未免年少。氣盛戲場中人。這麼

的多。大馬金刀的。廝殺不怕殃及旁人麼。吳大疑道。荷蒙救援。感激的很。只是素昧平生。尊姓台甫。還未請教。那漢子道。在下姓梁。單名一個虎字。吳大疑道。莫非就是江湖上人。稱霸珠江。金刀梁虎的梁大哥。梁虎道。不敢。就是在下。吳大疑抱拳道。久慕了。原來這金刀梁虎。是南海縣快班頭兒。英雄出衆。武藝超羣。并且精明強幹。巨竊劇盜。撞在他手裏。休想逃的過。吳大疑的本領。梁虎久已知道。就爲沒有機緣。結識。直至今日。纔得攜手。當下兩英雄。一個是有心結識。一個是無意相交。不庸說得。自然是非常要好。金刀梁虎交結了吳大疑。就邀天疑報名充役。天疑只肯爲友誼的幫助。一日。梁虎特來瞧天疑。見他面現憂愁之色。就問梁大哥有何事故。梁虎道。吳老弟。愚見不能活命了。吳大疑問。是何故。梁虎道。平南王尙藩府中。失了竊。丟掉的。又是郡主珍貴首飾。現在藩府中傳出王爺鈞旨。限三日裏。人贓並獲。三日拿不到。世子南海縣老爺就要摘頂聽參。藩府給本官三日限。本官就給我兩日限。那不是要了我的命了麼。原來平南藩府第十三郡主。年纔十五。一夕正在藩宮挑燈獨繡。忽覺簾衣微動。好似有

人窺覷似的。喝問誰連問數聲。無人答應。突見一個大漢。掀簾直入。渾身都是黑衣。一手執着剛刀。白如霜雪。把刀尖指着郡主道。俺乃海馬唐七。特來會你們藩王。誤闖到此。煩你寄語。偷欲難爲俺。時管來取他首級。說罷。張目四顧。見箱子頂上置有一個小篋。聳身攫取到手。笑道。並非俺希罕你這些東西。無非取作信物罷了。說着。挈之而出一躍登屋。轉瞬不知去向。郡主唬得魂不附體。直等賊去之後。纔縱聲大號。藩府家人聞聲奔集。問明緣由。闔府沸騰。藩府護衛登屋搜索。那裏還有影蹤。次日藩府傳諭番禺南海兩縣限三日破案。金刀梁虎奉了南海縣嚴諭來找天嶷。吳天嶷道。本官的諭話。既是這麼嚴厲。我與你就分頭訪去罷。梁虎聽說有理。兩個人認定地段分頭洒緝。金刀梁虎倒處留心。明查暗訪。了一鎮日。毫無朕兆。瞧瞧天色。太陽已經西下。夕照唧。山天已晚。將下來。梁虎嘆是一口氣。纔待回城。忽見一個大漢劈面奔來。走得生龍活虎。相似身材魁梧。目光閃爍。一手玩着條節杖。瞧那粗細分量。必然不小。那漢子玩得燈草相似。心很奇怪。伺其行過。暗暗跟在他背後。跟了一程。見他行徑很是乖僻。知道

不是善良之輩。飛步趕上拍他的肩頭道：「朋友這幾天做得好生意呀！那漢子絕不驚惶，慢慢的回頭道：『你做什麼？我與你素昧平生，胡言亂道，你當我是什麼人？』」梁虎道：「你不認識金刀梁虎麼？你的事情發作了，那漢子道：『我有甚麼事，發作這麼虛言恫嚇？敢是要劫取我財物麼？』」梁虎聽了，躊躇未答。那漢子道：「天下也有這麼的名手麼？話雖如此，能夠認識我眼光，究竟不弱我乃紅柳兒。唐五也兩粵山海積案幾千百，官吏嚴捕奈何！我不得你去幹你的事，休來管我。明日我自會犒賞你，說着照准道旁一顆合抱的大樹，手起一杭，打得應手而倒。梁虎大駭，眼看他徜徉而去，呆立了半天才十分喪氣，沒精打彩走回來。衆夥計已都在他家中等候。吳天嶷也在那裏招呼過了。梁虎就把經過的事說了一遍。隨道：「他既然約得明日相會，諒無失信之理。我們當靜靜的等候。明日咱們依舊在此聚會，竟日長談，窺他的行蹤如何。衆人齊聲附和。到了次日，吳天嶷等二十多人齊到梁虎家中團聚歡飲。天南地北談了一鎮日，不見有人到來。吳天嶷道：「江湖上人那裏會有信義？你受了他欺騙了。梁虎也覺爽然，客散歸寢，見案頭雪

花花元寶十隻不覺大駭也不知從那裏來的次日聽說平南藩衙夜間又弄了東西一時一府兩縣都入藩府請罪梁虎知道今日定要受責那裏知道本官從藩府出來倒很和顏悅色問都不問一聲兒梁虎很是奇詫從衙中出來回到家裏吳天嶷已等候多時間他有何事故吳天嶷道我今天伴大哥出去洒緝好麼金刀梁虎點頭稱好於是兩人作伴遊行走到西關長壽墟地方忽見一個大漢緩步而來梁虎暗向天嶷道這就是紅柳兒隨拱手道唐五哥昨蒙厚惠謝謝唐五瞧了梁五一眼回身就走一會子就沒了蹤跡吳天嶷心中一動遇見了這麼的英雄當面錯過實爲不值遂決計出門探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紅柳和尚感情殉命 白猿老人收徒回山

話說吳天嶷主意已定隨即出門探訪紅柳兒唐五訪過好幾座城鎮一日行抵潮州地方謁過韓廟遊過鱷渡登過鳳凰臺慢慢走到上東隄瞧見一所很大的宅子門庭高大氣象巍峩一個寬袍大褂的紳士手執旱煙袋站在門口吸着煙閒望瞧那形狀



很象紅柳兒。唐五那人瞧見吳天嶷，打量他回身就走。吳天嶷隨步跟入走進二門，見一切布置儼然世家。那人回頭道：「你是誰來此做什麼？」吳天嶷道：「我是霸珠江。」吳天嶷爲慕紅柳兒大名，特來相投。唐五道：「原來老兄就是霸珠江。」既然起得這麼一個大名，諒也是一籌好漢。惜我不出大門，很少領教，不曾聽得過吳天嶷。見他語氣之間很有輕薄自己的意思，不禁怒道：「耳聽爲虛，眼見是真。你休得目中無人。咱們兩個較量較量。」唐五笑問：「如何較量？」倒要請教。吳天嶷道：「問你如何較量，我都可以奉陪。」紅柳兒道：「咱們先較一較輕身術好麼？」吳天嶷連聲說好。唐五就起身相讓，把吳天嶷讓入花園中。見密密都是修竹。唐五連說：「請坐，請坐。」吳天嶷歸了坐。唐五道：「請吳兄瞧小弟的粗淺末技也。」請吳兄陪同玩玩。說畢，颼颼向上一縱，身燕子般早飛上了竹梢。那竹枝通祇筆管般粗細，這麼大的身軀棲在上面，一曲都不曲，一彎都不彎，跳去跳來，竹葉不過微微兒略動，跳了好一會子，方纔下地，笑向吳天嶷道：「獻醜，獻醜。」如今要領教吳兄了。吳天嶷大驚，道：「佩服之至。」我吳某那裏敢較量，甘願投拜。紅柳兒爲師，聽候教誨，說了。

着撲翻身軀拜倒在地。唐道忙來攙扶，已經拜了四拜。從此吳天疑拜紅柳兒爲師，學習輕身術。這唐五本是兩粵著名响馬，徒黨衆多，海陸兩路英雄都聽從他的號令，劫得財寶，從不敢私行吞沒。總要候他分派各處城鎮都伏有線索，派有爪牙，誰富誰貧，誰歹誰好，他都知道。他自己安富尊榮，從不肯輕易出門，偶然出手，也不過出於一時高興。吳天疑本領原也不弱，投在他門下，又增了個股肱，就是那海馬唐七也是他的部下。海馬雖是姓唐，與紅柳兒却是同姓不宗的。紅柳兒見天疑本領出衆，後來居上，竟把他作爲心腹。第一日吳天疑正在外面散步，忽聞背後有人叫道：「吳天疑兄，你在這裏麼？」吳天疑回頭不禁大喫一驚，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南海縣快班頭兒金刀梁虎。吳天疑只得站住，道：「梁大哥何來？」梁虎道：「愚兄服役公家，無非是奉公差遣，問他什麼公事？」梁虎道：「咱們酒店中去喝三杯，細細談話。」當下二人就在東門街找一家酒店，揀副座頭坐下。酒保送上酒菜，二人一邊喝酒，一邊講話。只見梁虎低聲道：「老弟，你在這裏這裏的情形，諒必熟悉。我跟你打聽一個人。」吳天疑問是誰？梁虎道：「是紅柳。」

兒唐五吳天巖喫了一驚忙問怎麼知道紅柳兒在這裏梁虎道是藩府中探知的現在本官差愚兄來此探一個究竟探明白了回去報告平南王當派兵來拿捕吳天巖道小弟在此雖久却不曾聽得過怕藩府中得來消息不確麼梁虎道他否我也未敢必到了這裏說不得總要查訪一回纔可回去銷差這一件事藩府很注意制臺領了王爺鈞旨已嚴扎本省各營縣一體嚴拿愚兄訪得了還有一大注賞銀呢吳天巖聽在耳中記在心頭面上絕不露驚惶的樣子喝畢會鈔出來急忙報知紅柳兒紅柳兒大驚道此間可不能安身了這夜聚集心腹黨徒商量了一夜定出個辦法決計薙光頭髮扮做和尚模樣逃入瓊州海島再作道理吳天巖也願薙髮於是紅柳兒唐五霸珠江吳天巖都扮做和尚模樣即日遷入瓊州這瓊州四面環海碧海青天一望無際真是世外桃源休想找尋得到紅柳兒取名叫柳和尚吳天巖取名叫了因到了瓊州見雁塔峯上有一所古刹沒有人主持柳和尚師徒就出賃僱匠大興建築部下小腹都來充做小工那禪院三間都是自己人幫同建築所有磚料都從漳州運來的幾個

月工夫早把座破敗古剎翻造得渾然一新。柳和尚師徒雖然做了和尚，依舊我行我素。酒色劫掠依然一件都不能缺。此時瓊州府知府姓沈，由翰林出守珠崖，人極瀟灑。到任之後，出外閒逛，因雁塔峯離城不過里許，路出南門，就是風景極佳。政餘之暇，常來遊憩。跟柳和尚一見如故，異常投機。常相來往，一個是海濱仙吏，一個是江洋大盜。交結得異姓骨肉，一般在沈太守原不曾知道他是江洋大盜。呢一日忽奉總督部堂六百里密扎，着他立拿柳和尚解省。如違重懲，不貸。沈太守捧扎大驚，籌畫了一夜，知道遣役調兵都不中用，祇有軟求一法，動之以情。或者還能夠就範。主意已定，就在衙中置辦筵筵，請柳和尚來喝酒。盤桓了好幾天。沈太守愁眉鎖眼，幾次欲言又止。柳和尚道：「瞧公臉色，好似有着心事似的。」叨在相好，定當爲公分憂。務切實言見告。沈太守道：「我果然有一件心事，但是這一件事大和尚很不必問，因爲知道了也不能夠分憂。」柳和尚道：「咱們這麼要好甚麼事不可說？倘有用着我時，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沈太守終不肯說。柳和尚道：「大丈夫行爲當落落大方，爲去學小女兒嘖嘖嘖呢？」沈太守道：

因爲這一件事關係極大要我幹與大和尚大有不利要我不幹又與我自己大有不利。事處兩難我竟沒有法子。柳和尚道無論什麼事除了斫頭再沒有難事。沈太守道誠如公言。遂出密扎給柳和尚。瞧柳和尚瞧過密扎半晌不發一語。長嘆一聲道我與公也是前世的緣分。所以一見如故。倘不株連大眾我這一腔熱血可以相贈。倘或不然。雖竭瓊州十萬之衆。休想近我一步兒。沈太守道督憲祇要大和尚一人決不株連大眾。儘可放心。柳和尚道那麼我就爲公死了。請公卽同我回山。瞧我擺擋各事。沈太守卽命將乘輿擡送柳和尚回山。自己也乘轎相陪到了寺中。柳和尚卽喚了因。叫把後樓所藏冊籍取來了。因喚了兩個幫手。向後樓搬取好半天纔搬齊滿滿堆了半庭心。柳和尚抽取幾冊。瞧看都是兵馬糧餉器械船隻之數。瞧畢卽令舉火。頃刻間焰騰騰地燒起來。柳和尚道我平生殺人如麻。死也不冤枉。但須好爲棺殮。我所住禪院三間。牆壁中磚塊都是金銀鑄就的。咱們相好一場。卽舉以贈公。從來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公有此巨金。亦可解組而歸。不然我死之後。兩廣地方怕有人要甘心於公呢。沈

太守打恭稱謝。柳和尚向了因道：「自古無不散之筵席。你也走罷。從此安分守己。別謀生計。作賊者沒好下場。不信時。祇消瞧我。我向沈太守道我事。已經完畢。如今可聽公所爲了。」沈太守仍用轎擡柳和尚到衙中置酒相待。用船隻親自押解到廣州。到了省城。纔加上刑具。總督部堂親自訊問。那和尚直認盜魁。不辭追問。他黨羽且不置一詞。用三木夾棍連斷三副。依然神色不變。總督怕有他變。立刻叩頭請王命處斬。綁赴法場。瞧見有狀貌魁偉。蹤跡詭祕的人。相率窺探。監斬官怕激變。不敢結問。臨斬的當兒。又有黑面長鬚的人。怒目而立。柳和尚喚他到面前。喝道：「昨夜在獄中再三勸你們改惡從善。終不肯聽。豈以我不能斬你們麼？」快退。霎時間人忽不見。柳和尚就引頸受戮。一時斬訖了。因遭此大感觸。決意悔改。在湖南地方遇見了白俠。就懇求白俠收做徒弟。學習劍術。也是合當有事。白俠竟會一口應允。於是白猿老人就挈他到峨嵋山來。從此路民瞻周潯曹仁父白泰官了。因五人都在四川峨嵋山練習劍術。欲知了因和尚藝成。弑師傅白猿老人數聲命歸天。紅黑兩俠飛劍驚番衆。康熙帝三征噶爾。

升準番持強吞鄰國南北俠大比劍術等種種熱鬧節目都在『三劍客』書中且俟三劍客開場再行宣布（白俠終）

